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五六一次会议

2015年11月17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格里宁女士/威尔逊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	安哥拉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乍得	贡博先生
	智利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
	中国	刘结一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约旦	卡瓦夫人
	立陶宛	穆尔莫凯特女士
	马来西亚	易卜拉欣先生
	新西兰	范博希曼先生
	尼日利亚	奥格武夫人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西班牙	冈萨雷斯·德利纳雷斯·帕洛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全、发展与冲突根源

秘书长的报告：联合国与预防冲突：集体再承诺（S/2015/730）

2015年11月5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5/845）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5-37045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全、发展与冲突根源

秘书长的报告：联合国与预防冲突：集体再承诺（S/2015/730）

2015年11月5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5/845）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各位部长以及其他代表来到安全理事会会议厅。他们今天的与会凸显出我们所讨论议题的重要性。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尔及利亚、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比利时、博茨瓦纳、巴西、柬埔寨、加拿大、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厄瓜多尔、埃及、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列支敦士登、墨西哥、黑山、摩洛哥、荷兰、挪威、巴基斯坦、帕劳、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苏丹、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土耳其、乌克兰、乌拉圭和津巴布韦的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瑞典常驻代表兼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奥洛夫·斯科格先生以及突尼斯工业、贸易和手工业联合会主席、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成员之一Ouided Bouchamaoui女士。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人士参加本次会议：欧洲联盟欧洲对外行动署负责全球和经济问题副秘书长克里斯蒂安·莱弗勒先生阁下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兼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菲利普·施珀里先生阁下。

我提议安理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和这方面的惯例，邀请观察员国罗马教廷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参加本次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5/730，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与预防冲突的报告。

我还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5/845，其中载有2015年11月5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关于所审议项目的概念文件。

我现在请秘书长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联合王国召集本次讨论。首先，我谨就上周五的残暴恐怖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向法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近日在贝鲁特和巴格达相继发生其它恐怖主义爆炸，俄罗斯的飞机显然也遭到爆炸之后，我们看到，来自“达伊莎”的恐怖主义危险继续存在，事实上其威胁日益加剧。任何愤怨或理由都不能为此类行径开脱。

我刚参加完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归来。在会上，我感到鼓舞的是，各国领导人都决心把以安全为基础的反恐措施与解决治理不善、不公正、排斥及其它极端暴力助推因素的预防性步骤结合起来。会上还达成了一项共识，即我们必须作出应对，以便维护法治，同时避免被恐惧所支配和避免进一步煽动紧张事态。我尤其关切对穆斯林、特别是穆斯林难民和移民的报复或进一步歧视行为，这些行为只会恶化滋生恐怖分子的疏远行为。世界必须团结起来打败恐怖团体，把施暴

者绳之以法，并且打破激进化恶性循环。因此，今天在安全理事会进行讨论特别及时。

我再次感谢联合国使安全理事会集中关注安全、发展与冲突根源。各成员记得，在2005年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世界各国领导人宣布，“发展、和平与安全、人权彼此关联、相互加强”（大会第60/1号决议，第9段）。《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采取了一种综合的方针，把关于创建和平与包容性社会、为所有人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和建立负责任的机构的目标16纳入其中。

当今的暴力冲突和暴力恐怖主义通常根植于受排斥、不平等、自然资源管理不善、腐败、压迫、治理失灵以及伴随失业和缺乏机会而产生的挫折感和异化等因素的混合交织。然而，我们的对策没有跟上这些现实。我们尚未把联合国行动适当纳入我们工作中三个相互依存的支柱领域——和平、发展与人权。今天，我谨提出四个要点。

第一，我们必须在预防方面花更大的气力。我们早就认识到这一点。现在，最近关于和平行动、建设和平以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重要审查，再次向我们传递了这一信息。预防要求协同利用预防性外交和斡旋，但也意味着，必须在我们的战略中进一步突出《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能惠及人民的发展会埋下不稳定和暴力的种子。目标明确的发展援助可以帮助解决诸如不平等和边缘化等风险因素。在社会刚刚摆脱冲突，有可能再度陷入冲突的关键时刻，适时采取发展措施可以有所帮助。预防工作不可时有时无，而应该成为联合国各方面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进一步强调预防意味着更加突出人权。侵犯人权行为往往是问题即将出现的最明确预警信号，但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本身常常不愿承认人权的中心地位。“人权先行”倡议要求在联合国系统内实现三种变化：促成文化上的转变，以确保工作人员确认预防和保护为一项核心责任；促成行动上

的转变，使我们的分析合理化，在危机出现之前即进行小规模部署以协助国家当局，更早地就不断恶化的局势与国家当局和其他会员国展开更加透明的沟通。

这项倡议正在逐步铺开。现已建立一个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工作人员对其工作除强化自身之外如何会加强其他支柱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在若干问题上，“人权先行”倡议已使联合国系统能够对预警信号作出比以往更快、更有效的反应。我们感谢安理会有系统地听取秘书处通报有关令人关注的局势情况。我们现在应该争取做到会员国针对这种局势尽早采取有效的行动。我们期待会员国更充分地接纳“人权先行”倡议，将之作为保护本国人民和加强本国主权的一种手段。

第三，我们需要加强所有行为体之间的一致性。《2030年议程》要求我们摆脱各自为政的陋习，形成合力；摆脱支离破碎的局面，建立伙伴关系。联合国系统必须汇聚力量，为安全理事会和建设和平委员会提供有力的分析。

第四，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斡旋和调解工作，为我们的国家工作队，以及为建设和平基金提供足够、可预测的资金。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大胆行动，例如在重建叙利亚和支持慷慨收容大量难民的国家，包括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等方面。现在，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为该地区提供一个规模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复兴计划。我敦促安全理事会一旦时机成熟，适当考虑这一意见。据我所知，我们希望这一天尽快到来。

因我们失败而造成的人的代价随处可见。这些痛苦和挫折使我的良心受到责问，我想对我们大家应该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我们具备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工具。让我们使用这些工具。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至斯库格先生发言。

斯库格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谨感谢你组织这次辩论会，并邀请我代表建设和平委员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

本次有关安全、发展和冲突根源的辩论会既重要，又及时。我今天在此代表的建设和平委员会成立于10年前，目的是解决围绕缩小安全与发展两者间差距的挑战。今天的辩论会提供了一次机会，以反思我们迄今的共同成就与不足之处。当然，只有解决冲突根源，我们才能对建设持久和平有所贡献。

2015年，国际社会已经确认，没有和平与安全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将受到威胁。不到两个月前，各国国家元首除其他外申明了他们创建和平、公正、包容，没有恐惧和暴力的社会的意向。

两周前，秘书长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就当今冲突对平民的影响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联合警告，并呼吁采取紧急和具体行动解决人类痛苦和不安全状况。他们指出，世界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并呼吁各国加倍努力寻找可持续办法解决冲突，为此采取具体步骤。在这方面，我要赞扬秘书长今天上午提出的这方面任务说明。我认为，我们其他所有人也有责任响应这一号召。问题当然在于如何响应。

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更有效地支持为建立和平及维持和平而作的努力。作为其中一部分，我们必须进一步努力避免重新陷入冲突，首先是加紧努力防止冲突的发生。需要再次下决心，包括抓住目前正在进行的与和平行动有关的三项评估的机会。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把规范制定工作和政治势头转化为具体的改革，以改善行动对策。

我谨强调我认为为了更好地支持建立和维持和平的行动而必须实现的三个变化：进一步强调预防；提高包容性；加强一致性。我将逐一阐述这三种变化的各自内涵，并谈及建设和平委员会可以提供附加值的领域和方式。

首先，防止陷入和重陷冲突应该成为联合国介入的首要目标，并且以这样一种认识为起点：建设和平首先是一个政治进程，需要持续和长期的介入。维持和平和防止冲突的最有效办法之一是建设国家能力，加强国内机构和支持善治。

此外，容易发生冲突的国家需要愿意而且有能力长期坚持的国际伙伴提供支持。我们需要考虑调整视野，改变标准的3至5年的方案周期，采用为期15至30年的框架。关于建设和平架构审查的报告（见S/2015/490）中指出，创建能有助于防止冲突复发的合法机构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建和委为那些并非正处于冲突之中，而是需要持续关注和需要处理冲突根源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论坛。

成功的建设和平和预防工作也需要把缜密的政治分析当成在冲突和冲突后环境中提供国际支助的基础。为此，需要提高冲突评估能力。联合国的努力应该系统性地建立在对冲突和局势脆弱性所作分析的基础之上。此外，为了防止冲突，联合国应该更好地利用包括建设和平架构在内的各种可用工具。

我要赞扬建设和平基金在支持整个联合国系统开展统一化、有时间性和承担风险的工作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正如审查报告中建议的那样，为这一重要工具提供充足和可预测的资源至关重要。

为了更好地满足易发生冲突国家的需求，我们应该在加强区域行为体的能力方面做得更多，因为它们通常最早采取应对措施。

和平只能从社会内部产生，并在包容性国家自主基础上发展巩固。能对全体民众的需求负责并作出回应的透明和开放的机构对于建立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任并加强其相互关系至关重要。

包容性是建设和平委员会工作的核心。作为建和委召集作用的一部分，建和委在倾听地方、国家和区域各级广大利益攸关方的意见并与之协商方面可发挥独特的作用。此外，设立建和委就是为了支持国家和地方自主。建和委介入开展工作的

国家始终起主导作用，我们的作用就是支持这一进程。

在探讨包容性问题时，我们不能不提到把妇女作为行为方纳入我们工作各个方面的重要性。建设和平委员会目前正在制定一项性别平等战略，以确保对这个议题进行更有系统和更具战略性的讨论。此外，几个星期后，我们将讨论青年和建设和平问题，这一议程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大量关注。重要的是，不应该把青年主要视为冲突中暴力的受害者。我们不应侧重把青年视为潜在的风险群体或施恶者，而应把他们当作行为体。

我呼吁应实现的最后一个变化涉及我们相互协作的方式。为了应对冲突和冲突后国家面临的挑战，我们所有国家都必须在各自的任务授权内做得更多、更好。国际行为体需要更加前后一贯地开始行动。这适用于整个联合国系统、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区域和国家行为体。通过消除短视的地盘之争，我们不仅会增强本组织的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也会为建和委意欲帮助的国家提供更为有效的支助。

我认为，建设和平委员会能帮助打破一些各自为政的情况，并解决工作分散和重叠的问题。建和委发挥召集作用，把广泛各种关键的区域和国际行为体召集到一起，这使我们能帮助赋予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审议以建设和平视角。此外，委员会能对联合国在实地的工作进行战略评估，并根据具体国家的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并有助于提高捐助方的一致性。

提高整个联合国系统一致性的重要意义或许在过渡期最明显。要实现良好过渡，就需要切实地把和平与发展结合起来。这也要求必须认识到固有的复杂相互关系，摒弃对冲突的简单理解。

我们可以从塞拉利昂的过渡等成功事例中汲取经验教训。在今后几年，我们将有机会在利比里亚表明，我们能在安全、发展和人权等各领域通过“联合”方法开展工作。

作为建设和平委员会今年的主席，我与6个国别组合非常密切地开展了协作。我知道我们都努力使我们的工作方法多样化，并采纳更灵活的协作互动工具。这一工作已经开始，但我想，我们能在帮助更多需要开展建设和平工作的国家方面做得更多、更好。

最后，我期待着与安理会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使建和委提出的补充性咨询意见有所助益。我们这两个机构仍有利用各自任务授权来加强合作的余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科格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Bouchamaoui女士发言。

Bouchamaoui女士（以法语发言）：我荣幸地第一次来到联合国这个负责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伟大论坛，参加本次辩论会。我要热烈感谢安理会主席邀请我参加本次辩论会，就“安全、发展与冲突根源”这个显然很适时的复杂议题发表看法。

我要对那些最近发生在西奈、贝鲁特和巴黎的袭击事件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

成员们知道，我来自突尼斯。2010年，我国开始了后来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不幸的是，5年后的今天，阿拉伯国家显然生活在不断加剧的激进主义造成的恐惧之中，激进主义困扰着该地区，并威胁到世界和平与安全。我在本次辩论会上的发言将反映我国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教训，以及我们所在地区因暴力武装冲突频发而造成的悲惨局势。我将设法强调，为了帮助缓解这一局势，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

近几年来，我们经历了以社会的深刻危机和现有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为特征的过渡期局势。尽管在自由尤其是表达和结社自由方面情况有所改善，但民众还是经历了购买力下降的情况，与此同时年轻毕业生的失业率高于以往任何时候。我们区域各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我们所

在地区的民众被边缘化数十年，他们因为政策不连贯，尤其是因为关于巴勒斯坦事业的政策不连贯而遭受羞辱，这在我们的青年中造成了对西方的不信任感。因此，社会中有一部分人拒绝普世价值观并企图将我们的国家拖入关于身份认同的争议之中，导致出现了诸如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有害影响。

在突尼斯，恐怖主义的出现和日益加剧的不安全状况不完全是由突尼斯内部因素造成的。它们是对利比亚冲突的灾难管理不当等原因造成的。现在，我国东南边界最近的事态发展和邻国利比亚无论何种形式的国家机构的倒台都使突尼斯面临不断加大的不稳定风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后果将不仅仅局限于小小的突尼斯。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都会马上受到影响。

各种安全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关联。在我们区域，恐怖主义、战争、国家内部和跨境从事的各种贩运以及大规模移徙，使我们的安全不可分割。因此，需要作出积极而协调一致的承诺并实施经过强化的安全战略来落实快速和有效的行动，并为危及生命、和平与发展的威胁找到共同解决方法。

如果我们希望向前推进，以便建立民主政体，我们就必须制定支持受影响国家的大规模计划，帮助它们完成建立法治、实现发展、建设机构和提高人民意识，使他们成为负责任的公民的整个进程。为此，首先必须进一步加强民主文化和公民意识。还必须要有一个建立新的社会契约的进程，通过此进程明确民主和公民义务的挑战，以避免倒退。

虽然突尼斯受到影响邻国的同样弊端的冲击，但我们被认为是一个例外，因为我们得以通过对话和妥协在为时过晚之前就避免了冲突。我们的成就十分突出，以致于诺贝尔奖委员会表彰了我们的行动并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我们。

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目前世界范围的变化，我们区域各国根深蒂固的危机越来越将人民推向全球化带来的发展进程的边缘。这一局面持续时

间越久，从中短期来看，危机的解决方案受损时间越长。这些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方面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对本区域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目前，我们区域的动荡和不安全状况可能进一步迅速恶化，并可能给整个区域带来消极影响，在这样的时刻，突尼斯却依然保持着一个特定的位置，可能带来希望，即，一个成功、持久的民主转型是可能的。这所涉意义重大，因为这可能成为处于动荡、变革之中且寻求向现代过渡的其它阿拉伯社会的榜样。享有普遍价值观、致力于实现民主和尊重人权的整个自由世界必须保障突尼斯模式取得成功。这将表明，伊斯兰和民主的确是相容的，影响我们各国社会的麻烦并非不可避免。

突尼斯是一个小国。其问题相对也不大。世界只须坚持这一愿景就足够了，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保持住阿拉伯之春的最后一线希望。单靠我们自己，我们或许不能取得成功。我们资源有限，但选择了分享自由、尊严、公开和全球公民意识等价值观，我们当然绝不会放弃这些价值观。

我们向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呼吁：团结起来，共同动员。只要齐心协力，我们将恢复和平与安全，制止绝望，向我们各国人民、我们的青年发出强烈信号，即，明天的世界可以是更为公平的，让我们更加团结，尊重此类价值观。因此，让我们挺身而出，迎接历史的检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Bouchamaoui女士所作通报。

我现在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际发展事务大臣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秘书长、Bouchamaoui女士和斯科格大使作了发言。我非常高兴今天再次主持安全理事会，这是第一位发展事务大臣这样做。这是因为发展与安全有着内在的联系。

联合王国向那些不幸困于恐怖主义的人民表示衷心的慰问。从巴黎到叙利亚，从南苏丹到也门，

从贝鲁特到沙姆沙伊赫，我们比以往更为清楚地看到冲突造成的伤痛、苦难和代价——人的代价。

昨天安理会听到了有关在叙利亚发生、使众多人生活破碎的流血事件（见S/PV.7560）。但是我们也来看一看给整个国家和后代带来的社会及经济代价。据估计，叙利亚冲突使该国的发展倒退了30年，而且正是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最不大可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现实情况是，如果我们要实现消除贫困的新的全球目标，兑现我们有关不落下任何人的承诺，那么，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社会绝对至关重要。

过去15年的经验向我们表明，力图在任何一个国家取得发展，而没有和平与稳定的坚实基础，就像力图在沙子上建造房子：危机发生时，房子就会被冲走。我们如何能够保证奠定坚实的基础？稳定不只是一要处理战争与冲突，而是国家要有强大的经济和健康、接受过教育的民众。关键是要有强大的机构。我国首相将其称之为“发展的金线”。稳定意味着法治、财产权和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因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民不仅仅是忍饥挨饿。他们缺乏受到公正待遇。他们要有工作。他们要有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发展自己的生意的权利。如果社会中听不到个人的声音，这不表示不存在怨气，只说明没有公平的论坛供其发声。这样，怨气就会日积月累。

稳定意味着女童及妇女的权利。我们知道，危机发生时，女童及妇女最为脆弱，她们必须成为任何建设和平及解决冲突努力的组成部分。目前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高级别审查对此至关重要。妇女的经济赋权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最近的研究显示，如果每一个国家的妇女都有机会在经济市场上发挥与男人一样的作用，到2025年，全球经济将增加高达28万亿美元。

稳定意味着社会和机构中没有腐败。腐败不利于发展。腐败不利于最贫穷的人口。腐败不利于工商。它腐蚀社会结构和公共机构，成为不正当的福利制度，将资源从穷人转向富人。因此，处理好这

些问题能够建设起一个稳定国家的脊柱。不这样，个人无法发挥他们的潜力。社区无法实现繁荣发展。工商界不会投资。整个国家都会停顿下来。

重要的不只是国家机构。国际机构的力量也非常关键。我们知道，安全理事会在维和决策和迅速人道主义行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确保爆发冲突时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帮助找到政治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与预防冲突的报告（S/2015/730）、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报告（见S/2015/446）和审查建设和平架构专家咨询小组的报告（见S/2015/490）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各国际机构越来越需要在处理脆弱环境及冲突的深层根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意味着，既要重视解决冲突，也要优先做好预防冲突的工作，即，在出现局势恶化迹象时立即采取早期行动。这意味着从维持和平向建设和平过渡，方法包括：投资于脆弱及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基本服务；帮助建设更为强大的经济和就业机会；支持强大和可问责的机构、法治、尊重人权、自由和公平的市场准入、女童及妇女的权利；以及打击腐败。应当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取得这一进展。

联合王国认为，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如果我们不要让全球问题来到我们面前，对海外繁荣和稳定作出投资就是关键所在。排斥性的做法和缺乏发展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冲突的盛行提供了沃土，并且它们也促成了移徙。联合王国作出了历史性的承诺，将其国家收入的0.7%用于发展，其中大多数款项已提供给脆弱国家和饱受冲突蹂躏的国家。我们支持通过联合国的发展和建设和平，并派遣了联合王国部队参加联合国在索马里和南苏丹的行动。

我们认为，这样的投资和措施都是该做的事，并且这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事关下一代人免遭战祸并使所有人有机会过他们想要过的生活和建设他们所希望的没有暴力或暴力威胁的未来。这也事关全球的繁荣、和平和安全，因为在每一层意义

上，冲突都非常昂贵。如果我们现在就一起开始行动，我们就能为我们每一个人建设一个更美好、更繁荣和更安全的地球。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职能。

我现在请安理会其他成员发言。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秘书长的报告。主席女士，你以行动作出表示，亲自来到这里主持今天的会议。联合王国领导审议这个问题以及持续强调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都极其重要。我也要感谢斯科格先生的通报以及欢迎Bouchamaoui女士来到安理会并祝贺她荣获诺贝尔奖。我们安全理事会并不常有这种荣幸。不过，比诺贝尔奖更重要的是她本人以及突尼斯人民试图建立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民主国家的那种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决心。他们完全不需担心世界是否会不支持他们。我们完全支持他们以及他们至今的作为。在他们向前迈进时，我们将是他们同甘共苦、持久不变的伙伴。我们知道这有多么困难，但这不仅对突尼斯至为重要，对整个区域乃至全世界也同样重要。

在我开始发言之前，我还要向德拉特大使和法国人民表示我最深切的哀悼。这个伟大国家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我们有共同的历史、价值观和理想。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站在一起，今天我们更以沉重的心情但却比以往更加坚定的决心站在一起。我们预备竭尽所能，提供一切帮助。我们也要向俄罗斯飞机上遭到炸弹袭击而丧失生命的人的家属以及向黎巴嫩和伊拉克遭到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慰问。我们正在面对一场残酷无情的运动，我们必须在轨道上就制止它。

每个星期我们都在这个会议厅里开会，辩论如何能最好地应对日益不同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上星期，我们举行了有关索马里问题的会议（见S/PV. 7554）。我们不仅在该国支持采取安全行动打击暴力恐怖主义分子，也支持作出平行努力，协助进行政治过渡。我们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了会议，

该地最初反对专制政权的一场革命演变成这个政权日复一日地对平民百姓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这当然是一场战争，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并使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能够崛起。我们还通过了关于布隆迪问题的一项决议（第2248（2015）号决议），该地至少有280,000人逃离家园，其中许多还在邻国寻求庇护。

1941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四种自由的想法——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四种自由交互重叠在一起，假如它们不交互重叠，那是危险的想法。我们——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必须致力于解决造成我们社会恐惧和匮乏的原因。我们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机构，以便尊重人权并对我们人民和他们的需要负起责任。每天报上刊登的危机提醒我们——事实上，例如上星期在巴黎、贝鲁特和巴格达发生的恐怖事件都强调指出——今天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有各种各样。我们应对这些危机的方法也必须同样地有多个层面。这不仅需要有效利用我们手头的工具，也需要完全了解这些威胁以及造成这些威胁的因素。

今天，安理会有令人欣喜的机会来讨论时常遭到忽略的一个根源——欠发展。奥巴马总统曾经指出：

“当人们无法接受教育，没有工作也不抱希望时，当他们感到其作人的基本尊严受到侵犯时，正是欠发展助长了我们世界上如此多的紧张、冲突以及不稳定”（A/70/PV. 11，第2页）。

这种因果关系在今年大会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第70/1号决议）中得到确认，其中目标16明确指出，缺乏发展危及和平与安全。当然，反之亦然。发展不是消除所有威胁的万灵丹。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某些人变成恐怖主义分子，尽管他们生活富裕、出身良好。但在许多情况下，而特别是在我们部署维和人员和政治特派团的地方，发展上的各

种挑战，包括欠缺经济机会、治理不善和侵犯人权等，都成为助长不稳定的柴火。各个发展机构有责任直接解决其中许多因素，但我想简短地说明安理会能够对其提供协助的三条途径。

第一，安理会必须鼓励和推动对各项发展关切的认识以及将其结合到安全评估、维和战略和建设和平方案。这将使我们对形成实地状况的动态有更细致的了解，从而改善我们对干预行动的设计。一旦冲突已在酝酿之时，我们不能只玩“打地鼠”的游戏。为此目的，美国支持秘书处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努力打破“各自为政”的做法，使我们能够更加整体和细致地进行评估和作出反应。此外，正如通过“人权先行”倡议提出的建议那样，我们还应在联合国系统设法作出业务改变，对各种关切局势作出整个系统的分析和预警。这种预警使采取更加及时的行动成为可能，防止和应对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局势。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设法在布隆迪实现以及去年一直想做的事。

第二，我们必须确保维持和平行动得到建设和平行行动的配合。建设和平方案的成功直接关系到安理会，因为它有助于决定一个国家是否会重新出现冲突和再回到安理会的议程。最近发生在布隆迪的事件已经指出，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能在建设和平和方面取得进展，但随后又重陷危机，这使许多人感到心碎。2015年建设和平架构审查（见S/2015/490）提供了可贵的机会，以便能够用以加强联合国的建设和平架构并确保它整合各项政治、安全、发展、人权和法治活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致力于使安全理事会与建设和平架构之间的关系更加有效。

第三和最后一点，我们在规划时必须符合实际。在设计维持和平行动时，我们必须使这些行动能够解决我们当前面对的冲突的各个方面，并且要在发展取得关键进展时，还要有能力维持安全。以塞拉利昂为例，联合国在该地的存在，其形式随着该国从内战过渡到冲突后的立即建设和平到发展的各个阶段作出了相应改变。这种过渡还在继续进

行，但它已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更有复原能力的社会，能够承受并最终击败埃博拉病毒。塞拉利昂的例子提醒我们，不久之前，还有人质疑像埃博拉疫情这样的疾病是否属于安理会的工作。自那时以来，我们已经看到，像这样的事能如何直接威胁到区域和国际安全。在这个新时代，我们不能选择我们想要处理的冲突和不安全的驱动力。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努力识别并更好地了解所有挑战，才能切实有效地完成我们的任务。今天的辩论会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穆尔莫凯特女士（立陶宛）（以英语发言）：
我首先要感谢秘书长的通报，并感谢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斯库格先生和Bouchamaoui女士富有见地的发言。我们欢迎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团及时召开本次辩论会。我国代表团赞同今天晚些时候将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

在法治、尊重人权以及负责任和包容性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和平的社会，既是实现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发展的结果。安全理事会显然可以在《宪章》所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发挥作用，预防冲突，带领国家摆脱冲突，并支持建立和平社会。正如安理会在其他时候所讨论的那样，更加连贯一致地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开展合作，对实现这一目标十分有益。

虽然今天的主题范围很广，涉及很多问题，不过，我要重点谈谈法治和预防这两个问题。所有冲突，不论其性质如何，都有一种很明显的模式——政府治理崩溃、有罪不罚和无法无天、排斥他人和边缘化、滥用权力和腐败、完全无视人权。非洲联盟委员会关于南苏丹问题的最后调查报告指出的原因是不重视民主制度和结构性改革，未能解决边缘化和排斥问题，南苏丹内部长期存在不满情绪，未能解决问责制问题。

在中非共和国，国家机构软弱不力的情况为武装团体提供了便利，这些团体敲诈勒索，征收非法税款，严密控制了自然资源开采活动，劫走数百万

急需的资金，而国家却在勉为其难地设法提供最基本的服务。在一个接一个的冲突中，社会某些群体长期存在的不满情绪始终得不到解决，这些群体受排斥和边缘化现象得不到处理，导致产生爆炸性的后果。

这些都是振聋发聩的例子，提醒我们必须建立起负责任的治理和法治机构，将政府权力扩大到受冲突影响的地区，还必须有针对性地打击恐怖主义，因为恐怖主义日益将目光投向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尽早作出有针对性的努力，解决导致冲突的法治方面的关键缺陷。确保国家在这些努力中发挥主导作用，可以使这些举措在维和人员撤离后更有可能得以维系。

若要法治方面的任务授权产生影响力，就必须确定需要开展哪些适当活动，并排定先后次序。必须在专门知识和方案支助两个方面，向联合国特派团提供充分和可预测的资源，以便他们完成法治方面的任务。必须切实有效地协调实地的所有行为体——维和行动、区域组织、双边行为体和联合国实体。我们遗憾地注意到，虽然法治日益成为维持和平任务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个跨领域的问题本身很少出现在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之上。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因为法治在建设国家、冲突后恢复以及长期维持和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需要让法治问题重新成为安理会工作的重点。

关于预防，虽然人们无数次阐述过它的重要性，但是，安理会采取的行动太少，太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当今世界的冲突日益复杂，旷日持久，而且出现极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应该作出更大努力来防止和平遭到破坏，而不是在和平被破坏之后再来采取弥补措施。正如秘书长今天早先所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应该成为预防工作的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更加善于看懂预警信号。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等现象往往是发生冲突的最早预警信号。侵犯人权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也是阻碍和解及建

设和平进程的一个因素，因而也是阻碍包容性发展的一个因素。落实“人权先行”举措至关重要，这可以加强预防、建设和平与发展方面的努力。

要加强预防能力，安理会就需要重新审视其现有的这方面工具。前景扫描、政治事务部非正式通报、更好地利用与区域伙伴的互动对话、秘书处内部更加连贯一致的分析能力，都能有助于尽早看到预警信号，并在这些信号转变为冲突之前采取措施，加以处理。

包容性是预防的一个关键要素，通报者今天上午已经谈到这一点，包容尤其要顾及社会的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包括青年、妇女和女孩。如果没有妇女的实质性和积极参与，和平与发展就不可能持久。自通过第1325（2000）号决议以来，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即便到今天，这种进展依然十分不平衡，而且并非不可扭转。我们只要看看和平谈判的参与者和调解者名单，除了少数积极的例外情况，基本上没有妇女。但是，没有妇女的声音，没有妇女的参与，无论是在叙利亚、也门、南苏丹还是任何其他地方，都很难实现和平与发展。我们不能忽视妇女作为冲突受害者的问题，同时，还需要作出更大努力，加强妇女作为缔造和平、发展和反恐努力的主角和领导者的作用。

最后，我想提一下《武器贸易条约》的施工作，我们认为它是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也是一项促进发展努力的措施。过于容易获得武器，会造成冲突局势长期存在。在某些情况下，即便少数非法武器就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就属于这类国家。执行《武器贸易条约》可以推动可持续发展，因为它会减少武器落入不良分子手中、从而使和平与发展努力受到破坏的风险。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我们要重申，我们要为法国领土上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向法国表示声援和慰问，并向黎巴嫩、俄罗斯联邦、

伊拉克、叙利亚以及每日受到邪恶的恐怖主义现象攻击的许多国家表示声援和慰问。我们欢迎联合国王国国际发展大臣与会，感谢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并感谢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奥洛夫·斯库格先生；突尼斯工业、贸易和手工业联合会主席Ouided Bouchamaoui女士；以及参加本次辩论会的其他各位部长和代表的发言。

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根据各自的视角和任务授权，在许多声明中阐述了可持续发展、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人权的相互关系。社会经济失衡往往是造成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委内瑞拉认为，极为重要的是，必须给予民众必要的手段，为实现包容、可持续、公平和公正的发展奠定基础。必须让植根于社会正义的发展成为保障和平的任何进程或模式的组成部分。

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期间，所有国家——许多国家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作为代表——参加了广泛的包容性进程，讨论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们商定了重要的发展原则和目标，确定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包括一个后续和审查机制，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国达成广泛共识，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因为不存在一刀切的发展模式，并认为需要制定并执行各种资助和合作方式，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应该完全由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来处理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包括《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后续和监测进程。我们要再次提请注意，安理会试图插手联合国、尤其是大会具有专属管辖权的领域。

安理会主席的概念说明（S/2015/845，附件）坚持认为，安全理事会可以发挥作用，处理其认为导致冲突的其他根本原因。尤其是，它认为安理会可以通过促进和支持选举进程、制定宪法、建立包容和透明的机构等方式，促进建设和平。安理会可由此参与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6（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平和包容性社会、为所有人提供诉

诸司法的机会、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性机构）。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指出，安全理事会不能只建立一种支持发展进程的政治机构模式，否则定会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一项基本原则——主权原则。每个国家的主权都在其人民手中。各国人民制订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以及自己的法律、机构框架，这些体制和框架最符合其自身利益、文化和历史。人民自身有责任作出他们认为必要的改变。它是只属于既定国家国民的一项进程。任何其他国家或国际机构都不能强加或控制这种改变。

在二十世纪形成并正在摧毁二十一世纪结构的种种冲突，其许多根源来自于政治、军事大国，它们将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及发展愿景强加在那些发现自己落入发达国家地缘政治影响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身上。在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及中东，许多冲突都与这种做法有关，这种做法是由过去的殖民列强和新的经济军事强国所形成。此外，由于我们大家均认同，贫穷、排斥、不平等及社会不公正是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种冲突的根源，那么安理会也必须确认外国干涉属于冲突根源之一，这些冲突是在发展中国家为能够解决其主要发展问题自行决定其本国经济社会模式时产生的。而发生这一情况的国家曾试图控制并管理其本国自然资源、开展农业改革进程、实现本国财富分配民主化，或者仅仅丰富并扩大其贸易关系范围。

拥有自己的发展模式的国家往往遭到干涉、破坏政治稳定甚至军事干预，因为在那些国家有经济或地缘政治利益的主要大国反对那些国家做出的主权决定。为了使外国干涉合理化，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名副其实的媒体战。一个国家往往因其政治模式、对其人权记录不适当的理解、或违反其他民主原则而遭到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甚至连干涉国自己或支持干涉国采取政治或军事行动的区域联盟都没有遵守这些原则。这种批评为开脱外国干涉行为营造了一个国际环境。北非和中东的局势就是这

一做法的悲惨例子，这一做法给那些国家带去了太多痛苦和苦难。造成死亡和破坏的战争已致使它们失去了至少中期的所有发展机会。

安全理事会能够对其果断采取行动的根源问题之一与殖民主义相关，即外国占领问题。西撒哈拉和其领土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是安理会不幸而冗长的记录上最突出的两个例子，其原因是安理会在解决这些局势上陷于瘫痪、毫无能力。它们是两个持续冲突局势，显然属于安全理事会的职责范围，并且应当加以解决，以防止冲突扩大。概念说明问道，安全理事会能为解决冲突根源做些什么？我们可以重新提问，安全理事会能不能解决冲突根源？

在这方面，应当提及关于审查建设和平架构专家咨询小组的报告中的一些陈述。该咨询小组在报告中着重指出，联合国及我们认为尤其安全理事会，

“尚未完全理解如何必须调整其工具和行动适应这一情况，并且往往更倾向军事化的回应。此种回应的性质由于其对短期安全的重视和相应庞大的资源需求，有时可能会使支助和关注从实现可持续和平转移到其他方向。”
(S/2015/490，第121段)

最近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2240（2015）号决议考虑了使用军事力量作为一种解决地中海移民危机的方式，这显然反映了安全理事会的某些成员倾向于使用武力和短期解决办法。一个偏向使用武力和短期解决办法的机构，不是一个最适合解决冲突根源问题的机构。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使用的工具之一，即制裁委员会，最反映安理会的短浅目光，安理会用它来解决问题，但它却根本无关于解决冲突根源。一半以上的制裁委员会处理的是非洲国家局势，那里冲突持续不断，其主要原因就是殖民存在，以及这种存在为确保其政治控制而造成的社会变形。这些冲突的根源包括族裔、宗教和国家分歧、部落组

织、贫困和排斥、分化，以及殖民主义人为创建的国家组织。

然而，制裁委员会的目的是实施可能具有军事、经济和政治性质的惩罚性行动。遗憾的是，它们往往成为过去殖民列强在那些国家的势力延伸。制裁委员会取得成功的例子极少。安全理事会应当对这一问题给予特别的考虑和关注，特别是因为制裁制度下的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重大的限制和障碍。多数情况下，那些国家已经陷入最严重的贫困和社会排斥，军事冲突也持续存在。

最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是一个和平区。我们区域向世界展现的是，经过多年来由外国干涉、干预主义和社会不公正所造成的持续冲突后，我们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已成为一个没有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和平地区。我们拥有新的区域组织架构，这些组织是在我们的区域领导集团（诸如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南美国家同盟、加勒比石油组织、南共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拉丁美洲承包商协会及加勒比共同体）推动下创建和得到振兴的。。这使我们得以从南方国家角度解决我们自身区域问题并促进我们自己的包容性模式，这些模式是根据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由参与式民主所激发产生的。

自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总统政府执政以来，我们根据自身国家经验形成了一部经公投进程通过的宪法，其中包括最进步的人权规定、问责制及广泛的人民参与。政府的行动一直旨在恢复我们管理我们主要自然资源的主权，以便确保为消除贫困、排斥和性别不平等现象采取有效行动，并确保人人享有人权。如今，委内瑞拉是一个和平国家。尽管外国干涉不断，但我们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正根据我们自身经验和本国情况，加强属于自己的法律模式。我们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保持和平稳定的一个因素。正如我先前曾提到的那样，仅仅200年前，西蒙·玻利瓦尔和我们的解放军越过我国边界，解放并创建了超过5个南美国家。我们有道德基础、经验和信念，为发展、社会正义与和平而努力。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要感谢你来到纽约，在安全理事会主持本次会议。我还要指出，这次会议既及时又重要。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题聚焦于和平生活和预防冲突，肯定是我们当下所需要的。

在联合国70周年这里里程碑式的一年里，正在对和平行动、建设和平以及和平与安全中妇女的作用等规范性和操作性的基本工具开展重要的审查。也是在这一年里，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国际社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意识到需要加强预防，并强化和平与安全、人权和发展之间的联系。

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和平与安全和不尊重人权，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无法实现，而且我们载于《联合国宪章》的“使后世免遭战祸”这一集体承诺将仍然只是一场梦。

我们的发言将侧重于三个问题：冲突的根源、联合国在预防和处理冲突方面的应对措施；并简要谈谈安哥拉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体验。我们坚信，有了决心、预防行动和政治意愿，战争是可能避免的。我们也坚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首先消除其根源，其中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排斥。

政治排斥表现为在一个国家内拒绝让大部分民众或特定的社会、种族或宗教团体享有政治代表权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由于政治排斥无论按照什么标准都是不可接受的，它有可能导致异议，从而把这些团体推进冲突之中。

举行民主选举、让公民认识自我的制度和法治第一，是政治包容性和建设和平社会的根本前提，也是一种预防冲突的基本工具。

经济排斥源于财富不平等分配和一个特定国家的公民缺少经济机会，一般而言，它造成失业、贫穷和发展不足，最终导致社会紧张局势，并时常导致冲突和暴力。当经济排斥伴随有专制政治制度时，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会引发冲突，因为这种政

治当局一般来说无法参与对话、倾听民怨或参与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不遵守对人权和集体自由的应有尊重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爆发冲突的主要原因。虽然有政治、社会和民族之间的差异，但仍尊重别人，则是社会安宁与社区归属感的基础。

要建设和平的社会，就必须有自由、负责任和了解其义务的公民，而且还必须有一种和平、容忍和接受社会多元化固有差异的文化。

处理冲突根本原因的主要责任在于国家当局。联合国能够而且应该支持各国努力维持和平与防止冲突。正如我们所听到的那样，2015年，联合国参与了审查其建设和平架构的进程。安哥拉和澳大利亚荣幸地共同主持了这一进程的政府间阶段。

先前的发言者已提及的专家咨询小组的报告（见S/2015/490）得出的某些结论与我们现在的辩论会相关。这份报告所概述的维持和平的理念要求联合国在武装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采取系统的应对措施，而且要求在阻碍本组织高效运作的现有孤岛式机构间立即搭桥连接起来。

报告还要求联合国会员国改变关于预防冲突的思维模式和观念。安哥拉同意这样的意见：需要有一种新办法，把预防和解决冲突不仅作为安全理事会进行干预的领域，而且作为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即，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进行干预的领域。我们进一步认为，只有当这些机关间产生了必要的协同增效作用时，联合国才能在处理预防冲突的问题上采取横向行动，同时考虑到三根支柱：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应该主要侧重于旨在解决冲突根源的预防冲突与建设和平的努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求旨在维持和平的长期解决方法。

让我现在介绍安哥拉的一些体验。11月11日，安哥拉庆祝独立40周年。这是对我国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天，因为多年来我国陷于军事冲突，深受其害。无数人丧失生命而且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迫使安哥拉人民要找到结束战争的方式并启

动重建进程。从这一经历中，人们认识到，为了在安哥拉给子孙后代建设一个和平的社会，亟需对和平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追求。

2002年签署和平协议后，安哥拉人有坚强的决心处理冲突的根源，并开始一个真正根本性的重建与建设和平进程。我们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大赦所有接受停火与和平协议的战斗人员。就安哥拉的情况而言，这在确保2002年以来一直占上风的持久和平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安哥拉参与了排雷；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以及自愿收缴小武器和轻武器，以便控制其流动。安哥拉也曾设立一个民主机构和一个法律审查进程，以及监察员等机构行为体来支持个人和集体自由。在战争结束后举行了两次大选，并且将在2017年举行新的投票。安哥拉有一个相对快速增长的经济，允许发表多元化意见，民间社会正在取得进展。国家更加强大，并且正在走向和谐发展。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迄今取得的成果使我们对更美好的未来抱有希望。

在国际舞台上，安哥拉支持其他国家作出的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努力，同时分享自己的经验并加强参与建设和平努力，特别是在动荡的大湖区。安哥拉目前是钻石认证金伯利进程的主席，该进程是在自然资源助长冲突的关键问题上开展多边合作的一个具体实例。该进程在维持国家和平并使钻石从战争工具变为和平与可持续性的手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安哥拉一贯主张把对话作为缓解紧张局势、增进了解和最终解决冲突根源的手段。我国在近代历史上最困难的岁月中曾经受益于联合国的支持，这是我们为了回报联合国对我国的支持作出的承诺。

冈萨雷斯·德·利纳雷斯·帕洛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女士，我谨感谢并祝贺你主持本次公开辩论会。我也感谢秘书长、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和Bouchamaoui女士的通报。

我将着重谈四点：第一，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第二，预防冲突和冲突根源；第三，综合应对措施

和建设有复原力的社会；以及第四，一系列关于安全理事会作用的意见。

关于第一点，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显然被设计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变革愿景。国际社会通过的发展议程第一次包括一个关于和平、安全、善政和司法挑战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16。我们已通过了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达到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是我要指出，如果加强对实现这些目标作出的国际承诺，就会急剧减少发生极端畸变的风险。我们在这些目标中致力于一个其公民的基本政治和社会经济需求得到满足的国际社会。我们对此深信不疑。长期可持续的安全与包容性、可持续的发展有着紧密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责任是共同的，不是分开的。

预防冲突是实现和平社会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为了预防冲突首先必须分析其根源。我指的不仅是体制脆弱、腐败和社会排斥等内部原因，而且还有非法贩运、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气候变化等外部原因。让我们回顾，在6月30日安全理事会举行的关于气候变化的阿里亚办法会议上，有人建议秘书长需要更新其2009年题为“气候变化和它可能对安全产生的影响”的报告（A/64/350），该报告首次把气候变化定义为对全球安全产生的“威胁乘数”效应。所有这些内外因素都能够切断公民应该同自己国家保持的信任关系。

关于第三点，公民已经呼吁国际社会和本国政府，以多层面的重点以及建设基于信任和问责制的适应性强的社会的明确目标，提出一致的对策。可持续的社会必须具备贯穿各领域的元素，例如尊重人权以及根据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第2242（2015）号决议把妇女作为积极参与者纳入建设和平的所有阶段。这种多层面重点必须不仅适用于政策，而且也适用于政策执行者。它从根本上要求努力克服联合国系统的分裂，因此说明了今天辩论的重要性。

最后，我谨就安全理事会应当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发表四点意见。

第一是预防。安理会应当在预防冲突问题上努力确保具有分析能力的早期预警系统会导致早日采取行动。应当更多和更好地利用《联合国宪章》第六章以及第九十九条关于秘书长与安理会之间关系的规定。

第二，安理会也必须在其机构关系中表现出灵活性。应当在安理会的努力中看到这一灵活性，例如根据当时的情况和个性化需求改变维持和平行动和特别政治团的任务规定，以及在适当时采纳我前面提到的多层面方法。在这方面，速效项目将能够弥合稳定与发展之间的差距。

第三，必须改善安理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工具涵盖预防冲突的三个主要因素：和平、安全和发展。

最后，我们必须牢记，在某些情况下，联合国和安理会都不是唯一的行为体，更不是最合适的行为体。非洲的情况尤其如此，该大陆的和平、安全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并且有一个决心承担这些责任的组织——非洲联盟。西班牙认为，必须采取具体措施，以便能够在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及其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建立一种更有效的业务关系。

刘结一先生（中国）：主席女士，中方感谢英国倡议召开今天的公开会，欢迎格里宁国际发展大臣主持会议。我感谢潘基文秘书长、斯库格大使及布恰马乌伊女士的发言。

中方对近日发生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恐怖袭击以及炸毁俄罗斯客机的恐怖行径予以最强烈谴责，对无辜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法国、俄罗斯和其他有关国家政府和人民，以及遇难者家人和受伤者表示深切慰问。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

际组织，是广大会员国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前世界仍不太平，地区冲突蔓延，根源远未消除。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行为时有发生。全球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深受贫困、欠发展等问题困扰。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任重道远。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促进和平与发展、消除冲突根源的根本保障。国际社会应为此作出共同努力。

第一，要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世界各国应平等相待，尊重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别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要坚持通过谈判对话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支持当事国及区域组织通过对话、谈判、和解、斡旋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努力。

第二，要努力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在国际关系中推广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要倡导通过国际合作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商量着办。

第三，要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消除贫困，实现公平、开放、全面、创新发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及时兑现承诺，履行义务，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实现发展、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伸出援手。

第四，要尊重文明多样性，促进对话交流。不同文明、文化和宗教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要本着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原则，积极推动不同文明、文化和宗教对话交流、互学互鉴，使文明对话成为增进各国友谊的桥梁，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安理会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在消除冲突根源方面责无旁贷。安理会应同联合国其他机构密切协调合作，统筹开展预防外交、

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工作，综合运用和平解决争端和强制性行动，大力支持区域组织为妥善解决地区冲突所作努力，履行《宪章》赋予的职责。安理会成员均应着眼大局，确保安理会采取一致有效行动，维护安理会的团结和权威。

恐怖主义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安理会应大力协调国际社会反恐努力，推动有关各方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其他公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加强反恐合作，组成统一阵线。安理会应确保关于反恐及打击“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的决议切实得到落实，包括打击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煽动、策划恐怖活动，切断恐怖组织获取外部支持、招募、传播的渠道。国际社会的反恐努力应注重标本兼治，不搞双重标准。

奥格武夫人（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尼日利亚代表团感谢你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一个具有很大当代意义的议题。我们也感谢你为指导我们今天的讨论提交概念文件（S/2015/845，附件）。我们感谢各位部长出席会议，并欢迎他们来到安全理事会。我们感谢秘书长的道德声音，并感谢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斯库格大使和布恰马乌伊女士就这个复杂和多层面问题所作的精辟通报。

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已得到广泛承认，并且我今天上午听到每个代表团都这样说。两者缺一不可。第2171（2014）号决议适当认识到这一点，强调有必要通过促进持久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消除贫困和善政采取全面方法预防冲突。第2171（2014）号决议的这个重要基本信息以及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未来和平行动的报告（S/2015/730）所阐述的预防冲突原则，都为我们今天的审议提供了适当的出发点。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全球认识到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证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都重申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清楚地表明联合国所有实体迫切需要以全面的方法维护和平与安全。为确保取

得具体成果，联合国实体必须采取协调方式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展的多层面性质意味着必须大家一齐动手。我们认为，加强联合国实体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接触将为评估发展方面优先事项的执行情况提供机会，能够加强和平并防止冲突和动乱。

在国家一级建立可信的机构是维持和平和促进发展的先决条件。面对当代对全球安全的挑战，加强国家机构已变得更加紧迫。脆弱国家和正在从冲突中恢复过来的国家也必须建立问责机制，以确保善政和公平分配和平红利。作为一项预防性措施，各国也应采取务实和因地制宜的方法来解决冲突根源。

在年轻人成为贫困和排斥的受害者以及中短期发展机会减少的社会中，暴力倾向和社会动乱就会增加。这一情况在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更加微妙，那里招募、胁迫和教化年轻人参加武装团体和恐怖组织的风险更高。为缓解这一风险，各国政府、社区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需要作出一致努力，为年轻人创造机会，并使他们获得更大的归属感。

尼日利亚希望看到安全理事会采取全面的方法，优先重视更新和加强与建设和平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其他联合国实体的伙伴关系。我们认为，这将为年轻人获得经济机会提供便利。

在区域层面，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几年来，非洲各国的经济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增长。今天，非洲应当开始将这些经济效益转化为社会效益，造福于社会全体成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安理会支持增强机构和调集资源来促进包容性发展中看到了价值。在维持长期发展议程所需的改革努力的范围、顺序和速度方面，可以向各国宣传相互交流信息和支助的必要性。非洲各国已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2063年非洲联盟议程》载列的发展展望当中。我们希望，这将为实现最大限度地利用非洲资源造福其人民的目标提供动力。经验表明，促进更大程度的包容是一条创建和平社会的可行道路。

在国家层面，尼日利亚政府正在采取具体步骤，通过包容性发展，应对我们的安全挑战并营造和平。我们用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软方法已经采取了一项多层面战略，以解决激进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问题。它旨在采用切实措施，在短期内遏制暴力极端主义，并在长期内防止其死灰复燃。该方案已经得到成功利用，以解决一部分重要的经济、社会、宗教、政治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助长了激进主义，而激进主义又加剧了叛乱。通过这种软方法，我们在教育系统内启动了范围广泛的改革。我们还创造了更大的经济机会，并为面临激进主义风险的人们提供谋生技能。

无论从概念还是实践来说，安全与发展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旨在增加选择的自由度，另一面则力求确保这些选择是在安全环境下做出的。安全理事会可以提供对促进联合国和平、安全与发展伙伴关系协同增效作用至关重要的领导能力。安理会必须在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政策和战略当中，赋予预防性外交更加核心的作用。安理会还应与建设和平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其他关键行为体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以促进冲突后国家的和平、稳定、安全与发展。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国英国为今天的辩论会所选的主题，尽管看似无害，但我们认为，它却对安全理事会构成某种风险。一方面，不用多想就明白，安全与发展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危险就在于，在安全与发展的背景下，在匆忙企图炮制出某种用以解决各种问题的通用型方法时，将这种联系作为一条绝对真理。对此，安理会并不享有基于《宪章》的必要特权，也没有必要的工具箱。若要在世界面临日益加剧的冲突而要求安理会作出切实干预的过程中超越安理会权限，我们有可能大大降低其效力。

发展有其内在价值。为促进发展，联合国设有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其他机构。安全理事会侵占这些特权的做法是不合时宜的，而只会适得其反。另一方面，我们对安全的任何一个方面的过度

关注，都意味着对包括领土、意识形态、历史、宗教、心理、环境和技术等许多其他方面的忽略。如今，一个特别危险的挑战就是恐怖主义的威胁，其教义和做法实际上都是在向文明世界宣战。

另外一个方面是出现冲突系外部干涉所致。大家都记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甚至是南斯拉夫，都远远算不上最贫穷的国家，但它们的领土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部分最致命危机的牺牲品。如今，随着世界版图不断变化，各区域正在经历广泛而迅速的地缘政治转变。世界正在面临冲突风险的增加。各种危机持续不断地爆发，武装冲突和社会经济的艰难局势使这些危机变得更加复杂。族裔间与派别间的敌对状态日益加剧，所有类别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正在利用这一状态大做文章。在这种局势下，安全理事会绝不能囿于理论研究，而是必须时时给国际生活把脉，对安全领域可能出现的任何危险先兆迅速作出反应。

我们不断要求努力寻求集体商定的做法，解决现有的各种问题，其具体的方法是制订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持久的国际关系架构。在这方面，联合国截然是一个独特的平台。然而，我们深信，制订处理国际法、人权和发展等关系到今世后代的问题——换句话说，实质上是建设和平问题——的共同方法，是应当由大会发挥的作用。根据《联合国宪章》，每个国家都有投票权。每个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还是贫富，都有投票权。国家之间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

国家的发展是一个不能强制执行的进程。不存在什么正确答案。这一进程能给予协助，但不可强加。过去多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少数几个国家形成各种概念的发展历程，其中发展援助是有条件的，即必须遵守国家建设方面非常严格的标准。我们认为，在传播这些概念时，应当特别注意，在国际层面尤其如此。一方面，存在干涉国家内政的问题。捐助者强推其声称能确保透明度的特别标准。另一方面，捐助者并未兑现其为发展和技术转让提供援助的承诺。

减轻债务负担方面一直缺乏进展，而对令某些人不快的问题，例如，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机构活动的参与，但却不制定推动自由贸易、投资和公开竞争的透明的商定规则，以及确保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始终存在某种程度的回避。我们看到国际经济支离破碎，封闭的经济联盟相继建立，而且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努力停滞不前。

我们一再听到侵犯人权是危机根源之一的论点。然而，人人都清楚得很，在这方面，有些国家虽然有着极其严苛的法律，但在其境内也并未发生冲突。实际上，在许多案件当中，甚至没有人提出申诉。

最近几年，在联合国文件起草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旨在宣扬国家资源的存在是据称造成冲突的根源这样一种理念的倡议。作为打击这种所谓的邪恶的首要措施，有人建议要提高采掘部门的透明度，尤其是准许某些据称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国际企业——当然是来自西方的企业——进入这些国家。实际上，这些现象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世界上不乏采掘行业完全不对外国竞争者开放的国家，但那里也没有发生冲突。如果冲突是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产生的，那么，在这些案件中，大多数与缺乏透明度并无关联。

关于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人们必须承认，为了达到特殊的政治目的，国际社会的某些成员单方面实施经济制裁，而这一现象会给双方造成相等的破坏性影响。在叙利亚冲突伊始，绕开安全理事会施加的制裁当然造成了叙利亚人民的局势恶化。但这些制裁有助于解决冲突吗？当然没有。这些制裁的目的是加剧冲突，实现得到许多国家首都支持的不光彩的目标，那就是，大马士革的政权更迭。如今，我们正在目睹其全部后果。在不同时段对苏丹、津巴布韦和缅甸施加的各种经济制裁，与和平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大会最近关于反古巴制裁的第70/5号决议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代表了国际社会内部越来越懂得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

安全理事会在冲突预防方面自然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的任务之一。然而，在这方面，不可能有通用型的办法。每个冲突局势都是独特的，因而，每一种情况都必需适当处理其具体的文明、历史、民族和宗教的特点。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知识资本和对各国及其特异性的了解，以及联合国专家的历史记忆。必需在这方面建设能力，而不是像有时候有人建议的那样，产生新的协调结构或机构。在主权国家陷入困境时，安全理事会必需特别谨慎和表示尊重，并给它们以帮助，而不是公开指责。

最后，我们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平的社会和卓有成效的冲突预防。按我们的理解，在这方面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不干涉各国内政和有礼貌地同主权当局对话。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欢迎国务大臣格里宁与会并感谢主席国联合王国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我们也感谢秘书长、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以及突尼斯工业、贸易和手工业联盟主席和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做的通报。

在新的威胁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要用多层面的方法来处理导致冲突的各种破坏稳定进程之根源。当务之急是要采用这样的方法，以便消除各种形式的暴力及其最糟的表现——恐怖主义。最近以来，世界已经被可憎的行径搅得令人不安，因为这些行径反对的是一切文明和文化都应当倡导的、基于团结、多文化共存和容忍的普遍价值观。正如安理会在其1月19日关于包容性发展的主席声明S/PRST/2015/3中所确认的那样，安全与发展是密切相关联、相辅相成的，而且对于实现可持续和平都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这不是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的能力问题，而是整个国际社会、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如何在认识到和平、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

存性的同时，应对这些对和平的挑战。协调和互补性对于寻求可持续的解决办法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些努力中，安理会的实质性行动必须与有效开展预防工作带来的各种挑战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要充分履行我们的职责，那么，在面对暴力与紧张状态往复循环的情况下无所作为的种种后果便应当是本机关的关切问题之一。“人权先行”倡议是识别早期迹象并预见消极事态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若在实地能获取更好的信息，可使联合国和安理会能在危机或不稳定局面出现时立即采取行动。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重申妇女在冲突和冲突后预防进程中的至重要作用和参与。第1325（2000）号决议的通过在促进妇女更多参与有关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决策进程和政治领导的努力中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希望，根据第2242（2015）号决议建立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非正式专家组将为此做出贡献。

在处理预防和危机应对的循环方面，各国自主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还增强三根支柱的相互依存性。尊重法治、人权、建设一些有效、包容、负责任和透明的机构来确保问责制，都是实现包容性社会和促进创造有利于持久和稳定和平之特定环境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工作是在弥合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缺口；它表明，必需始终从高效协调的角度寻求各机构之间的互动交流。

我们强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重要性。与安理会协调一致的工作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影响冲突扩散的根源，并将确定顾及历史和文化环境的种种对策，而这对于增进这些来龙去脉的合法性和效力是必不可少的。应当在联合国的充分配合下，加强其在预防性外交和调解方面的任务。

在所有这一切的背景下，我们建议，应评估与联合国系统各机构之关系的额外机会，以便为应该向安理会提供的政治遗产做出贡献。至关重要的是，要采取一种方法，以寻求互补性，而不是寻求基于专属权限的逻辑。

正如智利共和国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1月份所承认——并纳入当时通过的主席声明——的那样，我们再次呼吁，采取一种全面和综合的办法，以便包含政治与安全活动、发展、人权和促进法治并增强其连贯性，而且处理每场冲突的根源。

贡博先生（乍得）（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联合国王国召开本次会议，探讨安全、发展和冲突的根源。我也感谢秘书长的通报。我感谢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奥洛夫·斯科格大使和突尼斯工业、贸易和手工业联盟主席和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维迪德·布沙马乌伊女士的通报。

显然，要长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就必需解决和预防不间断的冲突，特别是通过社会经济发展的途径。乍得赞同秘书长的呼吁，即，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整个联合国系统要努力预防冲突。更其重要的是，因为预防冲突是关于审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三份报告——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专家小组的报告（见S/2015/466）、秘书长题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未来：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专家小组建议的执行情况”的报告（S/2015/446）和审查建设和平架构专家咨询小组的报告（见S/2015.682）——和关于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研究报告的主要议题。

我们欢迎大会为建设预防领域规范能力所做的贡献和秘书长及其特使们和特别代表们——他们已在世界范围为预防不止一场冲突做出贡献——的各项努力。

尽管如此，但一些观察资料证实了一个事实，即，我们的世界远远没有摆脱战争，尤其是因为冲突数量越来越多。此外，一些报告和分析证实了预防方面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当前的预防冲突办法显然需要加以审查。为此，有必要处理冲突的根源，其中包括发展问题。一般而言，冲突的原因可能是内在的，主要涉及由治理和政治过渡引发的问题、某些阶层民众不平等和受排斥以及公共管理问题。也有一些外部因素，其特点是国家

主权受到侵犯以及从外部破坏政权和机构的稳定，进而导致新的冲突；这些冲突尽管本来是可以预防的，但最后却以更加昂贵和更具毁灭性而告终。

关于非洲，秘书长在各种关于冲突根源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发展的报告中继续强调指出，应该更加强调和平、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已得到联合国各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确认。对于乍得来说，没有发展，就不可能有和平与安全。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采取具体行动，以鼓励预防和解决冲突，同时要让妇女和青年参与该进程。尽管安全理事会不处理发展问题，但有些与发展有关的问题影响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移民问题是一个最好的实例。安全理事会实施的做法考虑到了安全、治理与发展等事项，如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应受到欢迎。然而，实际执行该战略仍要花费一些时间。因此，我们呼吁将重点放在青年和妇女在执行该战略的状况上。我们还呼吁各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和捐助方资助那些试图为这部分民众创造机会的活动。这几类举措将有助于制止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威胁。

最后，我们呼吁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批准秘书长最新报告（S/2015/730）中所载的关于冲突根源和促进非洲持久和平与发展的建议。支持《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将特别有助于支撑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发展。

卡瓦夫人（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对你表示欢迎，并感谢你作了精彩的综合发言。我也向潘基文秘书长、奥洛夫·斯科格先生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维迪德·布沙马乌伊表示感谢。我们向她表示祝贺，因为一名阿拉伯妇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真的是莫大的荣誉和褒奖。

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促进发展与人权，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一直在做巨大的努力。尽管区域冲突持续不断，在这些领域我们还是在各级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具体进展，但我们并没有为了凸显这些

领域的互补性做了充足的工作。没有人否认从安全理事会选择处理全球日常冲突和全球安全威胁的方式中所反映出来的密切关系。解决冲突和暴力根源，应是安全理事会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的持续努力的侧重点，特别是因为如今的冲突既具有国内性质，也具有国际性质。我们呼吁各方负起责任，以便预防冲突并决不忽视冲突和暴力的首要根源。

鉴于可持续发展与安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保护性安全制度不到位，就不可能有国家发展，反之亦然。建设和平架构包含这两个概念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鉴于它们在发展安全、法治和正义中的角色及其在消除贫困、失业和腐败中所起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以协调而系统的方式支持建设和平行行动的重要性。鉴于发展与安全是相互依存的，我们如何才能以实现安全、稳定与发展的方式维护这种互补性呢？我要提出一些主张，以帮助我们维护这种互补性并排除相关的障碍。

第一，我们首先需要面对所有那些阻碍实现安全与发展和破坏建设和平努力的挑战。我们需要一种共同的集体愿景，以认识到安全与发展之间密切的互补作用，包括战略和机制，而与此同时，促进人权和法治并伸张正义，以便建设安全的社会和相应的所需稳定环境。这些机制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应止步于只建立而不继续发展。

第二，我们需要利用并投资于我们各个社会所有成员的潜力。我们社会中的某些阶层，特别是青年被边缘化，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政策，尤其是因为他们影响着经济、社会和安全环境，也受这些环境的影响。在这方面，我谨强调，最近的恐怖主义袭击应促使我们根除这些行为的原由，因为这些行为耗尽了我们的资源而且最重要的是导致许多坚决反对恐怖主义的无辜者失去生命。我国就是为此类野蛮袭击所困扰的国家之一。正因为如此，我们高度重视打击威胁到我国民众、尤其是我国青年的恐怖主义。在这方面我们会不遗余力。这方面最新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参加了全球青年、和平与安全问题论

坛。我们应当通过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机制来保护年轻人，并加大他们参与我国政治进程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力度，加强他们的作用。

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因为本组织的决定及其执行不应该是安全理事会的专属职责。我们需要一个多样化的工具箱来加强安全与发展之间的互补作用。我们不应该优先考虑特定国家的利益。我们需要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能够在此类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的政治意愿，并且必需依靠区域组织及其在建设和平努力方面的潜力。

第四，在国家层面，社会责任要求各国政府参与，也要求重新考虑国家政策和目标，以使我们的努力与当前局势的需要和联合国的工作相协调。我们强调国家自主权的重要性，因为改革应当产生于国家内部，而不应当从外部强制推行。

最后，与安全和发展问题相关的关键因素有三个：互补性、伙伴关系和包容性。在我们加强安全与发展之间的一体化与互补作用时，我们应努力使我们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成为建设和平的一项积极因素，而不是对它的一种威胁。我们必须评估我们在顺应当代需要方面的进展情况。这要求我们协调消除安全威胁的需要与我们正在执行的政治优先事项，其具体手段是改进我们在所有层面的计划和策略，而安全与发展在其中则相互交织，相辅相成。

范博希曼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联合王国举行本次辩论会，并感谢大臣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我们还要就巴黎星期五发生的恐怖袭击向法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并就贝鲁特和巴格达发生的袭击向黎巴嫩和伊拉克两国政府表示慰问。正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恐怖主义是一种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祸患。

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和斯科格大使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布沙马乌伊女士的通报。对于突尼斯和布沙马乌伊女士的同事们给我们其余人的启发，我向她表示敬意。

我们赞同大多数发言者今天所作的评估，即，本次辩论会标志着安理会重要地确认安全与发展有着内在联系，而且必须从其相互关联性来加以考虑。安理会并非也不能在理论真空中运作。新西兰毫不掩饰其观点，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防止冲突。自1月加入安理会以来，我们强烈要求安理会和广大的联合国系统更加重视新出现的危机并防止各国陷入冲突。

这导致我们要求关注布隆迪的事态发展和几内亚比绍今年早些时候的事态发展，并要求可信地应对我们认为既危险又不可持续的以色列和被占领土的局势。它导致我们支持制定独立的非正式备选办法，以利于安理会处理对国家主权方面的关切敏感的新危机。我们鼓励秘书处酌情作非正式通报，并看到在更多地运用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方面的潜力。我们也已做出努力，以探索声明和安理会特派团等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并呼吁与区域行为体进行更有意义的协调，因为它们通常处于预防工作的前沿。预防冲突仍将是新西兰在任期剩余时间内的主要重点。

今天的辩论会提供了一次审议预防一个特定方面的机会。为了维持和平，我们需要更好地消除冲突的根源和驱动因素。目前越来越多地确认——主导因素是冲突后国家在东帝汶的领导下通过7国集团+倡议所做的开拓性工作——安全与发展需要密不可分，在脆弱和冲突后国家尤其如此。

对于大多数社会而言，在预防冲突发生或复发方面，包容性增长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发展有无前景，反过来取决于能否维持一个由提供安全、有效的治理和法治的体制支撑的稳定环境。正如其他人指出的那样，《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确认了这一点，特别是通过目标16予以确认。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这一关系，在2014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上商定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中也得以确认，并且也是安理会7月份就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和平与安全挑战举行的公开辩论会的一个强有力主题(见S/PV.7499)。

正如我们所知并确认的那样，在应对这其中的许多挑战方面，安全理事会并非首要行为体，但是，在应对这些挑战和确保其在应对和平与安全威胁方面的工作与广大联合国系统和有关区域行为体的工作挂钩并对其起到补充作用方面，它能够而且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

安理会必需确保它在其任务授权中反映这些认识。其干预措施需要依据在每种环境中催生冲突的特定因素量身定制，立足点必需是明确地评估安理会授权的特派团能够最有效地发挥的作用和安理会的比较优势。安理会还必须积极谋求更加有效地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协调。但凡安理会授权开展与发展有关的活动，无论这些活动是速效项目还是对核心机构的有针对性支持，它都始终依靠拥有更多专门知识和持续时间更长的其他国际发展行为体。这意味着消除联合国包括发展、安全和人权在内的不同支柱之间各自为政的现象。这也意味着扩大联系，加强与联合国系统以外的其他机构的合作，其中包括与国际金融机构、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双边捐助方的合作。

我们尚未充分发挥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潜力，以协调建设和平行为体，或者与安理会建立最初设想的那种伙伴关系。我们坚信，鉴于国别组合主席能够提供的宝贵知识和真知灼见，在安理会的讨论中，必须更密切地与他们协作互动，并且让他们更有系统地参与进来。我们还必需确保联合国特派团具备查明和应对推动冲突的因素和管理新出现的威胁所需要的资源和专门知识。

因此，我们坚决支持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建议更多地投资于和平行动的政治部分，同时更广泛地投资于预防冲突努力。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新西兰最近大幅增加了其对政治事务部的供资。我们还肯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预防冲突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

过去十年，对于预防冲突的要求与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认识大有提高。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责无旁贷，要将这些认识转化为行动。在根据《联合国宪章》履行安全理事会预防冲突的责任时，新西兰将继续倡导更多的前期关注、投资、实际创新和勇气。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主席国联合王国和主席女士你召开本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讨论安全、发展和冲突的根源问题。我还要感谢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瑞典大使Bouchamaoui女士。我们再次衷心祝贺她及所有我们在突尼斯的朋友取得这项杰出的成就，赢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突尼斯全体人民的荣誉。

本次辩论会是在一个十分艰难的时刻召开的：在巴黎发生的卑鄙、野蛮的袭击事件令法国及至少其他19个国家哀痛，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最近数日，许多其他国家也遭到恐怖主义袭击。请允许我重申奥朗德总统昨天上午在法国国会在凡尔赛召开会议时所作的讲话：那些袭击永远改变不了自由国度法国的面貌；无论何时何地，它们只会坚定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它们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为地球的未来并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而共同合作。

在本次辩论会之前，我们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它以十分创新的方式为国际社会阐明了未来15年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图。我必须表示，这是联合国取得的一项瞩目的成功，它是我们在共同抗击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方面迈出的重要步骤，也是点燃希望的大好消息。

最后，在召开本次辩论会两周后，即于11月30日，将在巴黎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第二十一届缔约方会议）。所有人都了解，气候会议的成果不仅对我们的环境，而且对我们的安全和集体福祉，将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谨强调两个议题，治理和气候。第一个议题不论对预防冲突还是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关键因素。在我们开始讨论千年发展目标之后的工作内容时，有一点大家都清楚，即处于战争之中的国家在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成绩最差。鉴于这一简单的事实，我们已经开始就如何把治理纳入新发展框架问题展开新的讨论。因此，法国欢迎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一项有关治理的目标，即目标16，致力于“创建和平和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可问责的机构”。

这项目标很关键，因为它意味着国际社会全体成员都承认，一方面是消除贫困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另一方面是良好的治理，两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我们知道，这种相互关联性很复杂；需要进行深入的审议；也正因如此，我们曾花大力气讨论如何准确地表述该目标。但现在我们有一个宝贵的工具，可喜的是，这个工具已经超越了发展狭义的二元化发展概念，安全问题也是如此。这一目标有12项具体目标，请允许我提及其中若干项具体目标，因为我认为它们对我们今天的讨论尤其相关：减少一切形式的暴力；促进法治；打击非法资金流动和武器走私；打击腐败；加强公共机构；以及推动非歧视性法律。我们从列举的这些具体目标中可以看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界充分认识到和平与安全、治理与发展之间相互关联。我们欢迎这一事实，并极为重视目标16的全面落实，因为它关乎所有国家。

气候问题是我在发言中要强调的第二点。如今所有人都知道气候是一个发展问题。为什么？因为气候变化的主要受害者是最贫穷、最脆弱的人。几天前，世界银行发布了一项重要的报告，其中凸显的一点是，如果不就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就会再有1亿人陷入极度贫困。

今年6月，在西班牙和马来西亚的倡议下，在我的德国和孟加拉国同事的参与下，我们就气候与安全之间的关联问题举行了会议。这些会议使我们意

识到气候变化对安全所构成的真正风险，而在自然灾害、对日益稀少资源的竞争及因气候变化流离失所方面，气候变化的后果正变得日益明显。

我们距巴黎第二十一届缔约方会议——我们地球的一次盛会——还有15天时间。我本人刚参加完巴黎第二十一届缔约方会议的前期会议。它是一次非正式的部长级磋商会。尽管还有很多工作要共同完成，但我从那三天的会议中得出的结论是非常积极的。正如法国外长洛朗·法比尤斯在会议结束后所表示：“我们采取了一项重要步骤，但是我们依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动员了起来，前方道路还很漫长。”

令人十分鼓舞的是，我们看到，大家十分普遍地、真正地希望向前迈进，希望于12月在巴黎达成一项具有深远影响、普遍性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我们已经取得切实进展，例如在对各国的承诺或对气候政策筹资采取定期向上修正的原则方面。但显然，要在巴黎达成一项与气候挑战规模相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普遍协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正如安理会成员所知，这是一次独特的机会。我们有共同取得成功的集体职责。正如秘书长多次且正确地表示：“没有备选计划，因为没有备选星球。”

所以我愿利用许多部长今天在场的机会，感谢他们参与处理气候问题，但还要呼吁他们调动其努力，为保证子孙后代的未来而确保在巴黎达成尽可能最好的协议。

易卜拉欣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召开并主持本次辩论会，我们大家都重视这次辩论会。我们认为，今天就安全、发展及冲突根源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举行辩论会，是恰当且及时的。我还要感谢潘基文秘书长、瑞典常驻代表兼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主席奥拉夫·斯库格大使，以及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Bouchamaoui女士所作的具有说服力的通

报。作为建和委成员之一，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斯库格大使所作的发言。

我愿就三个问题补充几点意见，这三个问题是：时机和进程问题；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以及在联合国的应对措施方面，打破各自为政的做法和解决四分五裂的状况。我将更多地注重于结构性或系统性问题，而非实质性问题，以期凸显安理会应给予更多关注的领域。

如果有人全面地看待从当今冲突中所吸取的经验教训，就不难想象，就中长期而言，不同级别的机构和社会面临日益增加的或新的压力，这仍将是全球不同局势或情况中发生冲突的主要驱动力。为防止这一极其糟糕的预测成为现实，我们坚决支持立即采取改进措施，以使尤其所有各级、尤其是联合国的各级预防能力更加有效。在这方面，我们今天的讨论提供了一次及时的机会，可以总结和进一步讨论各种可能措施，来加强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效力。与此同时，在联合国和平行动、建设和平架构、以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方面正在进行的审议进程也可以从本次讨论的成果中受益。

在国家建设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的背景下，安理会在安全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一开始就把发展方面的考虑纳入维和或政治特派团当中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机会。要将这一点与综合性特派团的愿景相挂钩，并制订明确的时间框架，在开展建设和平活动的同时开展稳定活动，以期加强法治和安全机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应该或者的确以一种线性或者有序的方式发生。我要强调，在进入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确：联合国不可能无限期地驻留某个国家。我们认为，斯洛伐克和南非发起、在安全部门改革之友小组主持下的讨论，特别是文件S/2015/868中所指出的10月2日进行的最新一轮讨论，提出了如何能够把审查安全与发展之间关联的工作实际纳入当前各种框架与架构的有趣和适切的建议。

就政策与协调而言，安理会应该处于创造使建和委得以完成其授权任务的条件的最前沿，包括通过以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与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道努力。建和委是一座从结构与体制上连接安全与发展的桥梁。为此，它的作用必须得到加强，以便其协助转型期内国家和正在摆脱冲突国家的潜力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与此同时，与其它行为体和伙伴保持连贯与协调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们认为，通过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等伙伴以及其它相关机构更加频繁和更加富于实质性地互动，安理会能够更好地审查和分析各种具体情况与局势。前景扫描可被证明是有益的，并且值得尽快加以重新考虑。

审查建设和平架构专家咨询小组报告（见S/2015/490）的核心信息之一是：侧重于持续和平应该成为贯穿联合国三个支柱——和平与安全、发展以及人权所涵盖各项活动的一个共同要素。关于安理会如何能够进一步打破各自为政、从政府间的层面处理条块分割问题从而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认为，报告提出的各项建议、特别是在第132段至第135段和第160、169、179、187、189以及第190段中提出的建议值得认真关注。

最后，我们认识到，确保联合国各机构和伙伴及其彼此之间行动的协调一致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挑战，同时，我们也认为，作为第一步，确保当前进行之中的各种审查进程内部的连贯协调至关重要。作为联合国的成员，我们均应抓住机会，处理这个系统性问题，以便使联合国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取得更好的结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提醒所有发言者将发言时间限制在四分钟以内，以便安理会能够快速开展工作。为此，我借此机会提醒各位发言者，主席将使用麦克风线圈上的闪光灯提示发言者结束发言。敬请打算作长篇发言的代表团散发书面发言稿，在会议厅内则作简略发言。我还要通知各位，午餐时间我们将继续进行本次公开辩论，因为发言者人数众多。

我现在请荷兰对外贸易与发展合作大臣发言。

普劳曼女士（荷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愿感谢你和联合王国召开今天的重要辩论会。最近世界多地发生的对无辜民众的可怕恐怖袭击事件提醒我们，对一个人的威胁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我们担负着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的共同责任。

世人正在赢得消除贫困斗争的胜利。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摆脱困苦。但是我们知道，今后几年，贫困将越来越集中在那些受到暴力与不公影响的地方。十年后，五个穷人中将会有四个人每天不得不应付恐惧与人的不安全。如果民众没有安全感，修建道路、学校以及医院将不会带来发展。

强有力和包容的机构常常被我这样来自和平与繁荣社会的人视为理所当然。它就像我们脚下的土地——我们不会去想它，我们只是在上面行走。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大地不停地在我们脚下颤抖。试想一下每天早上醒来时，不知道指望谁来提供保护，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工作或者生意有可能被某个更有权势的人轻易夺走。记得穆罕默德·布阿齐兹因为受够了每天遭到警察的盘剥而引火自焚，从而引发“阿拉伯之春”。

正义与强有力和包容的机构是发展与和平之间的桥梁，是公民与政府之间信任的基础。但是，只有当法律不被用来排斥多数而为少数谋利时，它们才能起到作用。法治与法制不同。今天，安全理事会正在讨论的是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联，有些人则担心，在发展的框架内谈论和平与预防冲突将把发展讨论安全化。

但是，我想，反过来才是对的。把发展的视角引入预防冲突与和平问题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和更早地侧重于正在出现的冲突与不稳定。安理会在努力更多侧重于预防的同时，还必须关注发展。诸如不平等、贫困以及失业等问题对于冲突的风险具有巨大影响。我们应该把发展指标视为煤矿里的金丝雀

即预警指标，同时司法及合法机构则是能够帮助保护国家免遭暴力和倒退的免疫系统。

最近关于和平行动、建设和平以及预防冲突的多项报告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大量的更早期处理问题根源的建议。对荷兰来说，有两个突出问题。第一，我们支持安全理事会应在冲突开始生成时基于对冲突的分析，采取一种更灵活和有序的做法更早介入的看法。来自秘书长的前景扫描与通报可在这项工作中帮助安理会。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设立的非洲人主导的马里国际支助团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它由第2085（2012）号决议授权设立，后来成为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一部分。

第二，需要采取富于创造力的做法，为预防冲突、调解以及建设和平筹集资金。依赖少数自愿捐助方来支持联合国这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职能根本是不可持续的。这副重担应该由各国和各利益攸关方更加平等地共同承担。

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大会第70/1号决议）获得通过，世人把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转化为一项行动议程。我们必须兑现不到两个月前许下的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诺言。我们不能让那些受到冲突影响的脆弱地区变成世上的贫民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卢旺达合作部国务部长发言。

加萨纳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卢旺达愿与其他人一道，感谢你和贵国代表团组织召开今天的重要辩论会。

我谨代表卢旺达政府与人民，向法国政府及人民、特别是受影响的家庭在周五恐怖袭击事件中的损失表示诚挚慰问。

我愿感谢秘书长的通报。他今天在此与会再次凸显出他致力于和平、安全以及发展并将其作为他工作的一个核心部分。我还愿感谢我的好友、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斯科格大使和Ouided Bouchamaoui女士的通报。

为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提供的概念说明，恰当地强调指出和平、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S/2015/845，附件）。事实上，这种关系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争取持久和平连同可持续发展成为一项全球迫切需要。如今，显而易见的是，和平有助于发展，发展也有助于和平。

实际上，如果能实现发展，发展就会为消除若干冲突根源作出决定性贡献，如果贫困得到减轻，社会不公平便会消失，这将使稀缺资源得到更理想的分配，反过来，这当然有助于预防令冲突加剧的多种状况出现。

正如保罗·卡加梅总统阁下最近在于摩洛哥丹吉尔举行的主题为“从冲击到一起出现”的“和平与民主奖”颁奖盛会上指出的那样，

“和平是增长与发展的起点……它是公民被当作个人和利益攸关方被认真对待，并被调动起来，参与良好的政治和充分参与治理时而产生的条件。”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目标都是分开实现的，这使得它们不可持续。简言之，政策制定者和践行者没有在优先事项上达成共识。

我们认为，当前的全球趋势必然要求采取积极主动的办法，使和平、安全与发展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成为一个相互增强且相互交织的一个整体。在国家一级，我们认为，改进治理和法治、打击腐败、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以及建立我国人民的信任，可为可持续发展、持久和平与安全打下牢固的基础。我国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在过去21年里能够取得的所有经济和社会进步，都取决于我国领导人致力于从根本上确保所有公民享有安全、保障及包容性和民主治理。

国际社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即它应当协助为关注和平的发展建设地方能力，以使各国政府能够制定和执行考虑到冲突现实情况的政策，从而将发展干预需要的风险降至最低程度。对冲突有敏感认

识要求必须设法减少冲突，帮助各社区建设和平，并使各机构能够解决冲突的结构性原因。

在这方面，我们重视建设和平委员会2005年以来在冲突后局势中所作的持久努力，但仍面临着许多挑战。我们赞赏地注意到2015年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专家咨询小组的建议（见S/2015/490），这再次证明该架构不充足、资源不够且基本上被会员国以及安全理事会忽视。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起而应变，并找到有效执行审查建议的方式方法。

最后，由于世界各地仍有数十亿人生活贫困且人口在增长、自然资源即将耗尽、环境退化产生了不良影响、最近爆发了公共卫生和移民危机，以及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类极端主义在蔓延，现在显然需要有力且有效的全球合作。《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及其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通过以以下观点为前提：必须采取涉及和平、安全与发展的综合办法。目标16特别认识到，没有和平与安全，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就会有风险。

特别是改善社会公正的条件，对于在全世界各种背景下促进和平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目标应成为有效的工具，以便实现所有人的包容性发展，并且确定我们致力于实现包容性和普遍性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采取的正确行动方针，这种发展将使更多的人现在在避免暴力干预中有更大的利害关系，同时为他们带来他们自己及其后代会有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可信希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葡萄牙外交合作国务秘书发言。

坎波斯·费雷拉先生（葡萄牙）（以葡萄牙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首先，我谨表示葡萄牙完全支持法国。在这里，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我谨代表葡萄牙重申我们最强烈地谴责今年11月13日在巴黎发生的可怕的、懦弱的且完全没有道理的恐怖主义袭击。我也愿向遇难者，其中包括两名葡萄牙公民公开致哀，并且向其家属表示慰问。

这不只是对法国的一次袭击。这是一小撮激进分子对所有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和价值观的国家，即本组织的193个会员国发动的野蛮袭击。葡萄牙表示全力支持法国——我们的欧洲伙伴和盟国。

鉴于发生了这次袭击以及之前，例如在贝鲁特发生的袭击，国际社会在法律上有权利、在道义上有义务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铲除达伊沙这一激进恐怖实体。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会被恐惧征服，也不会放弃我们的价值观，特别是人权方面的价值观。我也愿重申葡萄牙支持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采取的行动。

此次袭击使得联合王国为本次辩论会选择这个主题显得极其及时。我谨强调潘基文秘书长与我们分享的观点以及奥洛夫·斯科格大使和维迪德·布沙马乌伊女士所作的相关发言的重要性，我对维迪德·布沙马乌伊女士在突尼斯建设民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表示致敬。

葡萄牙深知，投资于发展能带来安全惠益。因此，我们的发展合作给予加强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之间的联系以绝对优先地位，这反映了今年9月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大会第70/1号决议）。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关注产生结构性影响和倍增效应的部门，如治理、法治、人权、教育、保健和体制能力建设等，同时促进妇女和女童参与以及消除一切形式性别暴力。在此背景下，我祝贺西班牙在今年10月在第1325（2000）号决议框架内组织了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辩论会（见S/PV. 7533）。

除民间社会行为体已发挥的应尽作用外，我也强调包容性发展观点的重要性，因为私营部门在安全与发展相互增强的关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不创造财富，就不会消除贫困。而且，不消除贫困并由此促进每个人的生命的尊严，我们就会始终面临随之产生对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因此，我强调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并鼓励秘书长继续促进《联合国全球契约》。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讲求立竿见影，媒体也追求轰动效应。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本组织和安理会在预防冲突方面的诸多成功有时被人忽视。我们应该确认这些成就。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然而，鉴于各种危机，如叙利亚、利比亚和其他地方的危机不断恶化，我们——特别是安理会，必须得出结论认为，应当汲取经验教训，以便我们今后能够更好地履行保护的责任和保护过程中的责任。套用科菲·安南的话说，在与任何特定国家打交道时，我们都不应自以为是，认为比生活在该国的人更了解那里的现实。

我们都赞同有效的多边主义和联合国发挥的核心作用。无论流行的术语是什么——“贯穿各领域”、“全系统协调一致”、“一体行动”与“消除各自为政现象”，倘若我们要卓有成效，就必须宣扬这样一种态度：合作而非重复，共享而非竞争，担负起结构性集体责任而非追求短期个体利益。

在谈到预防冲突时，预警机制和协调一致行动的能力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在国际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欧洲联盟一直坚定地致力于这个方面，特别是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一道这样做。葡萄牙自然赞同欧洲联盟在本次辩论会上的发言。整个非洲尤其是西非，在防止可能重新陷入冲突方面，需要得到特别的关注。因此，我们欢迎国际社会在几内亚比绍的协调一致行动，包括联合国、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欧洲联盟和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葡语共同体）的此类行动。

在葡语共同体问题上，我借此机会感谢安哥拉这个安理会当选成员国。它投下重要的一票，该国最近庆祝了独立40周年。

由于我们接到邀请，葡萄牙决定在政治级别出席今天的会议，目的是彰显它对预防冲突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安全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背景下。这体现于我们在以往2011年和2012年安理会任

期内始终作为优先事项促进预防性外交，无论是通过改进我们力图推出的工作方法，以求安理会作出更迅速和更有效的反应，还是在我们为预防中远期的冲突而在2011年11月举行的新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挑战问题高级别通报会(见S/PV. 6668)上。

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尤其是作为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的主席，在我国担任安理会主席国的月份以及整个任期内，我们促进了相互协作，反对方法上的习惯性惰性和僵化现象。我们的目标是腾出时间，以便专注于预警，进一步尽最大可能系统地运用现有外交手段预防冲突，例如，征询联合国区域办事处和建设和平委员会负责方的意见。此外，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支持英国的前景扫描倡议。该倡议为非正式分析和讨论创造了条件，从而提高了安理会的预防性干预能力。我们也倡导利用“阿里亚办法”会议，便利民间社会参加安理会会议。

在上述关于新挑战的通报中，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气候变化及其对海洋的影响——特别是，它们威胁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并助长了跨国有组织犯罪、移徙和大流行病——等当代现象，需要做出集体应对。要使应对工作卓有成效，我们就必须采取更加协调统筹而且全面系统的行动。尽管这些问题属于其他论坛的权限，但是，安理会必须继续注意这些挑战作为冲突的原因，其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安理会应当无所畏惧，大胆创新，并且将因此在制定这方面更加全面、系统、协调和明智的办法方面具有各种优势。

因此，我们再次提议设立安全理事会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新挑战的非正式工作组。正是从今天辩论会的角度来看，设立这样一个持续监测这些问题的机制，通过分析秘书长的报告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和机构与其他组织的报告，对于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预防冲突能力，将是一种附加值很大的资产。

最后，预防冲突是70年前联合国初创工作的组成部分，而可持续发展是其未来的核心所在。安全

理事会这一积极进程的组成部分。它不能孤立于该进程。因此，它必须与这一领域的其他主管机构相互协作。安全与发展全面地相互关联，二者要么相互加强，要么互相削弱。此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新挑战与发展密切相关，越来越有演变成动荡和不安全之势。

尽管预防冲突首先是国家自身的责任，但是，安理会作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必须履行其职责，并且在政治层面牵头努力防冲突于未然。安理会始终应认识到，预防冲突的代价与在人的生命方面付出的代价相比，总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应当体现在其行动中。

葡萄牙12月将庆祝它加入联合国60周年。它将继续一马当先，促进预防冲突，以便能够切实形成我们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承诺的预防文化。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泰国外交部常任秘书发言。

钦旺诺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没有发展，和平与安全就不可持续。同样，没有和平与安全，发展就不可持续。事实证明，二者相辅相成的性质无可争议。我感谢联合王国和智利于今年早些时候，为着重强调旨在预防冲突的发展层面所作的努力。

国际社会做出反应的目的，经常只是为了解决冲突，而不是主动预防冲突。安全理事会不得不对各种危机，并处理其令人悲痛后果，而不是及早解决新出现的威胁。泰国认为，在危机萌发时就投入力量加以应对，是低成本预防冲突的方法。冲突的解决通常太难得，太迟缓，并且在发生人道主义悲惨后果之后。

冲突通常源于缺乏公正或包容性的社会经济发展，这会滋生不满情绪、分歧意见及相互冲突。当经济果实得不到公平分享和分配，当富有者和贫穷者的差距变得太大，当涉及宗教、族群和意识形态时，现有的紧张局势往往会加剧，冲突的风险也会增加。

泰国认为，发展要想持久并有助于实现和平，它应当是整体的、包容性的，并且是惠及所有人的。发展工作必须解决持续存在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确保平等获得资源、优质教育、体面工作及司法救助。我们绝不能让任何男子、妇女或儿童掉队。作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忠实支持者，泰国提倡要让妇女在和平进程所有阶段及促进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我们还必须使我们的发展方案以青年为重点，帮助他们充分实现潜能，并阻止他们出现暴力极端主义倾向。

但光有发展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创造有利条件，建设和平社会，让人权、法治和善治均得到促进与维护。泰国支持和平、安全与发展的综合应对方法。在我们的维和人员——实际上，他们更像是早期的和平建设者——履行其职责的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为履行自身维持和平的职责，以及帮助当地人民改善生活水平并自食其力，投入了大量心血。他们坚定地致力于建设和平，防止冲突再度爆发。

联合国系统可以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地使用其现有的工具来增强相关机构的工作，以实现更多成就。当各机构协调行动时，安全理事会尤其可以发挥必要的政治影响力，支持预防性行动。

我们赞同秘书长的观点，即，必须大力增强、主动利用并迅速部署联合国预防冲突的工具。我们支持利用斡旋和预防性外交，以及以实地动态知情分析为基础的预警机制。维和特派团、建设和平特派团和政治特派团对于预防冲突再起，至关重要。这些工具都需要获得充足的资源。

联合国还必须与担负预防冲突这一首要职责的会员国密切合作，以确保可持续性。应当继续开展并扩大联合国在预防冲突方面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方案。同样至关重要的是，要深化与区域组织间的合作，因为它们通常更加了解该区域的动态，了解关键行为体并与其密切接触。它们的预防冲突能力和

工具可以作为联合国的能力和工具的补充，这有利于冲突地区的相邻国家。

如今，我们正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冲突，需要采取更加迅速、有效和协调的应对措施。泰国愿意与联合国及我们在全世界的伙伴合作，共同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预防冲突发生，并通过发展工作维持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欧洲对外行动署负责全球和经济问题副秘书长克里斯蒂安·莱弗勒先生发言。

莱弗勒先生（以英语发言）：继上周五在巴黎发生的恐怖事件以及前一天在贝鲁特发生的屠杀之后，请允许我在发言一开始，向法国和黎巴嫩两国政府及人民致以哀悼。这些袭击以及对俄罗斯航班、在伊拉克及恐怖分子发动攻击的任何地方发生的袭击，都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袭击。这些袭击是对全人类的公然冒犯，是对我们集体承诺捍卫的基本价值观的挑战。

我谨代表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本次辩论会上发言。

候选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均赞同这一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主席国召开这次及时、相关的辩论会。我还要向秘书长、斯科格大使和布沙马伊女士开始的发言表示感谢。

正如安理会曾经指出的那样，安全与发展密切相关，相辅相成。这一点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中得到明确承认。我们知道，贫困、不平等、缺乏能力和效力的机构以及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是爆发冲突的推动因素。同样，要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我们必需摆脱暴力

与冲突。没有对人权和法治的尊重，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完全实现。

在我们应对这些全球挑战时，安全与发展行为体的作用可以而且应当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欢迎联合国和平行动与建设和平审查发出的强烈讯息，即，维持和平应当是贯穿联合国工作的一条主线。

建设和平、预防冲突及加强国际安全是欧洲联盟的核心目标，我们依然致力于对和平与安全问题采取综合做法。

我们高兴地看到，安理会正逐步透过现有危机的表象看本质，并采取一种更具有前瞻性的做法。我们所有人都必需对预防工作投入更多力量。欧盟坚信，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预防因素。

安全理事会加强了其预防工作，并加强了对冲突后建设和平的关注，以防止暴力再度发生。欧盟认为，我们应当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开展工作，例如，通过前景扫描通报会，确保在任务授权中考虑到长期建设和平，以及增强和改革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咨询作用。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高兴地看到，反恐以及打击非法流动、毒品贩运、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小武器扩散长期以来都列在安理会的议程上。现在，安理会必须加强其与联合国系统其他部门的互动，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在这些领域的协调作用。

欧盟始终坚持认为，必需全面预防或处理冲突和危机。在我们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我们自己的安全依赖于全球各地人们的安全。这包括要投资于人权，还要通过拥护基于人权的做法将这一优先事项纳入主流。在这方面，增强妇女权能至关重要。妇女是预防冲突的至关重要力量。实现性别平等将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

联合国目前正处于在若干层面进行战略反思时期。取得的成果必须全面和富有抱负。我们应当发挥《2030年议程》与三项和平与安全审查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

最后，我要提及我们在欧洲联盟努力开展的几项最近举措。第一，我们正在完善同伙伴分享冲突分析的方式，这应当导致采取协调一致的办法建设国家和建设和平。第二，我们设立了推动在非洲实现稳定与消除非正常移徙和流离失所根源的欧盟信托基金，用于处理导致流离失所和移徙的冲突和动荡的原因和后果。第三，我们正在建立用于支持安全部门改革的全欧盟战略框架。

威尔逊先生主持会议。

预防冲突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责任在于会员国。但是，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在其任务授权范围内，可以发挥作用。《2030年议程》中的一个明确信息是，需要采取全面和综合办法来应对全球挑战。我们必须统筹兼顾和平、发展与安全，齐心协力实现一个更安全、更繁荣和更可持续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提醒大家遵守我们提出而且安理会过去在诸多场合商定的四分钟发言时限。有这么多人要参加本次辩论会。我要公平对待他们所有人。

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安东尼奥·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要再次向法国、黎巴嫩和俄罗斯联邦表示由衷慰问，过去几天它们遭受了残暴的恐怖袭击。

主席先生，感谢你组织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和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的通报。我还要为突尼斯国家对话机构为确保突尼斯国内和平与民主所做的至关重要贡献向Bouchamaoui女士表示祝贺。

巴西长期坚持这一理念：发展和安全密切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对于实现持久和平至关重要。经验表明，实现发展会导致一个国家加强其对和平与稳定的承诺。这一积极联系是巴西于2011年2月上一次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推动举行的一次公开辩论会的主题（见 S/PV. 6479）。

然而，不能从简单的角度来理解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明确反对任何认为贫穷本身可能对和平构成威胁的理念。我们不应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包括世界大战，从历史上看都源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紧张状况。军国主义议程和单方面使用武力是比贫穷本身远为更大的动荡根源。

预防冲突对于促进和平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出现广泛和坚定的共识，秘书长在其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新报告）中就指出了这一点（S/2015/730）。今年完成的所有三项高级别审查也强调了这一问题，因为预防性做法同更有效的和平行动、更全面的建设和平努力以及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更有效增强权能举措不谋而合。

因此，采取多层面办法预防冲突是一项富有智慧的战略。化解争端和避免战争的传统手段，包括调解、斡旋与促和等措施，仍然不可或缺。不过，预防性外交远远超越这些工具。在防止出现新敌对行动方面，了解并消除冲突根源是至关重要的步骤。尽管每一场危机都源于一个具体的背景，但有些挑战出现得特别频繁，包括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有关土地和自然资源所有权的争端、侵犯人权行为、妇女参与力度不足以及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等。

其它结构性因素——往往同发达国家的行为有关——也为国际动荡推波助澜。为了真正应对冲突根源，安全理事会还应当考虑采取措施控制武器流动、促进核裁军、确保《联合国宪章》有关使用武力的规定得到遵守、迫使有关各方撤离非法占领的领土以及加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安理会审议工作的力度。

在这方面理应受到特别关注的一个局势是我们集体未能将对两国解决方案的承诺转化为现实而导致在巴勒斯坦出现的“倒退发展”这一极端情况。2014年巴勒斯坦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的“巴勒斯坦国国家报告”（E/2014/60，附件）揭示了

这一旷日持久冲突的根源。安全理事会必须优先关注这一冲突。

搞清楚某一特定冲突的根源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不应当同实现一项发展议程混为一谈。本次辩论会要打破的第一个框框是那种认为只有发展中国家才需要建设和平与包容的社会这一错误观念。此外，各国在涉及公共秩序的领域面临的各种挑战不应被诠释为对和平、安全或稳定的威胁。在这方面，应当强调冲突与暴力之间至关重要的法律和实践区别。

冲突概念描述一个出于政治动机造成的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局势。应对冲突可能需要使用同集体责任或安全有联系的工具。另一方面，暴力概念可能涉及一个属于公共安全范畴的纯粹国内性质的挑战，这种挑战应适用国家法律。虽然根据要求提供的国际合作可能是遏止暴力的有用工具，但我们正在谈论不同的责任领域，而对于不同的责任领域，我们应当适用不同的方法。换言之，例如，安全理事会并未受权降低一个特定国家高居不下的杀人案发率或犯罪率。

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角度看，适用于冲突的《日内瓦四公约》作为一条规则规定，诉诸武力时，必须遵守适度这一标准。相反，在国内暴力局势中，则适用不同的标准。国家公职人员造成的每一起伤亡都必须按照国内刑法予以追究。必须极为慎重，不要将国内公共秩序问题带入一个处理冲突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的机构。这种错误做法会加剧问题，而不会帮助解决问题。

巴西已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载入我们的宪法，将继续推动我们区域内外出现安全发展的良性循环。我们为属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所界定的和平区而感到自豪。

最后，我要重申巴西力求通过对话、外交和发展来预防冲突这一长期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危地马拉代表发言。

奥雷利亚纳·萨瓦尔萨先生（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示感谢贵国代表团就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组织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并感谢你编写概念说明（S/2015/845，附件），其中载有我们今天的辩论所需的宝贵指南。我们还要感谢我们前面的其他发言者所作的发言。

在继续发言之前，我愿借此机会表示，我们谴责最近几天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并对面临这种困难情势的友好国家表示声援。

我国代表团赞同伊朗代表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们要补充几点想法。

危地马拉对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承诺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我们强有力的多边主义使命基于这一信念：只有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框架内，才能有效应对维护和平与安全、消灭贫困、鼓励可持续发展和促进法治等各种全球挑战。

不到两个月前，我们通过了一项新发展议程，即《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在该议程中，会员国申明，没有和平与安全，我们就不能实现发展。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之目标16表明，必须创建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并在尊重人权和实行善治的基础上提供平等的诉诸司法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必须确保安理会可用的所有手段适合打击危害平民罪行斗争的需要，并含有强有力的威慑、问责和正义元素。必须用最惨痛失败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在这方面，人权理事会、国际刑事法院和各种专门刑事法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我们都主张加大力度，致力于预防冲突，而不是在冲突形成后处理对和平的威胁。在预防冲突方面，我们必须通过开放和包容性的对话化解冲突根源，让有关各方都参与，包括从国家和民间社会到基层。

我们重申，我们致力于促进预防武装冲突的文化，以此为手段解决相互关联的安全与发展问题，

加强联合国防止武装冲突的能力。作为建设和平委员会成员，危地马拉认为必须向刚刚摆脱冲突、努力恢复民主机构的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以确保与有关各方展开包容性对话，保证实现必要的民族和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和平、稳定和发展的道路，避免倒退的危险。

建设和平委员会有能力增强落实建设和平的三个层面，即政治、安全和发展层面政策和行动的连贯性和协同效应。在这方面，我们表示，我们充分支持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咨询专家组报告（见S/2015/490）中的建议。我们支持建设和平委员会为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提供咨询的作用。这种咨询作用应鼓励以统筹兼顾的方式加强联合国和其他实体对摆脱冲突国家的长期承诺。我国同样大力支持摆脱冲突的国家争取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和平，肯定安全理事会和建设和平委员会关系的重要性，以帮助更好地解决这些国家的冲突和局势。

最后，鉴于目前存在的各种冲突，我们应当问自己，我们是否信守本组织成立时提出的欲免后代再遭战祸的承诺。作为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者，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而且是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我们改进我们建设与维护和平的努力。我国代表团致力于实现这个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代表发言。

比什诺伊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非常高兴看到你主持本次会议。今天辩论的主题令人感兴趣。它把发展和安全的概念放在一起，寻求更好地认识冲突的根源。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发展与和平是相互支持的。消除贫困，提供人类基本发展和经济机会，肯定能增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确实，由某种被剥夺感驱动的怨恨情绪有时可导致冲突，特别是国内冲突，而被剥夺感通常与缺乏发展有关系。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人容易陷入无助、绝望和愤怒的恶性循环。最近通过变革性《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大会第70/1号决议），这表明国际社会确认结束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也是一项应对措施。

但是，上周在贝鲁特和巴黎发生恐怖事件，上月一架俄罗斯民航客机在埃及坠入，这都说明，对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暴力极端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而不是缺乏经济和社会发展。制造暴力威胁我们的文明价值观的责任在于传播仇恨、把他人定为异教徒的人。我们也需要承认，是国家权威的缺失或薄弱为极端组织活动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恐怖主义是一种邪恶，暴力极端主义也是如此。缺乏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成为其理由。必须根除恐怖主义。上周的事件非常惨痛地表明，不可能有其他的选项。所有恐怖组织，包括达伊沙、青年党、拉什卡-塔伊巴组织和基地组织，都有一个违背人类基本原则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是，仅靠意识形态不足以维持恐怖分子，他们需要资金和活动空间。令人遗憾的是，有人为他们提供了资金和活动空间，也是需要我们集体解决的问题。

上周的事件也凸显出我们打击恐怖主义斗争的未竟事业。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决定迅速采取行动，完成一项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全面公约，但迄今未果。我们拖延的代价往往是人命损失。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恐怖主义剥夺最重要的人权，即生命权。它确实是一项危害人类罪。

最后，我指出存在安全理事会侵犯大会权限的倾向。不能因为联合国的三大支柱（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相互依存，就想当然地等同于安全理事会必须把所有这些职能都分配给自己。安全理事会不是一个代表性机构，其成员有限，工作方法不透明。它不能擅自就发展和社会包容问题为广大联合国会员国设定政策选择。

然而，安理会遏制危险和极端主义趋势的努力，将得到我们的全面支持。巩固政治进程和方案，同时建设持久的国家机构，将大大有助于解决

极端主义和激进化问题。我们鼓励安理会寻求这种解决方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拉克代表发言。

哈基姆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们向法国、俄罗斯和黎巴嫩人民表示哀悼。我们伊拉克也受到了持续不断和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危害，每天都有烈士牺牲。主席先生，我们谨表示，我们感谢你和贵国筹备和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一个日益重要的议题，因为安全挑战和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保证可持续和平与宽容以及防止冲突的最好办法是加强可持续发展和保证人人拥有平等机会。我们也需要公平分配国家财富的法律，不得根据种族、族裔或信仰排斥任何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的目标16界定了根据稳固的基础建立安全和包容性社会的目标。创建这样的社会需要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及禁止干涉国家内政的国际法。这种干涉加剧了分裂，包括根据宗教和信仰的分裂，并创造了国家的不安全。它造成冲突，这导致本地社区内的破坏和屠杀。它还破坏国家在前几十年中取得的发展成果——这些成果都在我们现在目睹的战争中逐渐流失。

沿河两岸的相邻各国如能公平和平等参与并享有资源就能防止沿岸各国之间的冲突。未能公正和平等分配水的配额阻碍了河水流过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这违背了享有用水的权利。此外，互相对国际河流的河水作出投资有助于沿河流域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并关上发生冲突的大门。

当今世界塔克菲里思想或叛教行为的蔓延显示出全球缺乏安全感以及国际社会无法面对教义偏离正规教育的塔克菲里学说。这种思想允许对有不同宗教或信仰的人进行屠杀、绑架、性奴役、烧死和其他各种罪行。未能处理这种错误思想和消除这种

想法是为铲除恐怖主义制定的机制即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的各种方案的战略失误。

我们必须记得，对环境的压力、稀缺的自然资源以及气候变化本身都是造成爆发战争和冲突的因素。基于这种现实状况，伊拉克已对预期将在巴黎通过的气候文件尽了它的心力。

妇女有助于防止冲突和建设和平。妇女的权利必须得到社会的保证，此外，妇女不能受到排斥或她们的权利遭到剥夺，尤其是因为她们时常在武装冲突中受害最深。在伊拉克，我们在制定适用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包括在这些领域的决策的国家计划方面正在取得进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列支敦士登代表发言。

巴里加先生（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对法国、黎巴嫩、伊拉克和其他各地最近受到达伊沙恐怖主义袭击的所有人表达列支敦士登人民和政府诚挚的哀悼。

今年9月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时，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认识到，没有可持续的发展，和平与安全将处于危殆之中。我们感谢主席国召开今天的辩论会，为探讨一些相关问题提供了首次机会。

概念说明（S/2015/845，附件）正确地大力强调需要进行预防。如可持续发展目标16规定的那样，预防冲突和提倡和平社会应相辅相成。出现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时常是冲突即将来临的关键指标，因此，是预防工作的一个关键要素。安全理事会必须制定两项关键要素使其能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一，安理会必须在早期得到相关信息。第二，安理会必须愿意对它取得的信息采取果敢行动。关于第一个方面，联合国系统在过去几年已经大幅加强了它的预警能力。一般而言，安理会采取预防措施所需的信息都能在联合国系统内取得。不过，这当然需要安理会能及时得到这些信息。在这

方面，“人权先行”倡议应证明是一项重要的举措。

不过，果断的问题是安理会成员要有决心对它们面前的相关信息采取行动，特别是在一个局势即将升级并有可能导致发生暴行罪之时。安全理事会对暴行罪采取行动的行为准则——此刻有106个国家支持——使人对安理会在采取预防性行动方面变得更加有效感到希望。上星期五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关于布隆迪问题的第2248（2015）号决议肯定是一个积极信号。我们期待着看到更多国家支持这项行为守则及其得到一致适用，特别是那些已经签署这项行为守则的安理会成员国的适用。我们也希望，这将进一步激励秘书处将信息送交安全理事会方面更加积极主动。

安理会在协助建立问责机构并确保公平诉诸司法以便将其作为可持续和平的关键要素方面也能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这些努力主要应侧重于加强国家司法部门，这是确保相关国家对可持续发展作出持久贡献的最好办法。联合国系统的不同部门能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并且已经提供了这种援助。如有必要，还可采用混合行动模式，特别是在从武装冲突过渡的局势中。建设和平委员会在这方面也有极大的机会。在多数情况下，司法努力应由相关国家自行推动，但在此同时，安理会也应一贯地呼吁它们落实它们追究最严重罪行的义务，并应在需要时提供国际援助。在一个国家明显不愿意行使司法并且有罪不罚的状况阻碍了可持续和平之时，安理会应考虑将这种局势送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不过，鉴于它在这方面的过往记录，安理会应重新考虑它送交局势的方式，特别是它应制定一项有效跟进的战略。

《2030年议程》中有若干值得单独加以讨论的具体内容，但贩运人口问题尤其是一项值得在安全理事会进行公开辩论的议题。贩运人口不只是当代重大人权挑战和悲剧之一，它也能造成社会不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我们希望，这样的一

场辩论会能促成在联合国系统对贩运人口问题达成协调一致的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伯德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众所周知，预防永远好于治疗。预防冲突是成立联合国的原因，然而，本组织至今仍然主要是一个依赖于传统反应机制的危机驱动的组织，而这些机制为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而面临巨大压力，特别是当代的冲突正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对称，对更多平民构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威胁之时。

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了和平、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2015年脆弱国家：实现2015年后的宏伟计划》确认，冲突可使国家的发展成果倒退20多年。世界银行也指明了暴力与贫困之间相互关联。

如其他人已提到的那样，可持续发展目标16申明了对促进公正、和平以及包容社会以及预防冲突的普遍认可。为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必须解决冲突的根源，制止暴力与复发的循环。这需要一种统筹的做法。安全理事会可在处理该问题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增加有关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和由一系列利益攸关方提供信息的安理会定期和全面通报会可促进更好地理解冲突的各种动因与根源。第二，安理会应使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能发挥2005年成立建和委时所设想的搭桥与宣传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建和委主席参加今天的辩论会。第三，安理会应思考其它联合国机构如何能推动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发展集团运作的旨在支持法治、反腐以及有效与问责机构的各种方案可帮助处理冲突的动因，并使冲突后的和平得以持续。反过来，这些考虑可协助确保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授权借鉴联合国预防冲突、调解以及发展方面的全套工具。

安理会的任务授权应加大当前联合国在实地的建设和平、建国以及相关发展工作的力度，协助

预防未来的冲突，奠定一个和平与包容国家的基础。联合国还必须确保加强总部与外勤之间的行动协调，增强联合国和平行动与国家工作队的适当领导、能力以及资源。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取得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有益例子。

作为关于审查联合国建设和平磋商的共同协调人，我们与安哥拉一道，期待与联合国会员国就改革联合国开展其预防冲突、建设可持续和平与安全这一核心业务的方式进行更多讨论。今天的辩论会凸显了发展在实现可持续和平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推动了这项关键改革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意大利代表发言。

兰贝蒂尼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意大利赞同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我将补充一些我国的意见。

意大利认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与当前对维持和平、建设和平以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审查有着一些共同的内在主题，其中包括必须预防冲突、打破各自为政、促进在本组织三个支柱的工作中采取一种统筹做法的必要以及人权——尊重人权对于在各领域取得真正的进展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

我们已经赢得宣传预防冲突这场斗争的胜利。就预防冲突的核心重要性和不作为可带来的巨大风险已达成广泛共识，然而，与此同时，预防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必须再次对预防冲突作出集体承诺，把正在出现的广泛共识落实到会员国当中。请允许我分享意大利的一些想法。

第一，关于提高认识，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的安全挑战与过去有所不同，我们面前的安全格局也在迅速变化。9月份，我们通过了雄心勃勃的《2030年议程》，它推出了可持续发展这种统筹做法，即把五个P——民众、繁荣、伙伴关系、地球以及和平——联系起来。在尊重联合国各机构不同作用与授权的同时，应该更加密切关注引起越来越多会

员国关切的更广泛的安全问题，并且应该推动大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

作为最佳做法的一个实例，请允许我提及在新西兰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举行的一次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所面临和平与安全挑战的公开辩论会（S/PV.7499）。我们完全支持该倡议，并进行了后续执行，在米兰与我们来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召开了一次关于气候适应与粮食保障的部长级会议。

第二，在推动统筹做法和处理根源的同时，当今的挑战本质上错综复杂。我们在倡导联合国绝不能各自为政的同时，还应避免采取这种做法。今天，我们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它给特别是地中海地区带来更大的移民压力，而那里已经有太多人死去。作为一个地中海国家，我国海军每天从事着保护和拯救生命的工作。我们明白，该现象没有快速解决的办法。它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决：通过处理根源，从发展的角度加以解决；通过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危机，从政治的角度加以解决；以及通过尊重人权和难民权利加以解决。

正如在上周马耳他举行的欧洲联盟与非洲移民问题首脑会议上所强调的那样，只有一种处理根源的统筹做法才能推动长期解决。在这方面，正如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在20国集团最近的首脑会议上所表示的那样，落实最近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还将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径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我们必须振兴供安理会处置的各种预防工具，再次集体侧重于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和平解决争端，并且根据第八章加深我们与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特别是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本着同样的精神，意大利相信要加强安全理事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的合作，例如酌情邀请国别组合主席参加安理会会议。我们还欢迎强化各种预警机制，如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制订的最新分析框架、“保护责任”原则、“人权先

行”倡议以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作用。所有这些工具都是宝贵的工具，应充分发掘其潜力。

我的最后一点意见是关于资金。第一，如果要处理潜在冲突的根源，首先也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遵守我们为刚刚通过的《2030年议程》筹集资金的承诺。在这方面，我可以宣布，当前我国议会正在审议的预算旨在把2016年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部的官方发展援助的资源增加40%。最终目标是在《2030年议程》的最后期限之前，使意大利的官方发展援助达到其国民总收入的0.7%。

第二也是最后一点，关于联合国各种预防工具与建设和平活动的资源筹措，我们已进行的审查凸显出，投入于预防不只是道义的义务，而且也是明智的投资，因为冲突干预的成本已变得日益高昂。现在，我们必须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大大增加专门用于这些活动的资源，从而确保为秘书处预防和调解的核心能力提供更加可靠和可预测的资金。本着同样的精神，必须为建设和平活动提供定期和可预测的资金，以降低冲突复发的机率。

我祝贺主席倡议在本次公开辩论会中处理这些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霍什鲁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不结盟运动感谢你举行本次辩论会。我还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首先，我愿对法国、伊拉克、俄罗斯以及黎巴嫩人民及政府在最近令人发指的恐怖行径中多位公民悲惨丧生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不结盟运动认识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平与安全、人权以及法治之间的彼此关联。在努力把联合国转变成更有效的预防冲突工具时，应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平衡、协调和全面办法的需要。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联合国所有主要机关均应按照各自的职能和

权限，在发展和执行更有效集体安全制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不结盟运动认为，不可或缺的是，联合国会员国应建立共同理念并商定办法，以便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现有、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和挑战，并且解决冲突的根源。只有根据《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且通过全体会员国共同采取行动制订出的集体安全办法才是合法的。联合国各个主要机关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它们应按照自己的职能和权限采取行动，同时不破坏《宪章》确立的平衡。

不结盟运动强调，创造一个和平和繁荣的世界以及公正和公平的世界秩序，这一集体愿望仍然受制于根本性障碍。这些障碍主要包括：一再发生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有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的贫困和匮乏增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缺少资源和发展不足；贸易条件仍然不平等和发达国家缺乏合作；以及某些发达国家实施胁迫性单方面措施，并且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富国和强国继续施加过度影响力来决定国际关系的性质和走向，这包括经贸关系和管理这些关系的规则，其中许多规则都牺牲了发展中国家。不结盟运动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但我们强调，不应把联合国维和作为解决冲突根源问题的替代品。相反，应当协同其它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发展工具，通过协调一致、良好规划、协调和全面的办法解决这些根源问题。

在本次公开辩论会的框架中，不结盟运动也欢迎设立建设和平委员会并支持使委员会成为一个协调一致的综合性体制机制，按照刚刚摆脱冲突国家的请求并根据国家自主权原则，满足它们对于恢复、重新融入社会以及重建的特殊需求。我们要强调，建设和平委员会必须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建立富有活力的伙伴关系，并确保区域努力得到必要关注和支持。综合性建设和平战略和方案如果有连续

性，并与东道国的战略与方案保持一致，就能够维持和平，并且防止敌对行动和冲突再起。

最后，尽管我们欢迎今天的辩论会，这有助于加强对于安全与发展之间相互联系的理解，但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个问题超出了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职能范围。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哥伦比亚代表发言。

梅希亚·贝莱斯女士（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我还要感谢瑞典代表作为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所作的通报，当然，我也感谢Bouchamaoui女士今天上午所作的激励人心的发言。

我对法国政府、黎巴嫩和黎巴嫩人民以及其飞机坠毁的俄罗斯表示慰问。我们强烈谴责所有这些行径。

本次辩论会的时机再恰当不过。在可持续议程首脑会议上，我们各国领导人申明，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就会面临危险。我们还审查了关于维和行动和建设和平架构的报告，也审查了有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报告，这份报告呼吁加强妇女在维护和建设和平方面的作用，不仅让妇女作为受战争影响的一方，也作为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以及实现持久和平的一个根本行为体发挥作用，这将使我们能够把建设和平作为一个贯穿冲突前、冲突期间以及冲突后的进程来予以考虑。

我们面前的这份概念说明（S/2015/845，附件）明确指出，安理会认识到，这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个案均有不同。请允许我以我国哥伦比亚为例说明。在我国，我们已经发现，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与我们在哈瓦那举行的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和建立稳定和持久和平的谈判中取得最大进展的一些要点存在交集。在商定的70项要点中，有47项与47项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相符，我确信，实现这些目标将能够使我们拉近哥伦比亚的城乡差距，由此走向持久和可持续和平。

安理会应通过采用各种手段来创造一个坚实基础，以免重新陷入冲突，并且创造可持续和平，这些包容性进程必须始终基于国家自主权。通过维和行动和政治特派团这些工具，我们可以恢复基本安全条件和对于政治进程的信任，并在长期加强国家能力，同时帮助走建设和平，以及同时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安全理事会与我国是其成员的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取得了重要成果，必须加强这种合作，以便克服各自为政现象。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作用是提供咨询意见，其成员组成多样，其性质是作为安全理事会与大会之间以及发展、人权和安全三大支柱之间的桥梁，这一切因素使该委员会成为协调实现可持续和平进程的适当机制。

最后，在设立特派团的时候，必须根据当事国的现有能力来组织安排，同时必须把国家工作队的活动纳入建设和平活动。这样，在特派团进行过渡或结束的时候，对当事国的支持将得到加强，使之能够继续开展建设和平进程，走向持久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墨西哥代表发言。

阿尔代·冈萨雷斯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墨西哥感谢你召开本次辩论会，鉴于最近几天在欧洲和中东发生的事件，我们讨论的议题非常適切。我们借此机会就近期袭击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向俄罗斯、黎巴嫩和法国代表团表示慰问。

世界不同地区不断变化性质的暴力冲突根植于不平等、排斥、缺乏平等机会和就业、挫折感以及社会疏离之中。只要看一眼过去几天的新闻标题就足以了解，本组织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社会所作的努力仍然是微弱和不够的。各司其职的所有联合国机构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跟上这些现实情况，并更好和更恰当地努力改进我们的预防和应对能力，以建立和维持和平。我们

不能允许目前的冲突继续造成破坏，或是以往的冲突死灰复燃，重新带来暴力。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建设和平架构审查进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广泛建议中，也许格特·罗森塔尔大使领导的小组所强调的关于把维和努力的核心从行之有年的反应性角度转变为预防性角度的建议，最好地反映了本次会议的目标和精神。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建设和巩固和平的重点应当成为指导主题，使我们能够减少摆在我们面前的概念文件(S/2015/845，附件)中提到的各自为政的情况。我们认为，建设和平委员会能够并必须在这项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过去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为了取得成功，必须在建设和平努力中全面注重冲突，要在联合国工作的三项支柱——和平与安全、人权以及发展——之间建立牢固和单向的联系。如要扭转分散努力的情况，必须为此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为了把各项建议付诸行动，我们必须把预防、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作为一个需要持续关注、作出长期承诺和采取行动的政治进程。作为这一行动路线的一部分，会员国的必要同意应可强化国家自主原则。

必须加强国家自主性原则。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让尽可能多的利益攸关者参与进来，当然包括让妇女参与每个阶段，我们就能够建立国家能力、加强机构和支持善政。国际、区域和次区域金融组织在其组成机构允许时，可以配合和加强联合国通过预防性方式解决冲突根源的努力。

正如秘书长在本次会议开始时指出的那样，财政资源问题也与加强本组织的预防和应对能力有关。我国代表团认为，最好的投资就是对我们社会的和平、发展与安全进行的投资。我们认为，在提出要求别人作出更大努力的请求和授权的同时，必须制订一个可预计的预算结构和战略规划，使我们能够提高效率和效力。因此，我们支持并将继续坚定支持审查建设和平架构专家咨询小组与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提出的重要建议，要求立即采

纳为特别政治团设立一个专门和单独帐户的建议，这是安理会和本组织在预防、调解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主要工具之一。

预防是紧迫的工作，无所作为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大会本届会议注重不同机构和委员会中审查进程的后续行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把我们口头上的承诺变为旨在防止暴力和建立和平社会的早期和有效的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匈牙利代表发言。

海泰希先生（匈牙利）（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主席国联合王国提供这次机会，并且我也要同其他人一道，向受到最近恐怖袭击影响的国家的受害者、受害者家属、人民和政府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两个月前，我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保证推进免于恐惧和暴力的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这显然是一项需要大量利益攸关方参与的崇高而又相互关联的任务。为了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需要以新的眼光审视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正是就这种关系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在有人提出一项创新建议，即较少强调和平与安全能够为发展做什么，而是采用更符合工作组授权的反向办法之后，这项辩论才有所平息。从那以后，开放工作组专注于什么样的发展能够促进和平与安全。

目标16和其他相关元素——例如消除不平等和歧视、包容性原则、加强妇女权能以及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原则——就是这样形成的，并且后来在《2030年议程》中获得了有力支持。因此，目标16和相关目标不仅涉及和平与安全。它们远远不止是和平与安全。首先，它们是充分执行社会支柱的基石。它们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环境支柱的重要的驱动和促成因素。

《2030年议程》付诸实施后，将确保较少发生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议程》还将协助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安理会也必须在这些领域中采取行动，尽管采用不同的工具。因此，执行工作的成功将减轻安理会的负担，并协助它制定更加稳健和长期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不会削弱安理会的权威。首先，安全理事会完全有责任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以便受影响的国家和社区能够开始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旅程。其次，正如许多其他人已经提到的那样，冲突会使发展领域中的任何进展前功尽弃。因此，安理会必须更多地强调预防工作。

理解互动的必要性的最佳方法就是快速扫视一下目前的难民/移民危机。直到我们结束冲突为止，我们解决不了难民危机。安理会在这方面负有寻找和实施政治解决办法的特殊责任。如果安理会无所作为，不能以别人的同情心来替代它的行动，或是通过解决人道主义后果进行补救。尽管安理会必须救火，但只有可持续的发展才能解决导致或助长冲突的根源。

除开冲突之外，人员流动还有其他各种原因。目前的移民趋势是经济困难、环境恶化、粮食和水资源短缺等深层原因的表象。从本质上说，这些都是不同形式的无论是经济、环境还是社会方面的不可持续性。在这些情况下，首要解决办法是执行《2030年议程》，同时安理会可发挥重要的支助作用。《2030年议程》不改变任何机构的权威。因此，没有必要加强分隔线。相反，各种威胁之间相互关联的性质，将要求我们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为巩固这一认识和改变我们的观念，进行这样的辩论是有助益的。然而，要真正改变我们的方向，我们必须将言词化为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埃塞俄比亚代表发言。

阿莱穆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高兴地看到你主持本次非常重要的

的会议。我还要感谢你提供一份极佳的概念文件（S/2015.845，附件）。

我们向法国、俄罗斯、黎巴嫩、伊拉克以及所有受到最近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影响的人表示慰问。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国际社会能够做些什么来确保开展同我们面临的挑战相匹配的更大合作——超过我们知道在恐怖主义阵营内存在的合作和协调水平的合作？这才是问题。

当我们各国领导人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时，他们充分认识到，没有和平与安全，就不可能实现这些普遍性的、雄心勃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他们还坚信，若不确保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消除冲突根源并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这一强烈的政治信息因和平行动审查结果、建设和平架构审查报告（见S/2015/490）以及关于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全球研究而得到加强。所有这些审查都就若干问题达成了一致，而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处理机制分散造成的问题。

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不再是一个理论性辩论的问题；它是一个实际问题。如果我们要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我们就需要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正因为如此，在争取建立一个和平与包容的世界的努力中，整个联合国系统、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会员国等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协同增效关系和保持协调一致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当然都知道这一点，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也一直在这样说，但缺乏的是采取具体行动来改变我们的行事方式，以便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认为，有些事情，安理会在其权限范围内，在不适当地侵犯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关和机构的权限的情况下可以去做，而且实际上也应当去做。不了解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就不能有效地处理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以及建设和平与冲突后重建等问题。较少地一味关注管辖权和地盘，更多地强调开明的自身利益，这样做可能会奏效。在这

方面，我完全赞同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今天上午所说的这番话：“通过克服短视的地盘之争，我们不仅会提高本组织的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建立本组织来帮助的各国社会提供更有效的支助。”对安理会来说，此话含义非常明确。安理会在进行审议和作出决定之前应当了解情况，为此要透彻分析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且安理会通过其可用的各种工具为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而采取的行动应当反映这一重要动态。我认为，这将在把我们的言词化为行动方面起作用，并且会有效地应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多方面挑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德国代表发言。

席布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们非常欢迎本次关于安全与发展之间联系的极为适时的辩论会。安全和发展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这是老生常谈。没有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长期和平与稳定，反之亦然。这正是为什么正如为本次辩论会编写的极佳的概念说明（S/2015/845，附件）正确指出的那样，“打破界限”对联合国系统来说如此重要。现在是联合国系统所有部门重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相应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使联合国适合目标不仅事关提高效率、增强能力及简化程序，而且还事关改变思维方式。我要强调当前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的三点。

第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的通过是一项真正的全球成功，特别因为我们克服了全球进步面临的一大障碍，即我们倾向于认为，世界分为北方与南方，发展和进展是一条单行道。通过《议程》后，我们使人们对改进协调性和采取全面办法以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寄予厚望。顺便指出，这也适用于联合国系统。我将只举一个例子。要想如《议程》所载的目标16中承诺的那样减少一切形式的暴力，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系统其他部门之间就必须开展新形式的合作。

第二，正如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大会高级别周期间所强调的那样，人权、和平与安全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必须在联合国系统内根据这种情况加以处理。粗暴和有系统地侵犯人权的行为往往是冲突的根源，也是人们逃离家乡的主要原因之一。将人权任务纳入维和特派团任务授权，并使这些任务多年来变得越来越全面，是一个重要步骤。但是，我们需要思考，我们如何能够更有系统地这样做，我们如何能够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联合国系统许多部门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顺便指出，明智的人权政策是防范危机的最佳手段之一。

第三，我们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难民危机中。有6000万人逃离家园。单在德国，我们预计今年会接收100多万难民，而且今后会更多。如果我们要应对这一局面，我们就必须在国家、区域以及当然还有全球等层面制定办法。这一危机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包括武装冲突、缺乏善政、贫穷或普遍无望维持生活等。难民担心自己的生命，因为战争摧毁了他们的家园。其他人逃离是因为他们在国内由于信仰和生活方式而受到迫害。联合国系统是全球对策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有数以千计的人致力于帮助难民并改善原籍国和过境国的生活条件。

我们非常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际移民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无数其他组织作出不可或缺的出色努力。但是，我们必须更好地将它们的工作结合起来。我们需要改变看法，注重什么是有必要、也就是说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注重此事属于谁的权限。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到安全理事会，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照旧”不能解决问题。

最后，还有更多例子突出表明，必须共同解决安全与发展问题。让我们利用联合国各种各样的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其影响将相辅相成。积极的经济前景和可持续发展将带来更大的稳定，从而最终带来和平与长期安全。安全局势稳定是经济活动及

最终繁荣的先决条件，而繁荣符合所有人的最佳利益。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爱沙尼亚代表发言。

于尔根松先生（爱沙尼亚）（以法语发言）：我首先谨向星期五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我最深切和诚挚的哀悼。我们也向法国人民和其他遇袭国家，即黎巴嫩、伊拉克和俄罗斯表示哀悼。

（以英语发言）

我深为感谢主席国联合王国组织召开这次及时的辩论会。我也要感谢秘书长、瑞典常驻代表和Bouchamaoui女士的发言。

爱沙尼亚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的发言。

我们欣见今天辩论的议题，它非常准确地把联合国系统的三大支柱即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相连。和平与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前提条件。冲突和暴力破坏几十年的发展成果。同时，没有发展和人权就不会有持久和平与稳定。武装冲突的风险和危机、被迫移徙、经济疲软、政府腐败、教育落后、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仅举几例——密切相连，需要全面解决。

正如我国总统在今年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辩论中指出（见A/70/PV.8），最近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明确承认和平与安全、发展及人权之间的联系。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让所有人均可诉诸司法和在各级建立有效、可问责和包容的机构，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只能建筑在法治的基础上，必须尊重财产权、言论和媒体自由、开放性政治选择和司法机会。建立可靠的机构也是容易发生或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实现发展、稳定与和平所需要的变革的核心内容。防止和应对暴力和冲突的后果，

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贩运和对可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非法资金流动，离不开法治。

我高兴地看到，安理会在采取更具前瞻性的方针。我们必须加大对预防冲突的投资。危机一旦爆发很难加以制止，往往变成武装冲突。从任何意义上讲，防止暴力冲突升级比较容易，成本更低。安理会可在预防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摆脱发展、安全与人权三大支柱各自为政的局面对于支持预防工作至关重要。

安全理事会加大了对建设和平的重点关注，以减少暴力复发的风险。安理会应继续通过“前景扫描”情况通报解决建设和平的问题，确保在特派团的任务规定中顾及更长期的建设和平，加强和改革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咨询作用。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尽早处理建设和平问题。解决和平与安全和发展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包括保护人权，包括注重妇女的权利，以及妇女参与巩固和平。

虽然预防冲突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责任在于会员国，但国际机构必须尽到它们的责任。联合国系统需要在总部和在国家层面以更加全面综合、灵活和协调的方式开展工作，应对现有全球性挑战，更加注重预防和各种预警工具。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哈萨克斯坦代表发言。

拉赫梅图林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我赞扬主席国联合王国非常及时地召开本次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辩论会。哈萨克斯坦向遭受野蛮袭击的国家人民和政府表达我们最诚挚的哀悼和声援，我们与各国团结一致，维护全球安全。

许多国家接二连三地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再加上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构成对当今全球和平的最突出威胁。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行动造成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因此需要由联合国带头和会员国参与，在所有领域实施大规模、多层面战略。

我国代表团建议，联合国召开一次国家元首级和平与安全峰会，以制定现代手段打击和消除冲突、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根源。我们需要加强预防性外交和建设和平，并配之于政治调解、法治、人权、民族和解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辅之以提高公众，尤其是青年对极端组织招聘危险的认识。还必须促进和平文化，哈萨克斯坦的做法是促进族裔间对话，建立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和主办三年一次的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

暴力和流血事件升级令人震惊，必须寻找新的应对方法。因此，今年9月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见A/70/PV.13），提出了一些建议。今天，我提请考虑这些建议。

首先，我们的重点必须从常规的冲突预防和冲突后恢复转向会大大消除或减少战争和冲突威胁的新发展战略。因此，他提议在2045年全球战略倡议下发起一个全球发展新趋势。第一步可以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制定一个题为“新的未来”的概念，即实现核、能源、水和粮食安全、相互理解、建立信任和实施迫切的改革。

第二，我们提议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转变成为一个全球发展理事会，由大会选出的会员国和所有联合国专门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组成。它将成为一个全球经济的监管机构，促进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第三，哈萨克斯坦愿意组织一次最高级别的联合国国际会议，旨在重申国际法和善治的基本原则，以防全球性机构和国际法的作用弱化。

第四，哈萨克斯坦提议建立一个联合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全球统一网络，作为秘书长即将提出的打击恐怖主义全面行动计划的成果。

第五，联合国系统、安全理事会、政治事务部、维持和平行动部、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必须与区域性结构紧密合作，按照上述建议找到全面战略解决方案。应加强联合国系统、国际和区域结

构、议员、宗教领袖、媒体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协调，共同参与全球协调努力。目的在于全面建设国家能力，每一个阶段都有妇女参与。我们还必须争取采用人类安全的更大概念，从国家安全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安全。

最后，我国随时准备成为更大的多边行动中的可靠合作伙伴，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比利时代表发言。

弗朗基内特女士（比利时）（以法语发言）：首先，比利时同其他国家一道，对法国和法国人民表示同情。

经验和事实揭示，在和平与安全和包容性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第 2171（2014）号决议和1月19日主席声明（S/PRST/2015/3）确认这一相互依存关系，强调需要制定全球综合方针解决冲突根源和防止冲突。这特别意味着加强法治和机构，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消除贫困和排斥，促进善政和民主，鼓励政治和宗教宽容。

安全理事会对于必须以综合方式处理安全、发展和人权问题的想法并非无动于衷。然而就预防冲突和建立持久和平而言，结果仍然是有争论的。危机显著加剧及其性质使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危机的严重性和我们对预防冲突的关注。在叙利亚、利比亚、中非共和国或南苏丹，冲突已陷入胶着状态，每过一年，冲突就变得更为复杂，这势必给这些国家的未来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和威胁。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冲突的预警信号，不仅包括严重的侵犯人权现象和煽动不容忍、仇恨或激进化的语言，而且也包括社会、经济和宗教边缘化。

联合国可使用极佳的预防工具，比如秘书长的斡旋和他的特使、资深调解顾问待命小组、和平与发展顾问、区域官员、防止灭绝种族罪行和保护责任问题办公室以及“人权先行”倡议。此外，联合国能更好地利用在实地的重要工作人员，比如和平特派团、国家工作队、人权官员及人道主义小组

等。最重要的是，这个系统必须更前后一致地行动以防止冲突，在风险分析和行动层面都是如此。因此，我们欢迎强调秘书长在关于执行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的这一观点（见S/2015/446）。

安全理事会通过侧重于预防或收集信息的实地访问，并通过对来自实地，包括来自传统渠道以外的信息给予必要的关注，可以提高对和平、安全、发展和人权之间相互联系的认识。应该更经常地听取民间社会的意见，包括在阿里亚办法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加重视建设和平委员会提供咨询的作用，比如为处于过渡期的国家或不再被视为紧急的局势提供咨询。目前对建设和平架构的审查使我们有机会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为此，我欢迎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今天与会。

如果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能达成共识，我们的预警和预防机制将化为泡影。比利时支持由法国、墨西哥和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牵头提出的倡议，在大规模暴行的事例中自愿限制使用否决权。

最后，定期呼吁安全理事会尤其在安全和司法部门确定关于加强机构和法治的任务授权。安全部门改革确实是稳定和平、建设和平和预防冲突的一个决定性组成部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进程，需要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承诺。因此，比利时欢迎通过第2151（2014）号决议，并呼吁安全理事会确保其后续行动。

正如已在安理会谈到的那样，每一个冲突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普遍的现成解决方法，但至关重要的是让人们认识到，要实现可持续的和平与安全，就需要坚定地致力于预防。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斯洛伐克代表发言。

鲁日奇卡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对最近发生在巴黎、贝鲁特、巴格达和世界各地许多其他地方的残暴恐怖袭击的受害者表示

声援。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消除分歧，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打击各种暴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及基于仇恨的残暴行为。这是我们首要的任务。

斯洛伐克感谢主席国联合王国倡议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侧重讨论维持和平与安全并通过促进和平社会来实现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我还谨感谢潘基文秘书长、瑞典常驻代表斯科格大使和Bouchamaoui女士分别所作的发言。

尽管我们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但我要以本国代表的身份补充几点。

没有人再会怀疑安全对于发展的重要性及发展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的作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使我们能创建一个把和平、有包容性和安全的社会与发展努力联系起来的连续体。将目标16及相关指标纳入2015年后发展议程，反映了人们日益认识到和平、安全和善治在传统发展模式中的重要性。正如这次辩论会的概念说明(S/2015/845, 附件)所概述的那样，我们充分认识到，有必要更深入地理解贯穿于安全/发展领域的共同目标，并需要在安全和发展领域采取联合行动。支持安全部门改革是连接安全和发展领域的共同目标之一。

斯洛伐克和南非作为安全部门改革之友小组共同主席，在一般性辩论期间组织了一次高级别活动，讨论发展和安全部门之间的联系。我们特别研究了目标16的通过可能对安全部门改革造成的影响。这次会议的成果和建议已提供给所有会员国。斯洛伐克欢迎8月份尼日利亚担任主席国期间举行的、聚焦进一步执行第2151（2014）号决议的安全理事会会议（见S/PV. 7508）。作为最近一些讨论的结果，我要提出三个要点和建议。

首先是过渡和国家自主权的问题。成功的安全部门改革将使不稳定和一再发生暴力循环的局势能过渡到稳定、机构发展和成熟的道路。正如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报告（见S/2015/446）所概述的那样，我们应该更加有效和前后一贯地实施

政治战略，支持自主提出国家愿景并充分致力于实行消除冲突根源的改革。

第二是能力建设。为了巩固对安全部门改革的承诺，发展伙伴需要随时准备支持机构的定向能力建设和对安全部队的培训，包括加强部队对人权规范和义务以及与性别平等相关的问题的认识。支持前战斗人员重返社会是一项巨大挑战，目前仍是一个存在差距的领域。近年来，发展伙伴已从这个领域撤出。

第三是伙伴关系。我们欢迎在加强特别是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之间在安全部门改革方面的伙伴关系中所取得的进展。今后我们应该确保，当需要采取协调行动来支持联合国系统外的伙伴关系和一致性时，安理会应更密切地参与进来。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和马里就是例证。我们时常着手提高能力和强化机构，但却没有支撑这些举措的政治战略。在安全部门改革领域，这会对民众和社区的安全造成严重后果。

最后，我要赞扬联合国安全部门改革工作队的工作，它把本组织的安全部门和发展部门聚集在一起，共同制定协调一致的联合国战略。我们在10月份在纽约举行的关于安全部门改革的高级别活动上得出结论，机构间工作队的工作应该通过安全部门改革的国际执行网络得到加强和补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克罗地亚代表发言。

德罗布尼亚克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在谈论今天公开辩论会的主题之前，我想对所有遭受最近发生的恐怖袭击影响的人表示深切慰问，对在法国、黎巴嫩、伊拉克发生的、以及俄罗斯民航飞机坠毁造成的大量人员死亡表示哀悼。

首先，请允许我赞扬主席国联合王国举行本次非常及时的公开辩论会，这肯定了和平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克罗地亚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做的发言。我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补充一些简要意见。作为一个曾经驻有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和平行动之一的国家，我愿根据我国的经验谈以下几点意见。

没有和平，就不可能实现和保持真正和全方位的发展；没有司法，就不可能实现和保持和平；而没有尊重人权与法治，无论是和平、发展还是司法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这种关联甚至在最高政治级别都常常受到肯定，然而，现在依然缺乏一种连贯、全面以及可行的做法来处理各种危机局势。显然，如概念说明（S/2015/845，附件）所述，必需打破各自为政，围绕联合国的所有三个支柱作出共同努力。必需充分理解不仅是每个支柱的复杂性，而且要充分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与潜力。

新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不只是一种新做法的最好起点，而且也是如何实现它的一个蓝图。关于维和行动、建设和平架构以及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三个重要审查进程必须侧重于和平、发展与人权之间的关联，而不仅仅是操作层面的改进。它们应该为一种范式转变奠定基础。在国家内部各主要利益攸关方之间，而且与国际伙伴之间，都需要建立起开放、包容以及有效的伙伴关系。这包括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私营部门以及发展组织等其它可持续发展利益攸关方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理解冲突的根源对于预防冲突、建设和平以及保持和平至关重要。为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可以更好地利用现有的见解与分析意见。在这方面，我们想到的是，应该加强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人权理事会的合作。我愿强调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的重要性与潜力。鉴于其组成和授权，特别是通过它把相关区域和国际行为体召集在一起的号召作用，建和委可为安理会的议事与决策带来新的视角与建议。

显然，我们急需更多地侧重于预防冲突。当前冲突与战争数量之多及其巨大的人员、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成本显然凸显出这种紧迫感。仅举数例，正如我们从当前的移徙和难民危机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赤贫、社会不公或排斥、对自然资源不加控制的开发、青年失业、缺少保健与教育等基本服务可成为冲突的动因和不稳定的源头，可造成远远超出国家边界以外的严重后果。

因此，对于《2030年议程》及其各项目标与具体目标，我们必须不仅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而且要将其作为对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推动者来看待。这是我们应该从今天的重要会议中得出的重要信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厄瓜多尔代表发言。

卢克·马尔克斯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愿向法国政府及人民、特别是向上周五夜间巴黎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事件受害者的家属以及黎巴嫩和俄罗斯政府及人民最近几周遭受的悲剧表示最深切的慰问与声援。厄瓜多尔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消除贫困是人类的一项道义要务，因为有史以来贫困第一次并非因为缺少资源，而是因为存在变态和排斥性的制度而造成的。我们认为，消除贫困的最佳战略是缩小社会、经济、领土、环境以及文化上的差距。在这方面，不平等—有些人挥金如土，而其他人则困苦不堪—是对我们人类尊严极大的侮辱，是冲突最根深蒂固的原因之一。

显然，联合国立足的三个支柱—发展、和平与安全以及人权—彼此关联。旧金山会议的谈判者认识到这一现实，因此为本组织设立了促进这三个支柱的不同机关。为此，成立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研究和报告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保健以及其它相关问题上的国际事务。成立了安全理事会，会员国交给它的任务是担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大会这个普遍参加的机构可讨论《联合国宪章》涉及的各种相关问题或者与《宪章》

所设任何其它机关的权力与职能有关的问题。这项创始文件界定了各主要机关各自的任务，概述了它们之间合作与协调的机制。

因此，厄瓜多尔代表团再次表示关切的是，安全理事会又一次试图处理根据《联合国宪章》，应该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或大会及其附属机构处理的问题。安全理事会这种愈发明显的趋势违反了创立本组织的原则。安理会声称处理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些问题属于其它领域，安理会侵犯了其它联合国机关的权利与特权，最终，这不仅没有加强、相反是削弱了我们的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拉圭代表发言。

卡里翁夫人（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联合王国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举行本次对于乌拉圭至关重要的公开辩论会。

我还谨感谢潘基文秘书长、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奥洛夫·斯科格大使以及突尼斯工业、贸易以及手工艺联合会的Bouchamaoui女士的通报。

妥善思考联合国的三个支柱一和平、安全以及发展一对于应对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主要挑战至关重要。冲突的多层面性和国家稳定面临新的越来越多的威胁，要求我们采取顾及不同国情、能够为复杂局势提供现实可行和可持续的备选方案的协调一致的对策。我们相信，许多情况下，这些冲突的结构性原因植根于对抗、历史上的紧张关系以及对自然资源控制权的争夺、族裔争端和划定不符合当地实情的人为界限。同样，治理薄弱、腐败、对缺乏机会的日益不满以及国家间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也是决定性因素。

分析和确定冲突的根本原因以及应采取什么行动来减少这些根源问题，这是最好和最有益的预防办法。如果我们不作出更大努力来防止各国人民死于可预防的原因，采取紧急措施消除世界上的饥

饿，并且尊重人权，不以种族、性别或宗教为由进行歧视，就无法保障国际安全。赤贫、饥饿、排斥以及获取保健、住房以及环境卫生受限，这些只是加剧内部紧张和挑起冲突的一些因素。不过，我们认为，即便这些因素自身没有导致武装冲突，但国际社会也负有重要责任并应发挥重要作用，以便消除这些因素，并且促进建立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力，并确保其人民的基本人权获得尊重。

建立有效、问责和透明的机构，保护基本自由以及加强安全部门是包容性和平社会的一些主要要素，而这些领域存在的缺口确实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如果不解决冲突根源问题，重建努力注定将仅只是表面的，无法持续。考虑到这一毋庸置疑的事实，至关重要的是应增强国际努力，以便支持最需要帮助的国家，并且鼓励制订中长期国家发展战略。在这方面，国际合作的作用对于满足即期需求和建设可持续发展能力来说尤为重要。

出于这些原因，乌拉圭坚信，安全与发展紧密相联。因此，在作出安全努力的同时，必须在尽管与安全没有直接关系但对其具有不可否认影响的领域加强采取行动。联合国系统的每一个部分都必须发挥其作用，而且，如果我们要取得最大成效，就必须尊重各个部分的责任，并且通过民主和透明的方式考虑它们的需求。

在作出这些努力的同时必须采取措施，以便在冲突所涉国家巩固并视情况需要改革安全部门，同时加强其体制、司法系统以及法治。联合国的作用是国际社会在这方面能够提供何种合作和支持的关键所在。我们还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应强调指出，必须确保这些领域的目标可以实现、可信并且明确。同样，建设和平需要的不仅是加强机构、善治以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还需要一个有成效的系统以及能够支持在其它领域取得成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乌拉圭作为一个主要部队派遣国，对建设更有力、更有包容性和更有复原力的社会能够在实地产生有力积极影响有切身感受，我们还认识到，必须制订一项以人权和预防和解决冲突为重点的政治愿景。我们还认为，妇女可以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我们还愿强调，必须确保把妇女切实纳入和平协定框架和建设和平进程。

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我们在道义上更有责任展现新的政治意愿，并且对和平作出新的承诺。叙利亚和伊拉克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最近在贝鲁特和巴黎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以及博科圣地组织行动造成的人员丧生，这些都迫使我们致力于为成百上千万平民提供支助。他们要求我们拿出答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亚美尼亚代表发言。

姆纳察卡尼杨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为今天的辩论会选择这一议题。这一议题是及时的，反映了对于联合国系统巩固为促进其活动三大支柱所作努力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想法。

目前提出供我们集体评判的想法强调，我们面前最重要的目标是创造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合力、一致性和协调。毋庸置疑，现在需要这种协调一致。最近三项对我们的建设和平架构和和平行动的审查明确指出了这一点。相关行为体的活动往往明显各自为政，有损本组织相辅相成、相互关联和不可分割的主要目标，即其三大支柱的可持续性。当然，承认和寻求实现这个目标确实不是新问题。我们希望，当前审查合力、一致性和协调这些长期目标的努力将取得切实成效。当然，我们肯定并赞扬迄今取得的进展。我们欢迎在联合国内部作出集体努力，以便发展立法和业务能力来促进协调一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展。

但是，在强调取得实效这个目标的同时，我们必须强调，必须在有关局势的早期阶段就进行预

防，如果得不到解决，这些局势会导致冲突、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和特别是暴行罪。秘书长在其报告（S/2015/730）的结论部分明确和雄辩地指出，把预防冲突作为我们的重中之重是最务实和成本最低、收效最好的办法。我们完全赞同这一意见，但是当然，最终撼动联合国系统良知的是冲突造成的人的代价。用秘书长的话来说，现在人们已经接受的一个事实是，我们已经打赢了有关预防冲突的舆论战。我们有可能在较早阶段察觉冲突局势，这也是一个事实，因为这些局势往往是对长期存在不公正、歧视以及剥夺权利的行为作出的反应。它们都是冲突根源的主要体现。

这是我们的经验之谈。预防冲突的人权方面应成为整个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安理会的主要重点。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可以从自己在妇女、和平与安全这个具体问题上发挥的值得称道的领导作用中汲取有益经验。其中一个结论意见可能是，所有人权都视乎安全而定。事实上，审查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专家咨询小组对包容性社会做了有益和详尽的分析（见S/2015/490）。民间社会对预防冲突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从国际角度来看，预防冲突爆发或重现还需要转换思维。评估任何冲突局势的根源和讨论将要采取的行动绝不应孤立于具体情况，这些情况涉及各个国际行为体的多重利益，这些利益不一定是一致的。从我们自身的具体经验来看，我们看到为破坏国际调解努力而有系统滥用国际体系和操纵利益、择地行诉以及有选择性地诠释国际法等做法。

国际社会巩固和平努力，这是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期望实现和不可或缺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否可以在所有局势中实现并可延续，这是一个主要挑战，因为其核心问题是会员国是否有根本能力来为更广泛的和平努力克服狭隘的利益。显然目前亟需在预防冲突方面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但是，我们是在不断恶化的国际背景下讨论预防的作用，其结果是较小的国家最容易受到影响。必须提醒安理会

的是，各国赋予它的权力是为了让它能够促进所有人的和平与安全。

就在今天的辩论会举行之前，法国人民遭到恐怖主义的残暴行径。这些行径的残忍程度令我们感到震惊和不安。我们对受害者表示哀悼，并向我们的兄弟姐妹——法国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恐怖主义长期存在，表明国际社会在不受国际规范和法律管制者面前的脆弱性。冲突形势目前发生的改变对预防模式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与以往一样，我们需要团结，并且紧急采取解决办法。我们欢迎秘书长努力在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领导下制订专门工具。

亚美尼亚一直坚定支持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特别顾问与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一道提出了一项重要的预防工具，即暴行罪分析框架。由亚美尼亚提出的人权理事会第28/34号决议适当反映了这项工具。特别顾问及其办公室为查明新出现危险作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办公室对整个预防制度来说不可或缺，因此应当得到持续支助，以便加强其能力。

最后，预防冲突的区域背景需要得到广泛承认和支持。

分工、协调以及不重复努力和活动都是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中有效利用区域组织能力的基础。以我们而言，就有一个证明此类区域努力的良好例子。亚美尼亚一贯欢迎国际社会、联合国和秘书长向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提供支持，协助和平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罗马教廷常驻观察员贝尔纳迪托·克雷奥帕斯·奥扎大主教阁下发言。

奥扎大主教（罗马教廷）（以英语发言）：首先，罗马教廷代表团对巴黎、贝鲁特和其它地方恐怖袭击的所有受害者表示深切慰问。我们心系所有哀悼者，并为他们祈祷。方济各教皇9月25日向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申明：

“战争否定所有权利，并对环境造成剧烈冲击。如果我们想要为所有人实现真正的综合人类发展，我们就必须作出不懈努力，避免国家间和民族间战争。”（A/70/PV. 3，第5页）

联合国确认，发展、和平与安全以及人权紧密相联，并且相辅相成。这一申明掷地有声，使这一联系成为建设和平与维持和平的指导原则之一。会员国刚刚通过了载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此表明，它们决心：

“推动创建没有恐惧与暴力的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没有和平，就没有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和平”（大会第70/1号决议，第2页）。

如果我们要成功地避免今世后代遭遇暴力祸患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就必须把这项协商一致的决定转变为现实。对千年发展目标进行的评估显示，冲突中国家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远远落后，而且实际上，许多国家出现了倒退。这充分说明，只有在和平社会才能实现蓬勃发展。必须在实地把在原则层面对这一事实获得的认识转化为采取共同办法来建设和平、维持发展和促进人权。要想避免各自为政，有关认为发展、和平与安全以及人权往往相互叠加和同时出现的这一见解必须在联合国各机构在实地开展业务的方式中具体表现出来。

官方发展援助数据和维和预算显示，冲突不仅给民众带来不可忍受的负担，而且还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压力，包括从财政上讲。能够帮助预防冲突的发展项目必须首先得到落实，因为它们能够实质性地减少未来在维和行动中出现的开支。同样，一旦局势开始稳定下来，就应尽快将花在维和行动上的资源转用于发展项目。即使安全理事会的目标不是发展本身，但它可以帮助为发展调集资源，将此作为其和平与安全目标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罗马教廷要强调基层运动、宗教组织和地方社区在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若无它们的支持，国际社会就很难建设和平和制止

冲突。它们的力量不在于物质资源，不在于科学知识，也不在于政治权力，而在于它们扎根当地、为个人和社会提供服务的力量，在于它们有能力造就和培养能够激励采取具体行动、同个人和社区建立亲密关系以及召集人们为某种比他们自己更伟大的事业共同努力的领导人。然而，它们如果表现出偏见，乃至成为冲突当事方，也可能成为和平的重大障碍。

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不像制止正在发生的冲突那样激烈和紧急，但它们确实要求比制止战争和内讦要求的甚至更大的关注、承诺以及有时还有更多的资源。它们要求锲而不舍的精神、长期愿景和承诺。它们通过数以千计的日常行动得到巩固，这些行动是公正与和平的社会的组成要素。当领导人和民众都为共同利益而超越自身利益、反对复仇精神并走愈合创伤和实现和解之路时，它们就会得到实现。这些因素支撑着一切争取实现可持续发展、持久和平以及更加尊重人权的社会的努力。若无这些因素，单靠军事干涉和维和特派团是无法消除冲突根源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大韩民国代表发言。

韩忠熙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团召开本次关于安全、发展及冲突根源问题的及时公开辩论会。实际上，今天，在11月13日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寻找冲突根源似乎十分切合实际。我要借此机会向受害者家属及法国人民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深切哀悼和慰问。

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的是，我们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新办法来应对和平面临的不断演变的威胁。联合国必须脱胎换骨，以便适合于目标，并找到办法，以灵活敏捷、协调一致的方式应对冲突，同时要始终关注冲突根源。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安全理事会认识到有必要重新审视确定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这一根本挑战。我们赞同秘书长的感觉；他指出，建设和平必须是一条贯

穿于我们从冲突开始到结束整个期间采取的一切行动的主线。

大韩民国亲身体会到和平与安全与发展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之后，联合国韩国重建局帮助稳定了我们因战争而支离破碎的国家，并提供了亟需的救济。今天，大韩民国既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部队，也向这一行动提供摊款。仅今年，我们就为冲突后重建出资750万美元，向脆弱的冲突后国家提供复原所需的援助。

我国代表团要强调以下三点，以求为今天关于安全与发展问题的讨论作出贡献。第一，应当更加注重建设和平，因为建设和平处于安全与发展的中间环节。联合国建设和平机制于2005年建立时，其具体目标就是应对弥合安全与发展之间差距这一挑战。我们今天——也许比10年前更清楚地——认识到的是，应将建设和平概念理解为不仅包含努力防止再度陷入冲突，而且还包含努力防止陷入冲突。

越来越多地强调预防，在冲突爆发前、冲突发生期间和冲突结束后加以预防，要求安全理事会更好地了解从冲突中恢复所需的重建和机构建设努力，并支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恰恰是建立建设和平委员会这个安理会的咨询机构来做的事情。安全理事会在正式和非正式审议中必须更积极和更频繁地寻求建设和平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最近倾向于邀请建设和平委员会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看法的趋势。

第二，我们感到，特派团取得成功的关键是有明确界定的任务授权。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好地制定任务授权，以便更清楚地阐述特派团的行动目标，并使这些目标同现有的地方现实和利益攸关方保持一致。一个解决办法可能在于目标相互交织的联合国各机构之间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改变各自为政的劣习，可有助于预防冲突的努力，利用各方专长更好地认识问题的性质，同时寻求加强与各种利益攸关方的协调。更频繁地举行公开辩论会和阿里亚办法会议可能对这方面有帮助。

安理会还应该致力于改进工作方法，采用更具包容、有效和透明的方法。就此，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认真考虑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建议（见S/2015/446），特别是需要建立循序渐进的任务授权做法，使安理会能够以更有针对性和更切合当地情况的方式作出反应。

第三，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应该努力加强与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非盟）的合作。与区域利益攸关方密切磋商，可提供早期预警、冲突分析和对一个特定地区具体动态的洞察。加强与区域组织如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是近期在首尔举行的有关执行高级别小组建议研讨会上强调的问题之一。与会者指出，应该把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现有的临时性合作发展成为一种更具战略性和制度化的关系，并且有可能为经安全理事会核准的非盟特派团提供帮助。正是考虑到这一点，9月大韩民国再次承诺加强我们与非洲联盟的合作，增强它维持和平的能力。

最后，我们认为，现在是解决冲突根源的最佳时机，因为目前正在同时进行三项审查，即有关建设和平架构、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的审查。如果做法得当，可产生合力，可能改变联合国执行维护和平与安全任务的方式。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将在明年5月举行的联合国和平与安全高级别辩论，旨在会员国中间营造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发言。

佩尔卡亚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国联合王国召开这次及时的公开辩论会。

印度尼西亚赞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们惊悉，国际社会再次面对上周五巴黎发生可耻的恐怖行为，造成无辜生命损失，给法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悲伤。印度尼西亚同其他会员国

一道谴责这种懦夫行为，并对法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

现在，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和平解决争端和预防冲突。此外，所有会员国都亟需采取全面办法和建立伙伴关系。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欢迎维持和平行动高级别小组的最新报告（见S/2015/446）、秘书长题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未来：执行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各项建议”的报告（S/2015/682）、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与预防冲突的报告（S/2015/730）和建设和平架构审查专家咨询小组的报告（见S/2015/490），其中都明确强调用政治办法解决冲突、调解和预防冲突。我们也赞同上述报告以及今天的概念说明（S/2015/845，附件）强调统筹处理的办法，决不能各自为政，把发展与和平与安全和人权隔离开来。

事实上，印度尼西亚支持整体解决办法，而且一直在区域和多边层面如此主张。我们坚信对话、和平政治进程和公平发展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本身已经因此直接获益。如果我们不采用这种综合与人民自主的办法，一度动荡不安的我国亚齐省就不会实现稳定与和平。

虽然我国代表团赞同今天会上许多国家的热情，以及在最近的第四委员会辩论中强调预防和全面努力，提高联合国机制的灵敏度，但我们也强调安全理事会有效运作的需要。安理会必须全力捍卫司法、国际法、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的原则。

关于安全理事会如何进一步努力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以形成更全面的努力的问题，我国代表团愿补充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注意到，没有人反对需要用整体方法促进和平与安全。安理会也强调这种做法，令人倍感鼓舞。联合国所有主要机关及其附属机构都有各自的任务授权。它们在各司其职，同时相互并与外部利益有关方包括相关区域组织协作与合作时，

最为有效。任何促进可持续和平、防止武装冲突的努力应尽可能利用整个联合国系统的长处。

在这个背景下，印度尼西亚欢迎建设和平架构审查咨询专家组提出的两项建议。大会在今后四年期全面政策审查中应具体侧重维持和平，审查联合国系统在综合发展、人道主义、和平与安全行动方面的成功之处。秘书长应考虑设定目标，把和平纳入与秘书处所有相关部门和联合国其他实体负责人的业绩合同。

其次，联合国各平台未来对上述报告的政府间审议将为各成员国提供宝贵机会，能够重新评估联合国系统缔造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方面的工作，探讨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它们各自的智慧和经验，以帮助促进国际和平与福祉。

第三，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世界各国领导人明确强调消除贫困是新议程的总体目标，必须综合所有各级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在这方面，可持续发展目标16强调创建和平与包容的社会。因此，执行关于加强执行手段，恢复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活力的目标17，再加上高级别政治论坛在目标审查框架中发挥作用也是关键，以拱托全面且支持得当的努力。

最后，印度尼西亚重申，支持和采用以原则为基础的良好范式，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和解决冲突，包括解决冲突根源的根本重要性。我们准备为联合国系统和相关利益攸关方提供支持，帮助促进用有效的办法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发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穆尼尔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在谈今天会议议题之前，我们谨就最近发生可恶的恐怖主义袭击，造成宝贵的生命损失，向法国、黎巴嫩、伊拉克和俄罗斯人民和政府表达我们的深切哀悼。

我们感谢主席国联合王国召开今天的辩论会，并为讨论提供有用的概念说明（S/2015/845，附件）。我也要感谢秘书长今天上午所作深思熟虑的发言。

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之间的关系确实不可分割。事实上，缺乏发展和不尊重人权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然而，如果没有和平与安全，发展缺乏和人权遭到侵犯是必然的事。我们必须研究这三根支柱之间的联系，同时我们认为，如果要实现发展目标，如果要尊重和保护人权，和平与发展就是先决条件。

安全理事会的职责是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确保国家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是各个主权国家的责任。因此，但凡遇有缺乏发展和缺少理想人权状况的情形，主要责任也在会员国身上。

安全理事会就国家层面的发展与人权问题发表意见，将超出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授权。我们认为，应避免安理会越权处理这些问题的情况，原因如下。

第一，存在负责监管涉及发展与人权问题的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机构。它们更适合于视情况需要采取措施。如果安理会要开始承担这些责任，受权处理这些问题的联合国机构将失去其相关性和重要性。

第二，上周我们在大会审议安全理事会的年度报告（A/70/2）时，我们得知，安全理事会去年召开了250多次会议。这还不包括其为数众多的附属机构的会议，因此，安理会无需再承担更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充其量是重复努力。

第三，安理会必须问一问自己，它的结构和工作方法是否有利于其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处理这些问题。安理会只有10个选举产生的成员。安理会的开放性、透明度和问责制继续受到广大会员国的质疑。相比之下，比如说，人权理事会是由47名选举产生成员组成的。

最后，安理会已经有很多局势待处理，而且又都与其主要任务授权有关。如果安理会要花时间处理跨领域的问题，它能够花在其直接负有责任的领域上的时间势必会减少。

巴基斯坦认为，联合国各个机构应在其任务授权范围内履行职责。确实，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在各自任务授权范围内开展工作的联合国各机构能够相互有效合作，会员国也能够继续有意义地在相互之间并与所有此类联合国机构互动交流。通过全面和统筹办法，即便解决不了全部问题，我们也是能够一道解决大多数问题的。

主席先生，我们欢迎贵国代表团想要努力促成一项主席声明，其方式是使你能考虑到会员国表达的意见。我们希望，在这项声明草案中，你也将考虑到巴基斯坦表明的看法。

我认为，我刚好在闪灯之前结束了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罗马尼亚代表发言。

任加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谨祝贺英国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及时组织了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

有超过15亿人生活在受暴力冲突影响的国家中。其中很少有国家在2015年前成功实现任何一项千年发展目标。法治、人权、和平与安全以及发展，往往被视作事实上彼此独立的概念。实际情况是，我们今天在全球舞台上面对的问题不局限于这些预先划分好的类别。贫困、不安全、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等挑战超越这些界限。

恐怖主义威胁到一个国家的核心主权，直接违反《联合国宪章》，也严重阻碍执行《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

（以法语发言）

请允许我再次就在巴黎发生的可怕恐怖主义袭击向法国表示我们最真诚和最深切的慰问。

（以英语发言）

基于意识形态杀害无辜民众，这不仅是对巴黎、安卡拉或贝鲁特的袭击，也是对全人类的袭击。因此，我们不仅应当为巴黎、安卡拉或贝鲁特祈祷，也应为全世界祈祷。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追捕犯罪者，并把他们绳之以法。

贫困不会导致恐怖主义，但是会助长恐怖分子随后加以利用的仇恨情绪。正因为如此，发展必须成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努力的一部分。确实，发展贯穿《2030年议程》的主线。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强有力联系上升到了突出位置，与此前的千年发展目标相比是一个重要变化。

我们已经认识到，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发展，没有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和平，而如果不尊重人权，上述的和平与发展都不可能有。联合国有三根支柱：如果其中一根是薄弱的，整个架构就会弱不经风。平衡是关键所在。

作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在最高层面签署的全球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应激发所有人行动起来。尽管一些国家迟迟不承认治理不善助长国内冲突和阻碍发展这一事实，但2001年至2015年这个阶段证明，以治理不善为特点的脆弱国家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存在最大困难。

我要自豪地指出，罗马尼亚与墨西哥和大韩民国一道成立了可持续发展治理之友小组。这是一个灵活的非正式论坛，目的是探讨与善治有关的问题，并且促进众多行为体相互之间的合作。

《2030年议程》把可持续目标16包括进去，由此确认，如果不在善治、包容、可持续发展和安全领域取得进展，就不可能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9月30日秘书长关于与特别政治任务相关的总体政策事项的报告（A/70/400）指出，2015年，全球和平与安全形势继续恶化，自2008年以来，重大战争的数量增至三倍。这种情况要求紧急作出全球努

力，不仅要应对危机数量不断增多，还要预防危机出现。

预防首先是会员国的责任，因此，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使命应基于综合办法，把冲突管理、预防行动和体制建设、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协调、与区域组织加强伙伴关系以及强有力的国家自主权结合起来。

从目前的情况中，我们能够看出，无管制地区和冲突后社会不仅给邻国，也给整个国际社会造成安全威胁。这也是罗马尼亚国家安全战略和欧洲联盟共同安全战略的主要结论意见之一。我们完全支持欧洲联盟此前所作的发言。

最后，《2030年议程》表明，“有志者，事竟成”。有鉴于国际秩序面临多重挑战，我们认为，一个被置于多边系统核心的有力和有效的联合国，是应对这些挑战的适当论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摩洛哥代表发言。

拉塞勒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沉痛表示，摩洛哥人民要就所发生的野蛮行径向法国表示完全的支持和声援，并且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慰问。我们要对受害者家属表示同情和支持，也要对黎巴嫩、俄罗斯和土耳其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他们也遭受了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袭击。我们对它们以及所有受恐怖主义祸患影响的国家表示我们深切的慰问。我们最强烈地谴责所有这些可憎行径。这些行径要求我们作出决定，直面我们所有人面临的挑战。

我谨感谢联合王国组织安全理事会的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这是一个贯穿各个领域的问题，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极其重要。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编写了清楚和精准的概念说明（S/2015/845，附件），其中强调了目前的挑战，并且呼吁从新的角度审视和平、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安全与稳定是发展的支柱。如果没有这些支柱，我们各国就无法改善我们的社会状况，也无法落实各自的发展举措。鉴于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变得日益全球化，各国和各国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其它领域相互影响，因此更有必要采取综合的方法处理和平与安全、发展及人权问题。目前情况表明，需要对各种传统的合作形式进行审查。我们希望，本次辩论会将使我们能够广泛审议改进传统合作形式的办法。

作为联合国会员，我们有责任确保依据《宪章》建立的联合国各主要机构之间的联系有效且能发挥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在短期内提出愿景，找到解决办法，以便我们能共同努力实现可持续和平。冲突和不稳定的各种根源众所周知，而且各国在这方面的根源往往相同——排斥、政治和经济边缘化、诉诸司法的机会不平等、缺乏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有效机制、腐败、跨国犯罪以及非法贩运，尤其是非法贩运轻武器。仅举几例。

另一方面，人们常常把建立包容性政治和经济体系、促进法治以及加强国家机构列为解决这些根本原因的有效办法。当然，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必需的，我们必须继续支持在这些领域有风险的国家。不过，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行动范围。我们必须实施我们大家都在呼吁的全面愿景。作为获得成功的手段之一，我们应当对我们的合作方式进行某些调整，不论是我们正在谈论的会员国和秘书处之间的合作，还是联合国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合作。

比如，为了向安全理事会成员提供有关发展挑战的进一步信息，安理会可考虑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参加这些讨论，或者甚至邀请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与会。考虑到开发署设有国别办事处，它是就此类问题向安全理事会成员通报情况的最佳机构。

委内瑞拉代表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在巴勒斯坦问题和摩洛哥西撒哈拉问题之间做了不可接受的比较。我们必须提醒该代表团，撒哈拉问题不是一

个非殖民化问题，而是一个事关摩洛哥领土完整的问题。安全理事会依据《联合国宪章》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第六章审议了这个问题。也许委内瑞拉并不了解，撒哈拉问题是一个由秘书长主导并由其个人特使推动的政治进程的主题，该政治进程的目的在于达成一项彼此可以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仅在过去10个月中，秘书长个人特使克里斯托弗·罗斯已五次前往该地区。摩洛哥向特使保证，它仍然充分致力于这一进程。

威胁和平与安全的还有其它因素——扩张主义、因与非法贩运者有联系而对邻国构成的威胁，以及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委内瑞拉正在危及其各邻国的安全，试图吞并与它相邻的一个联合国会员国，仅仅因为这个小国发现了石油储藏。委内瑞拉迫害邻国国民，违反了睦邻准则和作为本组织基石的尊重领土完整原则。委内瑞拉与危及区域安全和另一个邻国的领土完整 的贩毒网络有联系，国际媒体在头版对此做了报道。

自相矛盾的是，一个对其敌人构成威胁的国家竟然谈论和平与安全。如果这个国家遵守睦邻准则——《宪章》中规定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它这么做才会有道义上的正当性。重要的是，大会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在选举安全理事会成员时谨慎行事，将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考虑在内。

最后，我谨重申，必须采取综合且连贯一致的办法，来实现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发展及人权方面的各项崇高目标，而所有这些目标将人置于其关切的核心。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秘鲁代表发言。

梅萨-夸德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倡议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本组织两大支柱即发展和维持国际安全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感谢主席国起草概念说明（S/2015/845, 附件），并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首先，我们谨就法国最近遭受野蛮袭击再次向其表示慰问和声援。

《联合国宪章》列述了本组织三大根本的、相互依存的支柱下的任务，即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实现发展以及促进和保护人权。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本组织的工作应当侧重于个人和确保其包括发展权在内的各项人权，同时推动构建和平、包容性的社会，以便确保可持续发展，并且不让任何人掉队。

同样，国际社会在尽可能最高级别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现在，执行该议程是我们的优先事项，需要更新并强化全球伙伴关系，以确保有适当的执行手段。正如《2030年议程》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和平与安全，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反之，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就有危险。一方面，这意味着需要重振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其做法是采取裁军和不扩散举措，制定旨在防止冲突和军备竞赛的建立信心措施，以及拥有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工具。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在当今的武装冲突中，有许多是在存在极大结构性差距的背景下发生的。有鉴于此，当务之急是消除造成暴力的结构性原因，其中包括不平等、排斥以及基于任何理由的歧视。

因此，迫切需要实施旨在扩大社会、经济及金融包容性的政策，以便减少引发不满情绪的不平等和差距，并为建立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机会的包容各方的社会创造条件。这一点对具有族裔和文化多样性的社会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此类社会中存在较大的歧视和排斥风险。我国意识到社会包容政策有助于建设稳定、公正、和平的社会，是题为“通过社会包容促进社会融合”的大会决议的共同提案国，这项决议草案今天上午在第三委员会获得通过。

同样，《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所载目标——具体地说，关于公平社会的目标10和关于和平社会的目标16——与这一看法相一致。虽然落实这项

雄心勃勃的议程的责任在于每个国家，但是，营造一个和平与安全占上风的有利国际环境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安全理事会发挥其在促进和平方面的作用，以便我们将用于军事支出的庞大预算用来为根除贫困所需的执行手段提供资金。

秘鲁认为，消除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现象、推动尊重法治、确保人人充分和有效地享有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维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有助于实现促进和平气氛的稳定和社会凝聚力。安理会建立的许多维持和平行动的多层面任务授权就体现了这种全面愿景。因此，旨在促进发展和恢复法治的工作在这些特派团的任务授权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合国还必须支持冲突后局势中的各项发展和社会融合努力，以便通过直接消除其根源来最终打破冲突循环。因此，我国谨强调建设和平委员会在这一事业中的作用。

最后，我谨强调，秘鲁由于过去深受暴力之苦，因此现在致力于在国家一级建立和平、包容的社会。这是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途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士代表发言。

策恩德先生（瑞士）（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指出，瑞士对于最近几个星期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深感震惊和悲哀。瑞士强烈谴责这些令人发指的行径，因为它们违背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瑞士对受害者家属和所有受影响的国家表示深切的慰问。

和平与安全、发展与人权是密切相联的。这不是新观点，但我们仍然难以为我们的努力充分指明方向。在这方面，似乎有必要回顾维和行动审查得出的一个结论，即需要寻找政治解决方法来保障和平和避免冲突。瑞士欢迎有这样的机会，讨论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处理该问题不同方面的方法。我将集中谈三点。

首先，瑞士呼吁加强冲突的预防。冲突正耗尽相关国家的资源并使发展倒退。此外，为使刚刚摆

脱冲突的国家稳定下来并帮助它们建设可持续和平所作努力的开支是巨大的。降低开支，以及最重要的是，使民众免遭苦难的最佳方法就是预防冲突。加强人权和法治是安全理事会能为这一预防性议程作出贡献的方法之一。认真监测侵犯人权事件发生的背景可以作为一种预警机制，与此同时，安全理事会在这种侵犯事件发生后及时作出反应有助于迅速采纳应对措施。更宽泛地讲，安全理事会能在促进追究责任方面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比如，把具体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或对侵犯事件肇事者采取制裁措施。然而，预防冲突不仅在于工具和法律文书，而是首先在于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的政治意愿和领导作用。

第二，联合国可以使用一系列广泛的工具。至关重要的是以灵活、前后一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来使用这些工具。以这样的方式，联合国可以更频繁地进行小规模参与，同时考虑到联合国的现有能力并利用它们提供支持。包括调解、斡旋和特别政治特派团在内的这些能力也应该在机构和资金方面得到加强。我们尤其应该更好地利用建设和平架构的能力，处理冲突根源以及在实地的不同行为体之间架设桥梁的任务授权强化了这种能力。建设和平架构尤其能对适当的应对措施予以支持。

第三，联合国对于和平的承诺需要更加前后一贯。当联合国的参与处于不同形式之间的过渡阶段时，这一点尤为明显。但为了确保平稳过渡，一旦安全理事会开始审议一个国家的局势，我们就必须鼓励做到前后一致。前后一贯一定不能受任何机构或资金考虑因素的驱使。联合国的努力必须以实地需求为导向。在这方面，在实地部署前进行联合和人人共享的分析和规划至关重要。“人权先行”倡议在这方面有特殊价值，因为它使所有利益攸关方能以协调一致和全面的方式作出回应，并确保考虑到实地专门技能。最后，不仅联合国必须在这一领域负起责任，而且建立伙伴关系，比如与世界银行建立伙伴关系也至为关键。

最近几个月，我们在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等领域看到可用资源下降，而需求却持续上升。瑞士意识到，世界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包括民间、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体实地活动的空间缩小所带来的挑战。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政治事务部关于建立国家预防冲突能力的联合方案以及得到瑞士支助的警察、司法、惩教工作全球联合协调人所表明的那样，因为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长期在实地活动，它们经常能在建设和平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使我们相信，我们拥有必要的专门技能和能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加拿大代表发言。

格兰特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在开始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对最近在法国、黎巴嫩、伊拉克、埃及和土耳其受恐怖主义行径影响的许多国家的人民表达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慰问。

我相信，我们都同意安全和发展的广泛原则和冲突的根源：首先，和平是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发展本身的结果；其次，长期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消除冲突、排斥和暴力的驱动因素，这包括支持推进民主、善治和人权。

根据这些原则采取行动应从预防开始。我们已看到当危机完全爆发后采取应对措施的结果：国际系统捉襟见肘，无法充分或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投资于预防意味着在各级水平上处理冲突的驱动因素并在我们参与的各阶段树立可持续和平的观念。

加拿大认为，没有必要设置新的任务授权或机构，相反，做到这一点需要使用我们已有的各种工具；需要安理会、秘书长和联合国相关机关发挥领导作用；需要来自会员国的不断支持。

作为一个简单的初步措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治事务部、维和行动部、妇女署、建设和平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等相关机构就各国局势定期向安理会通报情况，这对于安理会的审议非常有价值。这种通报应该是综合性的，并以联合国的联合

分析为基础。我们还需要在各行为体之间建立强有力的关系，使共享信息、想法和资源成为我们活动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

正如我们从《参与脆弱国家新政》中了解到的那样，由国家主导和包容性的解决方法更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并符合具体冲突的独有特征。此外，正如被事实证明的那样，让民间社会参与进来并投资于让妇女参与各级和各阶段的活动会建立对话的文化并使和平更有可能持续。

（以法语发言）

和平协议签署以后，暴力冲突再度复发，这种情况太司空见惯了。即使一项包容性和全面的和平协议也需要是持久的并获得支持，以防遭到意外的冲击和有时是可以预见的挫折。

最重要的是，可持续和平需要的不仅是资源，而且还需要时间和决心。此外，国际社会支持一个进程的方式是会演化的。正如我们在塞拉利昂看到的那样，当问题不再由安全理事会进行审议时，建设和平委员会以有序的方式提供支助，借此实现对和平的承诺，这应该成为处理问题正常过程的一部分。

我们也欢迎专家咨询组提出建议，其目的是加大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驻地协调员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的作用。我们鼓励加强关于建设本国预防冲突能力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政治事务部的联合方案。

不管我们作出了什么承诺，没有充足的资源，联合国就无法真正有效。专家咨询组的报告（见S/2015/490）呼吁为建设和平提供可预测的资金。如何做到这一点还有待讨论，但不可否认，这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以英语发言）

本次辩论会的主题很广阔，然而我们最近确实对和平行动与建设和平架构进行了非常有用的高级别审查，并对我们能参照的第1325（2000）号决议

进行了全球审查。我们已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有赖于我们所有人努力加以有效的执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南非代表发言。

弥内尔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对上星期五经历了恐怖主义残忍行径的法国政府和人民转达南非的慰问。

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散发的关于安全、发展和冲突根源的概念说明（S/2015/845，附件）。我们还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南非赞同伊朗代表以不结盟运动名义所作的发言。我们谨以本国代表身份作几点补充。

南非充分支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论断，即，没有和平与安全，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就会遭遇风险。在这方面，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和平与安全就会继续远离我们。总的来说，当今各地冲突都源自与经济发展问题有关的争端，这些问题包括：社会经济边缘化；各国社会中资源、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均和不平等；缺少各种参与式民主进程；腐败；以及非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这些冲突愈演愈烈。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的是，应促进经济发展和善治，并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构，以便在特定国家内部调解分歧和争端，从而避免暴力冲突。

安全理事会固然需要考虑那些引发冲突的发展方面和社会经济方面因素，但安理会绝不应侵蚀其它主要联合国机构一如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一的职责，因为这些机构被交付了此方面的职责。令人遗憾的是，安理会侵蚀其它机构的职责，同时也忽视《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其自身职责。在这方面，安理会仍然没有效力，未能适当地处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西撒哈拉等地极为重要的和平与安全问题。

南非坚信，极有必要将发展方面的问题纳入冲突的预防、解决和管理以及冲突后建设和平等领域的各项国际努力。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国际社会其它成员的工作，包括世界银行作为我们集体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努力一个关键伙伴开展的工作。在所有此类努力中，东道国的国情、政策空间和具体的需求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必须为那些由国家主导的干预和发展战略提供支持，以应对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减少贫困和消除性别不平等。除了必须与一国的国家当局密切合作之外，加强与区域和洲一级机构的协作和协调，将是提升我们各种对策协同增效作用和战略连贯性的一个根本性前提。有必要借助联合国和各区域机构之间牢固的伙伴关系，不仅是利用此类伙伴在处理和应对冲突方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而且也推动旨在促进区域发展和繁荣的区域努力。这么做的基础是，人们认识到，一国的动荡和发展不足会对整个地区产生影响，而这又会对全球的稳定产生影响，因为它们提供庇护所，使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得以壮大。

因缺乏满足本国人口各种愿望的能力，各国的稳定因此越来越受到挑战。在一个日渐不平等的世界，必须加强国家的再分配能力。治理的包容性也需要解决，因为一个更加包容的治理模式更有可能防止为推进政治利益而诉诸武装斗争。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促进对话，为那些感到被边缘化者提供发声的机会，这样的民间社会非常有助于为和平解决政治纷争提供各种非暴力论坛。此外还需要实施民族和解努力，以便抚平集体创伤，消除可能导致冲突死灰复燃的复仇心理。南非亲身感受到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等机构的治愈创伤作用。我们谨鼓励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研究采用此类恢复机制的可能性。

冲突的原因一再出现，而且在各国刚刚摆脱冲突时，冲突的原因从未得到充分解决。因此，即使在暴力冲突得以解决之后，国际社会仍应继续保持关注。在此期间，巩固和平红利必须是最优先的考虑，同时应坚定地着重努力刺激经济发展。一个幸

福和繁荣的社会乃是一个和平的社会。这必须为预防性行动和可持续和平定下基调。

我们处在一个更加紧密相连和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迅速应对暴力冲突，尽管它们往往发生在世界上与我们距离较远的地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爱尔兰代表发言。

多诺霍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联合王国就这一重要议题组织今天及时的辩论会。

我同样也要代表我国，就上周五在巴黎发生的暴行，向法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我们还要对最近遭受恐怖分子魔爪之害的黎巴嫩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

上周的可怕事件是对人类各项基本自由和价值观的攻击。必须毫无保留地谴责这些袭击事件。它们更加坚定了我们恐怖祸害从我们各国社会清除的决心。

当然，这么做的关键是必须消除存在冤情和不平等的环境，这样的环境会滋生大量的恐怖主义分子。我们必须从冲突局势的根源入手，解决各种不平等和弱势问题，因为这常常是冲突局势的根本原因。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发展不足、脆弱性和冲突之间存在深刻的相互联系。世界许多地方都存在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恶性循环，必须打破这样的循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望建立和平与包容的社会，这种社会保护人权，提供稳定和繁荣的环境，并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其潜力。

正如我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不到两个月前确认的那样，没有和平，就没有可持续发展，反之亦然。实现这两个条件的前提是不加歧视地促进和保护人权。这项9月通过的协议常常被称为《2030年议程》，但是，我们应提醒自己注意其全称，即，《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议

程》的主题正是改变，即，改变我们大家所处的境地，改变我们为后代提供的未来。我们在全球面对的各种挑战巨大而紧迫，我们大家必须集体作出努力，克服这些挑战。

在当今世界，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饱受周而复始冲突循环之苦的地区。生活在这类地区中的人与那些生活在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人相比，发生营养不良的可能性高出一倍多；失学的可能性高出二倍多；其孩子在5岁之前夭折的可能性高出一倍多。这个循环仍在继续，在人们遭受贫困的同时，还存在不安全状况，这又导致进一步的不安全，并在很多情况下导致冲突。《2030年议程》中的一项具体目标承认这种生活现状—实际上，是死亡现状。它确认，减少暴力、不安全和脆弱性是发展政策的一个合理目标，而且对可持续的长期增长、稳定和减贫至关重要。世界领导人9月核可的《2030年议程》在目标16及其附属的具体目标中载述了这一目标。这是迄今对这一联系最为正式的表述，事实上，提出这种联系至今已有若干年。2011年的《参与脆弱国家事务新办法》和今年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和建设和平架构的审查都表明，必须对方案规划努力和资源进行再平衡，以支持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

《2030年议程》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确保我们不会寻求可持续发展而不处理冲突根源。《议程》还明确指出，例如，我们不能处理不平等而不处理人权问题，我们不能寻求经济增长而不承认这会给环境及稳定带来的影响。

我们正采取综合、整体的办法来应对这些重大全球挑战，我们认为，这一办法最有成功的希望。这是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致力于采取这一综合办法。因此，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应当反映出这种综合性及所有目标和指标的相互关联性。我们都必须走出自己的天地。

当然，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负有特殊责任。但它也必须在确保在和平与发展的相互关联及依赖等优先事项上取得进展方面发挥其作用。安理会必须认识到实现和平与发展、确保我们拥有包容性机构、法治、对人权的保护和司法渠道等的至关重要性。在《2030年议程》中列入关于和平与包容社会的专门目标，是促进和保护所有人人权的平台。

爱尔兰相信，现已商定《2030年议程》作为我们今后15年工作的依据，各国将做出重大努力来确保整个联合国系统在处理与安全、发展和冲突根源相关的问题方面保持团结一致。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巴拉圭代表发言。

冈萨雷斯·佛朗哥先生（巴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就过去一周发生的野蛮袭击伊拉克、黎巴嫩和法国的事件向我们这三个姐妹国家表示我最深切的慰问及巴拉圭共和国政府及人民的大力声援。在这些恐袭事件中，这三个国家有数百名公民丧生。这些袭击再次检验了国际社会面对恐怖主义罪恶祸患表现出的意志和力量。

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联合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贵国推动了本次关于安全、发展和冲突根源问题的公开辩论会，该问题对于当前国际局势中的许多社会而言至关重要。

安全理事会决定召开有关这一议题的公开辩论会的事实，不仅再次确认最近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规定的原则的至关重要性，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该文件中再次重申，没有和平与安全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没有发展这一基本先决条件，和平与安全便处于严重危险之中。

不可否认，安理会必须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日渐增多的作用，作出越来越有效、高效、果断和积极的努力，不受任何可能意味着一种政治联系的行动限制，或反过来，某些冲突根源与特定国家有联系，或者使其它国家边缘化。

我认为，许多人会同意，冲突根源阻碍有时是直接阻止为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寻求和加强发展显然要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要有和平和可持续的条件，在此段时期内应当形成一个宽泛的包容及社会公正的基础，包括平等享有公共服务的渠道。此外，促成有利于发展的环境要求逐步加强社会及政治机构，以确保最为弱势的群体，包括妇女及儿童，能够受益于发展。

我们绝不应忘记，安理会本身没有发展方面的职能和授权。有鉴于此，安理会必须改进和加强其与大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伙伴关系，以期协调政策及努力，这样，安理会在其国际和平与安全基础上开展的预防冲突工作可能产生直接或间接效果。逐步兑现发展承诺现在尤其及时，因为最近在总部这里通过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

我们负有责任与整个国际社会一道，协调各方努力，逐步加强在发展领域取得的进展——正如我们15年前针对千年发展目标所做的那样——从而大幅减少促成冲突根源的因素。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罗伊特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仅在过去两周内，我们就目睹了世界各地发生的野蛮恐怖行径。恐怖就是恐怖，应当予以严厉谴责，不论它发生在何处，也不论其受害者是谁。我谨就上个周末“光明之都”巴黎遭遇恐袭而向法兰西共和国及法国人民表示我诚挚的慰问和最为深切的同情。以色列对恐怖主义造成的伤痛及破坏有着亲身体验。我们知道，法国人民是顽强的人民。他们应当知道，以色列人民及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与他们休戚与共，在此艰难时刻尤其如此。

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标志着空前的全球伙伴关系新时代，以应对最为艰巨的全球挑战，即根除一切形式及方面的贫困。然而，正如叙利亚、贝鲁特、西奈和伊拉克等处发生的事件令人痛苦地表明的那样，除非直面

国家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种种挑战，否则，此类崇高目标仍将遥不可及。

安全与发展日趋相互关联，这一点显见于如今全球各地的动荡及发展不足的状况之中。处于长期冲突局势当中的国家，经济生产下降，贫困加剧，健康指数下滑。没有持久和平带来的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就不会兑现。此外，由于一些冲突的性质越来越野蛮，国际社会更难于支持急迫需要的建设和平倡议和机构。

游戏规则变了，但国际社会尚未针对新的现实作出足够调整。我们必须建立起最新的机制，使我们能够在短期内帮助冲突受害者，并在长期上增强这些国家预防冲突的能力。除非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否则，战乱国家的政治机构及民间社会的衰落将破坏后代今后发展的可能性。只有各利益攸关方协作应对各项挑战的包容性办法才能成功。

稳定与安全对于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潜力至关重要。然而，没有对实现包容社会目标的全面承诺，和平的好处及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就仍将渺茫。

在21世纪，任何国家，如果忽略取得进展的构成部分，即可以问责的机构、法治、尊重人权和赋予妇女权能等，就不会繁荣起来。这一经验教训对于世界上以色列所处区域，即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而言，尤其适切。我们目睹到的民族国家及国家边界的解体并非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也非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变得无法控制。这是我们所处地区数十年的忽略、腐败的领导层和错误的优先事项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在这些无所作为的年代里，国际社会中有某些国家面对危险的意识形态袖手旁观、视而不见，有时与伤害自己人民的领导人沆瀣一气。

当儿童接受的是洗脑，而不是教育，它孕育的就是原教旨主义。当妇女被迫与社会其他部分隔离开来，而不是担任决策职位，重要的温和派声音就受到了压制。当领导人对要求更多自由和更多机会的绝望呼声置之不理，其结果就是人民失去希望，面对的是不可能取得进步的前景。当危险的原教旨

主义意识形态伪装成合法的宗教观点，并远销世界各地，它就会导致恐怖。当我们千方百计地为某些恐怖行为寻找理由时，我们就失去了道德准则。

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唯一可靠途径是建成自由和开放的社会。但是，我们绝不能走捷径。我们绝不能允许将无法成功地实现发展作为暴力行为的借口，我们也绝不能自欺欺人，认为冲突的根源仅仅是国家机构薄弱无力和经济增长缓慢。

在过去两个月中，数百名无辜的以色列男女老少在街上被残暴地用刀捅刺，在汽车站被车蓄意碾压，在上班途中遭蓄意枪击，他们的唯一罪过就是身为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在安理会许多会议上，我们听到关于以巴冲突根源的说法，许多人将没有取得进展的责任推到以色列身上，与此同时，对巴勒斯坦人不愿意谈判以及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行为和煽动行为，却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有时是闭口不提。以色列面对的恐怖浪潮与缺乏发展无关。它涉及的是巴勒斯坦教育机构和巴勒斯坦媒体中所充斥的仇恨文化以及巴勒斯坦领导人的煽动言论。虽然每一个冲突局势都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不讨论不把对方当人看待的做法——这往往是冲突的核心根源——就不可能对任何地方的恐怖行为做透彻的讨论。

建设一个和平、繁荣和安全世界的道路漫长而曲折，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踏上旅程。让我们本着友好的精神，并以人类的名义，致力于作出共同努力，实现这一梦想。

主席：我现在请日本代表发言。

南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衷心感谢你领导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在我发言谈到实质内容之前，我要和之前的发言者一样，代表我国代表团，为11月13日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向法国人民和政府表示哀悼和慰问。同样，我们要向黎巴嫩和伊拉克人民和政府表示哀悼，他们最近也遭到残暴的恐怖袭击。

日本赞赏安理会重点关注冲突的根源问题。安理会及时利用其政治影响力，开展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关注，会有助于避免需要采取大规模行动的局势。作为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的积极成员和新当选的安理会成员，日本也欢迎主席国联合王国邀请建和委主席出席本次会议。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和平与安全 and 可持续发展是密切相关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力求以一种全面的方式来处理安全与发展方面的各种问题。目标16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有会员国都认识到必须打破各自为政的现象。在落实这一目标时，联合国各主要机构都可以发挥作用。在这方面，我要强调三点。

第一点是安理会发挥作用的重要性。我要指出，安理会具有一种倾向，在纽约讨论各种问题时，不够重视它与其他政府间组织的联系。为了打破各自为政的现象，使得联合国内部的讨论更具全面性，安理会应该确保与其他各个机构——例如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别政治论坛、各基金和方案的执行局以及人权理事会执行局，此外，当然还有建和委——的工作保持一致。尤其在为和平奠定基础以及根据长期预测采取措施时，安全理事会应该充分利用有关机构的相对优势。这将有助于安理会减轻业已繁重的工作量。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带头与这些机构进行接触。

第二，我要强调更加重视在实地预防冲突的重要性。在这方面，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最新情况报告应该使秘书处能够积极主动地向安全理事会进行通报。这样，安理会就能够从一开始就着手处理观察到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情况，从而防止紧张局势升级为冲突。

最后，我要强调机构建设在预防冲突方面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建和委经验教训工作组——日本为该工作组主席——重点处理机构建设这一年度主题。日本打算在2015年底提交一份报告。我们希望借助这份报告为今天讨论的议题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在结束发言之前，请允许我简单地谈一下日本开展的工作。日本将人的安全作为其政策的核心。这一概念强调把人放在发展政策的中心地位，并通过增强权能来保护他们避免各种威胁，包括冲突。事实上，人的安全这一概念要求不间断地采用连贯一致的方式，来支持大力维持和平与发展，从预防和解决冲突阶段一直到巩固和平、预防冲突再起、重建和可持续发展阶段。日本决心以统筹兼顾的方式，在预防冲突、建设和平、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合作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斯洛文尼亚代表发言。

洛加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主席国联合王国组织本次辩论会。

首先，我要为上星期五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向法国人民和无辜受害者家属表示最深切的悼念和慰问。这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攻击事件，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我们支持法国政府努力将参与策划和实施这次袭击的所有人员绳之以法。这些袭击是一系列骇人听闻袭击事件中的最新事件，需要国际社会本着同仇敌忾的精神，协调一致地采取更大规模应对措施。斯洛文尼亚承诺与国际社会共同大力打击恐怖主义，并尽力作出贡献，确保国际和欧洲的安全以及本国的安全。

冲突、暴力和脆弱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和长期的后果。没有和平，消除贫困的努力就不能取得预期的可持续成果。为了取得这种成果，就需要根据长期目标认真地采取行动，处理根源问题。最近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确认，和平与安全、人权和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并特别重视最需要援助的国家，包括冲突中的国家和冲突后国家。其核心要素是对发展采用多层面的做法。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冲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促成不稳定局面的主要因素范围很广，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因素。《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可被视为是能用于促进和加强安全和发展行为体之间合作的工具之一。

最近的各项发展已经显示出全世界面对的安全挑战的严重程度。这种程度的全球人道主义和难民危机从未在过去七十年中见过。中东危机持续存在，因此，单凭人道主义援助无法解决各项安全挑战，这需要政治解决办法和努力解决其根源。过去数星期，斯洛文尼亚一直面对着巨大的难民和移民潮。解决这项问题的政策需要整个国际社会进行密切合作，并采用以人权为基础的办法。目的地国、原籍国和过境国之间的合作必须得到加强。

斯洛文尼亚致力于和平解决冲突。我们认为，在任何可能情况下，我们均应诉诸外交、调解和预防冲突的办法。为此，我们需要加强本组织的预防冲突能力，尤其是更加充分和有效利用《联合国宪章》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第六章。在联合国内，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只是能够运用的许多工具中的两个工具，因此，它们应该相互补充。但是在冲突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强与区域、次区域和其他组织的合作。安全和发展行为体之间以及与国家政府的合作必须在建设和平进程的初期就得到建立，并在作出预防冲突努力期间得到维持，以便有效解决冲突的根源。

要使预防冲突获得成功，我们需要尽早认识到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出现可能的威胁，并且我们需要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人权先行”倡议作为一项新的工具，以便确保联合国系统对预防大规模侵犯人权或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采取有效行动。妇女能够而且应该在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所有方面包括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促进和保护人权是预防冲突和促进发展的重要因素。侵犯和践踏人权是需要采取行动的早期信号之一。特别是，我们必须尤其注意妇女和脆弱群体的状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波兰代表发言。

卡桑加娜-雅库博夫斯卡夫人（波兰）（以英语发言）：波兰与其他代表团一道，强烈谴责11月13日在巴黎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我们与国际社会一起，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行为深感震惊。

（以法语发言）

我们对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哀悼，并对法国人民和政府表示声援。在这哀痛时期，我们心中想念着这场悲剧的受害者、巴黎全部市民以及法国这个国家。

（以英语发言）

关于今天会议的主题，我要再次感谢联合王国向安理会提出预防冲突这个问题，并特别侧重于发展与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我还要感谢各位通报者对这次辩论会作出的贡献。尽管波兰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的发言，但我要从我国的观点向安理会提出几点想法。

今年公布的一些重要文件大大地帮助我们今天的辩论。我特别想到的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它设定了今后的发展框架。今年还非常特别，进行了三次审查进程，分别审查了建设和平架构、和平行动和第1325（2000）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及其中各项建议都为进一步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安全和发展政策之间的互补性打下了良好基础。

冲突性质不断变化，这需要在它们使国际和平与安全处于危殆之前采用全面办法来阻止它们。预防是联合国活动的核心，也是“人权先行”倡议的基础，其目的在于设法加强本组织的预警能力。联合国能够运用加强国家保护机制所需的工具和帮助各国在发生冲突和人权危机时更具应对能力。在安全理事会方面，它能扩大利用前景扫描通报会。我们还赞同加强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其他机构之间的合作，包括与建设和平委员的合作。安理会能从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专门知识和咨询意见得到各种好处，特别是当审议各种援助形式之间的过渡时。我

们希望，目前进行的建设和平架构审查进程有助于得到这个目的。

波兰还要强调国家采取有效预防冲突政策的重要性，例如加强透明和问责的国家机构、打击腐败和促进人权和善治。我们还认为，各国需要促进和维持民间社会行为体的安全和有利环境，它们都在预防冲突中时常发生的侵犯人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对预防冲突、调解和斡旋的需求快速增加。联合国和欧洲联盟在调解努力的斡旋交流和相互促进方面应继续进行，并得到最多赞赏。最近的例子也显示，非洲各个区域经济共同体，例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都在调解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们鼓励联合国加强作出努力，支持其他各大洲的区域组织建立它们自己的调解能力。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政治事务部在联合国预防和解决全世界各种冲突方面发挥着中心作用。我们希望，波兰去年首先对政治事务部的多年呼吁作出贡献，这将加强政治事务部查明危机的能力，使它能有意义地参与预防性外交和加强民主化进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埃米利奥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首先，请让我在此悲痛时刻向法国人民和政府表示我国最诚挚的同情和慰问。

（以法语发言）

我们都是巴黎人。

（以英语发言）

塞浦路斯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的发言。不过，我要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再提出一些看法。

2001年，安全理事会在一份主席声明S/PRST/2001/5中强调，安全和发展密切相关和相互促

进，并且是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关键，两者之间的关系复杂、涉及许多方面，并因具体情况而异。主席声明还呼吁采取措施，建立可持续和平，其中结合和加强政治、安全、发展、人权和法治活动之间的协调以及解决造成每一冲突的根源。这个愿景现在列入了我们各国领导人在今年9月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之中。

在一方面，尽管我们已经通过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一直目睹着世界许多地区不断发生动乱、极端主义、宗派主义、内战和恐怖主义，造成死亡、迫害、财产没收、流离失所、破坏文化遗产和被迫迁徙。为了扭转这种令人担忧的发展，我们应该作出努力，使冲突区内的国家和地区转变为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地方。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解决导致这种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以及产生政治不稳和经济不安全的根源。

社区和群体由于种族、族裔、社会、性别、宗教、文化和/或经济状况被边缘化，这毫无疑问会造成社会不稳和促成今天的许多冲突。社会、族裔和宗教上的差异一直是世界许多地区出现冲突的关键因素。

排斥、歧视和匮乏造成贫穷和不平等，而贫穷和不平等又威胁到社会凝聚力。处理和平与安全的要素意味着帮助那些最弱势者，包括妇女和女童、儿童和老年人、残疾人、移徙者、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土著人和少数群体。一个包容性的社会应该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机会，不管他们有何种背景，尤其应该确保妇女在各级平等参与，因为她们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宽容和健全的民主治理是确保和平共处和福祉的最佳方法。与此同时，机构有力、有效、透明、无腐败、公开和可问责，并提供民主形式的参与，是有包容性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及社会和平与稳定的基本因素。

建立和平、安全以及对基本自由的尊重，并打击歧视和所有形式的暴力，这是发展的关键条件，但它们也是发展的结果。处理冲突的根源需要一个

多层面的方法，必须考虑到发展、人权、和平、安全和法治相互关联的领域。我们坚信，《2030年议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使我们能一起行动，为我们、我们的孩子和子孙后代塑造一个更加安全、和平、公正和繁荣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克兰代表发言。

岑巴柳克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向法国政府表示诚挚的慰问，因为巴黎发生了野蛮的恐怖主义袭击。乌克兰谴责那些致命和残忍的行动，我国人民向法国人民表示声援。

我要感谢联合国召开这次重要和及时的辩论会。乌克兰完全赞同这样的共同愿景：没有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就无法实现；没有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就面临危险。但是，尽管我们在预防冲突领域加强了努力，并在区域和全球一级加强了相关的规范性框架，但是，言论和行动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现在，全世界有6000多万人因为战争流离失所，他们没有享受到和平和安全的社会应该带给他们的生活标准和社会保护。近些年，我们看到暴力冲突急剧增多，对紧急人道主义的援助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尽管乌克兰赞同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的努力必须由国家驱动和自主的观点，但当前安全威胁的跨国性质通常使各国难以完全依靠独自行动来保护自己。一个以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为核心，能处理这种威胁根源的有效而高效的集体安全系统至关重要。我们面对的相互联系的安全和发展挑战需要我们对预防冲突采取更加统筹兼顾的方法，这种方法应该能够加强政治、安全、发展、人权和法治活动之间的一致性。

此外，安全理事会处理的紧急事件十分复杂，需要我们考虑到与冲突相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问题。在这方面，乌克兰认为，正如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大会第60/1号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必须认识到安全理事会、大会、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和秘书长需要按照《联合国宪章》所规定各自的任务授权协调其活动，这一点在目前甚至更加重要。

极其重要的是，必须尽早确定冲突的根源。在当今世界，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挑战和外部争夺自然资源的竞争都能为冲突的爆发打下伏笔。我们认为，忽视《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国际法准则、以及领土完整和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等根本信条也能引起冲突。有鉴于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再次证明，安理会应在预防冲突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我们坚决认为，在听见爆炸声和平民遭到杀害的地方，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侵略性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倡导一个民族可以压迫另一个民族的地方，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关键的人权和自由遭到侵犯的地方，也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俄罗斯狡诈地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并侵略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致使8000多人遭到杀害。关键的基础设施被毁，乌克兰失去了大约五分之一的经济潜能。外部侵略导致出现了新形式的贫穷，这种突然或意料不到的贫穷影响了乌克兰大约150多万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生活。我们每天在顿巴斯的战争中花费大约500万美元，这笔钱我们原本可以投资于可持续发展。境内流离失所者危机是整个地区最迫切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仅是乌克兰的问题。

乌克兰渴望和平和繁荣，而且，我们与伙伴国家一起，正竭尽全力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一旦我们终结了俄罗斯的军事侵略，建立了和平，并在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恢复乌克兰的全部主权，我们将侧重于使数百万人重返正常生活，并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恢复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乌克兰随时准备完成这一艰难的任务，并呼吁国际伙伴为此与乌克兰合作。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致力于在成员国之间加强对话并促进进一步的团结。乌克兰认为，提高预防冲突方面互动的质量，将提升安理会工作的有效

性。我要强调指出，预防性外交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如果我们希望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所有会员国都必须重新承诺信守预防冲突的原则。我们必须在我们建设和平的努力中保持团结一致。全系统的努力和全体会员国的支持对于有效处理和平、安全和发展之间相互依存的问题至为关键。乌克兰承诺尽自己的一份力，为了发展而实现可持续和平，这也是乌克兰作为新当选的安全理事会2016年至2017年非常任理事国之一所作的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Mounzer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向在我国以及在黎巴嫩、巴格达、法国和世界各地发生的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家属表示衷心慰问。我们坚决谴责这种袭击和那些肇事者，以及为他们提供支持或经费的人。俄罗斯飞机在埃及坠毁，我们也要对俄罗斯联邦人民和政府表示深切慰问。

叙利亚赞同伊朗代表早些时候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们仰仗安全理事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预防冲突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认为，确保创造一种有利于发展、稳定、和平与包容的环境，并支持处理发展问题的联合国机构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我要回顾《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尤其是第47段，其中提到了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在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主持下，在系统审查该议程方面可以发挥的核心作用。

因此，我国代表团对举行今天的会议和试图推动安理会审议并非《宪章》为安理会规定的任务授权的一部分的发展问题感到关切。此外，我们不支持选择可持续发展目标16及其同预防冲突的联系作为安理会议程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坚持安全理事会不应当处理发展等不属于安理会权限范围的问题这一事实，我们这样做是出于一个实际理由，即，当

我们力求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时，我们既不当淡化国际努力，也不应当使这些国际努力政治化。

此外，鉴于安全理事会在处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预防冲突等问题方面工作成果令人失望，安全理事会处理这些问题的专项任务授权必须落到实处。我们必须集中完成安理会的分内事，而不要多管其他领域的问题。

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预防冲突，我们可以通过做以下事情来使安理会变得更能发挥作用。第一，我们必须立即充分执行多年来一直未得到执行的所有安全理事会决议，特别是那些关于叙利亚被占戈兰、巴勒斯坦以及以色列核裁军等问题的决议。第二，我们呼吁以非政治化和不偏不倚的方式立即执行各项关于反恐的决议。第三，我们必须坚持要求有关各国尊重别国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些国家在安理会拥有巨大影响力，并将合法性据为己有，罔顾其他国家的人民所作的选择，拒不给予这些国家以合法性。我们必须要求有关各国的政府承担责任；这些国家的政府作出单方面决定，或牵强附会地诠释安理会所作的决定，以此为由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从而在这些国家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引发了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利比亚在遭受军事入侵之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2011年以来，某些国家一直在干涉我国叙利亚的内政，因为它们寻求以武力损害叙利亚国家，使用今天一位发言者所称的革命恐怖分子或胁迫性的单方面经济措施，使我们失去了数十年的发展和稳定。

许多问题仍然摆在安理会面前有待采取行动，特别是某些决议，包括第2170(2014)号、第2178(2014)号和第2199(2015)号决议，其中禁止资助恐怖分子，禁止恐怖分子前往叙利亚，并禁止同恐怖分子进行石油和古物贸易。安理会还必须审视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对叙利亚实施单方面经济制裁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制裁导致了冲突、失业、疾病和贫困。这些都不是《宪章》或安理会决议旨在取得的结果，而是富国，包括担任安理会成员的一

些富国，缺乏政治意愿和未履行其历史义务所造成的结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帕劳代表发言。

奥托先生（帕劳）（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主席国联合王国政府召开本次非常重要的辩论会。我们感谢奥洛夫·斯科格先生阁下的通报，并也向Bouchamaoui女士和突尼斯人民表示钦佩和祝贺。我们谴责上星期在法国、黎巴嫩和埃及等地发生的恐怖袭击。我们挂念这些悲惨事件受害者的亲友并为他们祈祷。我们声援法国、黎巴嫩和俄罗斯联邦，以及世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呼吁采取打败和平、自由和人类的敌人的行动。

帕劳同意在制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期间提出而且今天许多发言者重申的论断，那就是，没有和平，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本会议厅内，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证明这一事实：没有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和平与安全。因此，我们认为，安理会维护和平与安全这项任务授权必须调整，以适应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例如，安全理事会有义务主导《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应对气候变化，将此作为其可行的核心工作目标。此外，安全理事会不仅应当拥护，而且还应当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伦理。

我们认为，为了实现和平，我们必须回过身来深入探究和平与安全的社会所需的坚实基础的部分。我们相信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需要赢得民心民意，以便打赢战争。这个说法千真万确。然而，我们不需要赢得我们的敌人的心意，但需要赢得我们自己的儿童、青年、老人和领导人的心意。我们可以赢得他们的心意，使他们愿意支持和平，做法不是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通过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载的各项目标使人心服口服，包括保证安全理事会认识到面临被不断上升的海面吞噬这一风险的岛国的困境和海洋健康不断恶化现象是和平与安全问题。对我们来说，这

是安理会确保所有人都得到同等的保护和安全而不让任何人落在后面的最佳途径。因此，我们表明，维和行动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建设和平努力的质量而非其数量。

在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过程中，我们多次听到，这一新框架将帮助我们远离“一切照旧”的行事方式。因此，我们期望它帮助我们完成必要的观念转变，从派遣更多维和人员、提供更多武器和提出更多后勤关切问题，转向将资源用于消灭贫困、教育青年以及处理持久的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的其他核心支柱问题。如果在冲突恶化之前就能迅速部署有经验的维和人员，如果委派医生、教师、工程师和各种公务员前去补充军事和警务人员的工作，从而加强和平的公民社会要驳斥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灭绝种族行为就必须具备、但却往往被削弱的核心因素，才将实现高质量的建设和平。因此，源自安全理事会决议的任务授权必须明确，必须不断变化，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造就使安理会所服务的公民能够对安理会进行问责的真正和持久的伙伴关系。

我要提出最后一个想法。我们认为，隆重庆祝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应该在2030年进行，因为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有证据显示，我们在仙台、亚的斯亚贝巴、纽约和巴黎所作的承诺是否已导致我们看待和理解安全、发展与冲突根源以及我们在2015年承诺采取的行动等问题并就这些问题采取行动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例如，有模式表明，在联合国存续的70年时间里，与遭遇冲突的国家缺乏发展相比，本土上未发生过一次战争的国家取得了发展进步，我们是否从这一模式中汲取经验教训？我们是否据此采取行动？我们希望，到2030年，因恐怖主义和贫困引起的悲哀将少些，发展与和平多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观察员发言。

施珀里先生（以英语发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非常欢迎本次辩论会和安全理事会对预防冲突的关切。

对于红十字委员会而言，在关于预防冲突与建设和平社会的辩论会上发言，可能显得非同寻常。红十字委员会不参与预防冲突、发展与和平等政治事务。然而，我们确实参与应对武装冲突每天造成的苦难和贫困。正是由于那种苦难，我们今天才在安理会发言。红十字委员会的任务授权和使命意味着它亲眼目睹武装冲突给人们的个人生活及其所处社会的结构和机构带来巨大破坏。正是从这一经历，我们想要在安理会发言，并提出四点一般性意见。

首先，旷日持久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影响正驱使千百万人越来越深地陷于贫困。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影响造成巨大发展倒退，因为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遭到破坏，人民被迫流离失所，社区整个整个地因冲突而陷于贫困。尤其是在旷日持久的冲突中，我们看到千百万人民陷于贫困。这种局面极难扭转，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宏大抱负形成鲜明对照。

其次，在当今的武装冲突中，红十字委员会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发展任务。在没有预防冲突和发展机构的情况下，在医疗保健、水、污水、电力、供热、兽医护理、农业投入和粮食等方面，我们的人道主义行动经常被要求为基本服务和关键发展基础设施提供支持。在缺乏发展投资的情况下，数百万受冲突影响的人们依靠这些脆弱的服务来维持生存。在许多武装冲突中，尤其是在城市环境中，红十字委员会正以短期人道主义预算支持长期服务和先进的基础设施。在许多地方，这意味着我们参与可能被称作“发展适用”的工作，以防止基础设施和各项服务进一步退化，通常一次就是数年。为了更好地满足这些持续存在的人道主义需要，我们必需在人道主义与发展规划和筹资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第三，当代武装冲突的一些特征有可能使冲突越来越难以解决而且旷日持久。我们注意到，但凡冲突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就会继续蔓延，而且不会在国界便止步。在我们今天的许多行动中，我们正在管理一种区域对策，用来应对蔓延到整个地区并且在破坏其人民生活的武装冲突。例如，今天在中东和乍得湖流域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也注意到，武装冲突的化整为零和发生变异才使其旷日持久，并加重了贫困和苦难。许多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团体作为交战方直接参与当今的一些武装冲突。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此之多冲突当事方的积极参与，往往形成一种势头，使冲突发生变异和持续下去，而不是解决和结束冲突。

最后，我们感到务必要注意到，在国际人道主义法得到广泛尊重的武装冲突中，贫困和苦难大为减少。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是，但凡国际人道主义法得不到尊重，人们受冲突影响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而且，由于冤冤相报，和平的机会也大为减少。这些后果产生新的怨愤情绪，使得当今的许多武装冲突越发难以解决。因此，我们促请安理会积极与各国合作，确保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以期减少武装冲突中的苦难和贫困，逐步降低暴力程度，并缩短武装冲突持续的时间。

红十字委员会非常感谢安理会今天给我们参加本次重要辩论会的机会，并与它分享我们的经验。我们确认安理会有决心在联合国工作的所有三个支柱中处理预防冲突事项。我们希望，我们的看法将有助于充实安理会的审议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格鲁吉亚代表发言。

伊姆纳泽先生（格鲁吉亚）（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同其他发言者一道感谢主席国联合王国召开本次辩论会。我也感谢潘基文秘书长、布沙马乌伊女士和斯科格大使的通报。

格鲁吉亚完全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早些时候所做的发言。此外，我愿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发表一些意见。

首先，请允许我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强烈谴责几天前在巴黎发生的卑劣恐怖主义行径、我们最近在黎巴嫩看到的其他怯懦和恐怖暴行与击落俄罗斯飞机的行径。恐怖主义没有疆界，也没有国籍。我们无人能够幸免于这种威胁。因此，只有通过我们的团结——国际社会的团结——人类才能够战胜黑暗。

现代史上有许多例子表明，在冲突前、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中，安全与发展是如何相互交织的。社会冲突的根源往往是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衡。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善治。维护法治、加强独立的司法机制、杜绝有罪不罚现象、确保问责制和顺应民意的政府，都是我们要在通往确保所有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采取的一些关键措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为全世界的稳定、繁荣和预防冲突带来真正的希望。关于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平与包容性社会、司法救助和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性机构的目标16是核心目标之一，因为在所有其他方面的进展主要取决于高效的治理。

在奋力应对发展挑战的国家，国际社会能够而且必须在其能力建设方面提供援助，包括为了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的目的这样做。但是，国家自主权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连同民主改革、善治做法、法治和根除腐败，都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作为一个通过改革和现代化在过去十年发生巨大变化的国家和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一员，格鲁吉亚愿意与其他会员国分享其在精简公共部门各部分、建立有生命力的警察部队、根除腐败和为所有公民提供迅速而有效的政府服务方面的成功经验。

在我们谈到建设包容性社会的必要性时，请允许我强调对受冲突影响地区的人们同样适用这些目标是同等重要。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茨欣瓦利/

南奥塞梯这两个地区目前处于非法外国军事占领之下。居住在俄罗斯占领领土上的格鲁吉亚居民被剥夺对其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起码保护。人口中最弱势的群体不能接受母语教育，其行动自由和其他基本权利动辄遭到剥夺。让我重申，生活在冲突局势中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应该像我们其余人一样，享受发展和进步的益惠，而且，国际社会应为实现此目的不遗余力。

尽管格鲁吉亚继续受到阻挠，无法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等联合国机构合作，直接和充分满足其在被占地区的公民之需要，但是，我们正在通过专业界之间的会议、专家和教师培训、考察访问和其他活动，执行至关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并促进民间交往。我们的关键优先事项之一是为生活在占领线以外的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但条件是占领国不阻碍有需要的人获取这些服务。满足人为分界线两侧当地民众的需要，并改善隔离开的社区的生活条件，不仅从纯粹的人道主义角度来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从人的安全和建设和平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

加德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联合王国倡议召开一次关于安全、发展与冲突根源的公开辩论会。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必须由联合国许多机构根据其任务授权和专门知识领域审议的关键问题。

正如我们最近在对巴格达、贝鲁特和巴黎的愚蠢恐怖袭击中所看到的那样，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和人们对冲突根源的理解，是在国际一级处理某些发展问题，尤其是应对在军事对抗或者在首都城市中心发生的打击中暴露的安全威胁的关键。我们还面临贫困、饥荒和缺乏医疗保健服务带来的挑战，以及那些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挑战。因此，在制定处理现有问题的战略时，我们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因素。

我想谈几点我们认为对于理解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很关键的意见。

第一，冲突的起因包括贫困、失业、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仇恨、被排斥、缺乏教育或获取受教育的机会以及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挑战。所有这些之所以加剧都是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因为缺乏财政资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无法通过官方发展援助这样做。因此，我们必须采取预防性外交战略，以便消除冲突根源并预防冲突蔓延或升级。必须优先注意预防，以便让所有国家和所有社会阶层实现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和被排斥，以及促进民主、法治和性别平等。

第二，恐怖主义蔓延恶化了局势并使情况复杂。恐怖主义不仅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而且也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威胁。因此，打击恐怖主义是在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这一方面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第三，我们需要确定冲突的起因；冲突的起因极其复杂。有时，冲突起因很明确，如我们所列举的起因，但其他起因必须进一步调查研究。在这里，我具体想到与以下事实有关的起因：国际社会没有履行其义务，以解决一些长达几十年的冲突。这些冲突引起持续仇恨并剥夺了人们的正义和发展机会。就像癌细胞一样，这些起因只会产生负面影响。这里，我想到的是巴勒斯坦问题。

第四，按照国际文书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规定，在预防冲突和保护平民方面，国家责任最为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要尊重国家当局按照国家主权确定的优先事项和要求，以实现社会稳定与和平。这要求对各区域倡议、尤其是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给予支持。

第五，处理安全与发展问题和冲突根源是一项应该让联合国许多机构参与进来的复杂工作。然而，我们绝不允许联合国任何机关侵犯其他机关的任务授权。我们决不可让安全理事会承担处理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重任。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

定，这些任务不属于其任务授权范围。我们绝不允许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与其他机构的工作相重叠。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布卡杜姆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对上周五在巴黎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恐怖袭击向法国表示我们由衷的慰问和全力声援。在贝鲁特和其他许多地方发生袭击事件之后仅几天就发生了这些袭击，其所造成的恐惧是在痛苦地提醒人们，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而且加强国际合作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祸害迫在眉睫；恐怖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正当理由可辩解的。

（以英语发言）

我谨感谢主席国英国在本月开始安理会工作所展现的精神。正如大会主席向会员国报告的那样，我们特别赞赏的是，联合王国的总体意向就是要尽可能以透明和互动方式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们期待看到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追随这项创新事业。我也感谢主席国英国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并且感谢秘书长、我们的同事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奥洛夫·斯科格和维迪德·布沙马乌伊女士作了有价值的发言。

发展、安全与人权相互交织。阿尔及利亚一直在极力维护这种联系，包括通过宣传如今载入可持续发展目标16中的这一想法。大会的许多决定和为改进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工作所作的持续努力，都证实这种相互关系。我们也愿强调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规范性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呼吁将其付诸实施，尤其在预防支柱、妇女参与和平进程和制止暴力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方面。

我们还强调跨国界合作对于解决争端和同等重视为正在摆脱冲突的国家执行冲突后重建方案的重要性。

解决冲突根源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彻底分析，从中总结和吸取教训，而且承认，征兆无论多么可怕和多么严酷，都只不过是深层次

问题和不平衡的后果。如果我们不调查导致冲突的原由，我们会继续走那条越来越艰险的路程，进入没有路标的不确定领地。

我们还认为强调以下方面至关重要：安理会和会员国，无论是集体，还是个别地采取任何行动，但凡可能导致曾经或仍然列于安理会议程的国家处于真空或无政府状态的，都应该谨慎小心。考虑到日后也很重要，与区域组织合作同样如此。

在这方面，我谨提醒安理会，非洲面临着复杂和多层面的挑战。在这方面，我谨强调非洲联盟采取了一些举措，包括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这些举措支持旨在预防、管理和化解危机与冲突、冲突后重建及发展的努力。对于我们非洲人来说，尽早识别潜在的冲突局势非常重要。2002年创建的非洲联盟大陆预警系统是这方面的另一项举措。该系统还就潜在冲突与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提供了及时的咨询意见。

在区域一级，我们支持从机构建设到预防性外交等预防性行动，以维护和加强国家主权。在这方面，作为解决我们邻近地区危机的办法，阿尔及利亚在促进对话方面采取行动已得到广泛认可。国际危机小组在其10月12日关于中东和北非的报告中指出，阿尔及利亚已经作为一个调解者脱颖而出，是北非和萨赫勒稳定所不可或缺的。报告强调指出，事实上，阿尔及利亚在一些关键时刻促进对话和国家建设，以此作为最佳的手段，让其邻国摆脱危机。

尽管我们赞成安全理事会通过声明、决议和同建设和平委员会协商来发展从利用和平行动到干预等各种预防冲突的工具，但是我们强调指出，安全理事会可能并不是唯一应该处理发展、和平与安全关系的机构。和平、安全、包容性机构、法治和司法救助也应当在相关的论坛审议：人权理事会、第六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

我们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加强包括建设和平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内的各机构之间

的协调可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发展问题与冲突预防之间的相互关联。我们期待秘书长拟于今年晚些时候发表关于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计划，因为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可能逆转最近几十年取得的诸多发展进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科威特代表发言。

艾罗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工作并对你为我们今天关于安全、发展和冲突根源的辩论会编写概念说明(S/2015/845, 附件)表示感谢。我也谨感谢秘书长潘基文做了重要的通报，其中概述了可用来预防冲突的各种工具和机制。

我们今天关于预防冲突的辩论会非常重要。它是处理过这一问题的系列举动之一，同时还有许多决议，例如，具体阐述安理会在这方面作用的第2171（2014）号决议。

世界许多地方正在目睹许多冲突与战争；它们非常复杂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互相缠绕在一起。自2008年以来，内战的数量已从4个增至11个，而且战争与冲突的性质也已发生变化。目前，我们看到，许多冲突和战争发生在国家内部和社会内部，而在过去它们往往发生在两国之间。一些国家运用了许多策略来达到目的，而这些目的都有悖于作为联合国工作基础的各项原则。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运用我们可用的工具与机制处理冲突和如何预防它们的问题。如今，由于冲突，已有6000多万人，不是成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就是作为难民外逃。2015年，在人道主义援助上已花费200多亿美元，而维和行动已耗费80多亿美元。这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未曾见过的悲惨局面在推动着我们一起努力，以便从过去的经验中受益，和找到新的方法来预防冲突并且和平解决冲突。

《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九条赋予秘书长权利，可将任何他认为可能危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安理会激活各项建立预警系统所需的机制，以期预防可能的冲突爆发。我们必须加强包括区域组织在内的各相关机构可获的支助，因为它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外交与调解和预警系统是我们为预防冲突而应集中关注的主要元素。同样重要的是，要征求联合国各国家办事处的意见。

通向和平，没有直线路径，只有曲折的道路。2015年发展议程为实现和平展现了新的前景。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附件）中，关于建立和平社会和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的目标16确认了和平与发展之间强有力的联系。没有发展，就不可能有和平，而没有和平，也不可能有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任何冲突难以控制之前对其做出处理。

最后，我谨再次指出，安全理事会必需根据《联合国宪章》担负起它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责任。它还必须努力处理诸多重要的问题，如巴勒斯坦冲突和叙利亚危机。这些冲突仍未得到解决这一事实表明，安理会处于怎样的一种瘫痪状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切维克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就最近的恐怖主义袭击向法国、黎巴嫩和俄罗斯联邦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慰问。最近10月份在安卡拉，土耳其一直是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作为这样一个国家，它要在打击这一普遍祸害的斗争中与国际社会站在一边，休戚与共。对于主席国联合国王国组织召开本次辩论会，我也谨表示我们的感谢。

人处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位置，而实现发展的根本条件是和平与安全。预防冲突、确保和平社会和促进善治和法治，都是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促

成者。我们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包括其目标和具体目标，特别是通过目标16，不仅承认而且具体体现了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在为和平铺平道路，而与此同时，稳定反过来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

我们认为，无论增长的质量还是数量都是重要的。我们必需努力确保，经济增长是包容性的而且其惠益由所有人共享。不仅在收入方面，而且在机会方面的不平等，都是社会与政治不稳定的根源。这一事实正是土耳其总体强调包容性这一理念的出发点，特别是贯穿土耳其担任20国集团主席国的大部分时间。

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和对当今安全环境的跨国威胁是固有的政治问题，需要有政治解决办法，而贫困、社会不平等、包容性缺失、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生态环境退化往往都属于导致危机的根源之列。处理这些根源将对和平解决冲突产生积极的影响。

预防冲突、建设和平、促进持久和平与发展属于联合国的核心活动，应当用一种综合的方法来进行。在政治包容性与技术专门知识基础上有效开展调解，是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进程中成本效益高的工具，在处理问题的根源方面尤其如此。

关于联合国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为维持和平所作的努力，我们的战略重点的另一个支柱是，大力强调与和平行动同时开展的建设和平工作，以期涉及到整个冲突周期。建设和平包括从发展伙伴关系到机构建设，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到安全部门改革进程和促进人权与法治等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活动；建设和平的广阔前景使得这项工作综合方法中更加具有相关性。

我们认为，聚焦移民与发展的相互依存性问题，也值得本次辩论会关注。土耳其长期以来都是移民活动的十字路口。我们坚信，移民可以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有许多实例表明，移民为来源

国和目的地国的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另一方面，不处理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我们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有各方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满足生活在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地区的群众之需要。国际合作还应增强难民接收社区的复原力，增强负担分享和责任分摊，同时不削减亟需的官方发展援助。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一直都在维护大力强调人道主义-发展联系的必要性。

仅仅采取缓和措施，而忽略解决难民和非正常移民潮根本原因的必要性，只能带来暂时的、有限的成功。我们必需侧重于消除或者至少是减少各种推动因素，例如，原籍国的战争、冲突、侵犯人权和经济匮乏。包容性不仅在国家内部很重要，在国家之间也很重要。归根结底，我们如今有了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其根本承诺是不让任何人掉队。

在道义上，我们当然有义务消除不平等现象，但我们必需这么做，因为我们知道它阻碍经济增长。我们必需建立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平等的全球伙伴关系体制，让所有的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参与其中。此外，还有必要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架构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以便增强全球治理的复原力，增强人们对我们这个体制的信任。令人遗憾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不作为，对人们的福祉造成了直接影响。一个更加民主、透明、有效、负责和更具代表性的安理会将是应对各项与发展、和平与安全相关的挑战的关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塞拉利昂代表发言。

米纳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非洲国家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向所有继续因恐怖主义——不仅是最近发生在法国的，还有发生在黎巴嫩和埃及

的——祸患而遭受痛苦的人们，表达我们的问候与祈祷。

我们十分感谢主席国联合王国在此时召开本次辩论会。我们还要感谢国务大臣格里宁和秘书长的发言。我们赞同伊朗代表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们知道，联合国成立的目的是避免后世再遭战争之祸患、重申基本人权之信念，以及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自那时起，本组织就从根本上开展共同努力，寻求共同办法来解决向人类提出挑战的共同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行为层出不穷，有组织犯罪四处蔓延，非法经济活动不断增加——这一切阻碍了我们共同寻求的发展，而且对部分会员国的能力和生存也是越来越大的风险。

恐怖主义依然是国际和平与安全最强有力的威胁之一。最近在肯尼亚、黎巴嫩、法国和埃及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本组织必需承担其作为出色的多边论坛的作用，以应对今天的危机和挑战。在此背景下，请允许我声明，非洲最强烈地谴责所有恐怖主义行为。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一切恐怖主义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捣毁恐怖主义团伙及其支持者网络、融资中心和训练设施，并扫除所有那些试图建立和供养仇恨孵化器的人。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显然国家解决办法已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安全威胁。这些威胁在结构上是跨国界的，在性质上是复杂的。该是联合国展示必要的政治意愿，就一项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全面公约达成一致的时候了。也该是巩固规范性框架，以应对我们在世界各地面临的日益复杂的恐怖主义挑战的时候了。

在这个全球转型的时代，和平、安全与发展的相互联系已变得愈来愈密切，并且相辅相成。非洲国家强调和平与安全作为发展必要前提的重要性，不仅在我们大陆，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全都如

此。没有真正的和平与稳定，就永远都不可能有发展。

当我们继续执行最近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形式通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时，非洲国家要强调，亟需将和平包容的社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非洲大陆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变得更加繁荣与和平。今年1月份，非洲联盟在亚的斯亚贝巴通过了《2063年议程》，作为其未来50年的和平、安全与发展转型议程。过去20年来，非洲已通过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支助，在增强民主治理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非洲大陆已经采取措施，以消除紧张局势和冲突威胁。它还继续监测和保护人权、建设和平与安全并巩固善治。

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非洲国家注意到，必需加大努力，以便如同《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设想的那样，和平解决争端。只有在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开诚布公的对话，才能将和平解决争端付诸实施。与武力相比，预防冲突是一种成本效益更高、更加持久的选择。调解和预防努力、提供便利与斡旋依然是管理即将出现的和潜在的危机局势的核心工具。非洲联盟为联合国维和工作所做的贡献表明其坚定致力于和平与稳定，并且愿意提升在维和领域的形象。

正在开展的建设和平架构10年审查正当其时。它促使我们所有人都直面建设与维持和平的挑战，直面始终存在的陷入或重新陷入冲突的风险。考虑到必需在该领域采取全面综合的办法，这次审查的聚焦广度将至关重要。我们欢迎审查建设和平架构专家咨询小组的报告（见S/2015/490）。我们认为该报告涵盖了包括建设和平委员会议程所涉国家在内的会员国、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国别组合主席、民间社会和国际金融机构等伙伴的大部分讨论内容和多年来一再提出的建议。

我们必须采取所需的大胆步骤，以便将我们的审议变为一项决议，从而能够导致我们所有人都力

求实现的转变。建设和平是所有人的工作，必须置于本组织工作的核心。问题当然是，如何实现和平与进展，而不在本组织内部建立浪费或不必要重复的渠道。建设和平的工作必须为我们的投入提供信息，必须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确保咨询小组报告所载的建议成为现实。最重要的是，必需部署必要资源，以实现我们对于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全部愿望。

最后，当我们考虑和平、安全与发展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时，必须考虑到与区域组织和其他相关机构的伙伴关系。

我们还认为，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其他行为体的工作必须侧重于冲突前和冲突后维持和平这一更广泛的理想和原则。联合国各主要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必须侧重这一更广泛的目标。我们必须考虑采用新的办法，打破各机构各自行事的劣习，确保一体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博茨瓦纳代表发言。

恩图瓦哈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成员国发言。

南共体赞同塞拉利昂常驻代表刚才以非洲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

请允许我同其他发言者一道，就法国和其他地区发生悲惨事件，因恐怖主义和暴力冲突造成多人死亡，向遇难者的家人和朋友表达我们由衷的哀悼。

也请允许我诚挚地赞扬安全理事会主席国英国倡议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之时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今天举行公开辩论会，讨论安全、发展及冲突根源，非常及时，让国际社会有机会思考这一重要问题。世界时下发生的悲剧，凸显出需要加紧全球努力，有效地管理和预防冲突，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南共体真诚地赞扬安理会

继续与会员国保持接触，探讨涉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相关问题。

有关安全和发展的讨论往往是艰难的。有人强调需要安全以增强发展的潜力，也有人提出相反的观点。这清楚地表明，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我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两者并举。二者中缺少任何一个，都会带来无尽的痛苦，导致冲突。南共体认为，和平与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两者提供有利于发展的环境，而发展则可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

人们提出许多原因，认为是世界各地冲突的根源。我们经常看到，国家和社区因为各种原因，如资源分配不公、缺乏良好的治理、社会排斥、政治不容忍或环境冲突等等而相互残杀。因此，存在这种冲突局势的地方，民主和法治受到破坏，导致人们受到理应保护他们的机构的镇压。这种国家严重失职，没有履行保护公民义务的状况，可归咎于治理机构薄弱、领导不力、某些社群被边缘化和缺乏包容性发展。就本质而言，可把冲突归咎于当权者和民间社会之间缺乏一种积极的社会契约。

联合国成立了七十年，它一如既往，仍然是唯一得到各国普遍认同的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平台。根据《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肩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在这方面，安理会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增加对预防冲突、调解和仲裁的投资，而不是在冲突爆发后再试图加以管理。

纵观全景，应当坚定不移地处理任何呈现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况，动用国际社会可动用的所有适当工具。在这方面，必须处理任何暗流涌动的局势，避免局势升级，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冲突，从而可能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破坏，特别是对弱势社会群体造成痛苦和破坏。

在肯定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首要地位的同时，其他同样重要的伙伴也必须参加进来。首先，国家及其公民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找到解决其问题的办法。把解决办法强加于人或者以垄

断的做法来实现和平将适得其反。因此，由区域和次区域机制主导促进可持续和平与发展是慎重妥善之策。据此，南共体将继续致力于加强有效、包容性和接受问责的国家和区域机构，促进建立一个稳定、公正与和平的安全架构。在这方面，南共体国家已经加入了寻求解决国内和国家间冲突的双边和区域和平与安全框架。

最后，我谨重申，南共体与联合国和本大陆的组织、即非洲联盟开展了建设性接触，并致力于与它们合作，以加强国际安全和发展。今天的辩论会在无辜平民受到破坏性极大的恐怖主义袭击的背景下举行，应有助于加强我们防止冲突和所有其他形式的不安全局势的决心。为了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们有责任确保有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使人类的精神得以蓬勃发展，充分发挥其潜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肯尼亚代表发言。

安达恩杰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向最近遭受恐怖主义暴行袭击的法国和黎巴嫩政府转达我国政府的慰问和哀悼。

我国代表团赞扬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召开这次重要的辩论会，并高兴为辩论作出我们的贡献。

肯尼亚赞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以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名义和塞拉利昂代表以非洲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肯尼亚高度优先重视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根源，它们对发展有同样重要的影响，而且是密不可分的。无可争辩，对发展影响最严重的莫过于战争。冲突导致死亡、痛苦和整个人口流离失所。我们认识到，身陷冲突之中的国家，缺乏和平与安全，这阻碍可持续发展。因此，肯尼亚欢迎关于和平、司法和强有力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6。然而，我们相信，目标16主要是一个发展挑战，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安全挑战。目标16应该成为一个支持有效地落实其他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旨在协助冲突后国家的努力。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因此需要采用整合并加强政治、安全、发展和人权部门协调性的做法，其中还包括实行法治和解决冲突根源。安全和发展最终有赖于尊重人权和法治。但是，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相互关联的因素需要考虑。任何事物都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许多因素影响发展，包括在国内和国家之间。这些因素促使我们根据当前的现实而非我们可能希望的结果来处理各种紧迫的问题。这有时会带来不便。

我谨在支持安理会的预防议程和更好地认识冲突根源的背景下，简单地强调我国代表团有关和平与安全和发展之间关系的观点。我将强调四个问题，触及冲突的根源和全球治理。目的不是作为一种遥远和过去的事件来重温历史。我们必须了解当今世界冲突的种子，才能准确地认识冲突的根源，找到解决的办法。

法治与人权对于全球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人们必须看到法治是公正的，同时法治也必须纠正全球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并促进公正。然而，如果我们不坚持这些理想，在他人眼里它们就不会获得正当性和可信性。不开展真正的变革，使我们各个族群一起共享和平与安全，就不可能实现任何可持续发展目标。

各国都应拥有正当的权利、平等的机会并可公平参与全球经济、金融和贸易事务。我们必须让我们的人民——不仅仅是每个国家的人民，而且是全世界人民——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惠益，但不幸的是，只有极少数享有这种惠益。我们的人民必须至少有共享繁荣的机会。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每个人的安全都与其他人的安全存在联系。我们只有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彼此安全。我们在审议如何处理安全、发展与冲突根源问题时，不应无视以下事实，那就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希望将取决于坚持集体承担责任、全球团结、法治和相互问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肯尼亚代表从该国首都来到这里，参加我们的辩论会，也感谢他发言非常守时。

我现在请挪威代表发言。

彼德森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我要首先和其他人一样，对近几周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表达我的最深切慰问。

我谨代表北欧国家即丹麦、芬兰、冰岛、瑞典和我国挪威发言。我将散发我发言的全文。我要谈六点内容。

第一，经济、社会和政治排斥常常是冲突根源。从利比亚到也门，从布基纳法索到马里，国际社会正在帮助建设和平。国家政权建设必须是建设和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做更多工作，在法治基础上建立更多顺应民意的机构，并促进包容性政治，以确保达成或重新达成社会契约。

第二，包容对于确保和平协议得以持续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将当地民众、民间社会和妇女参与和平与和解进程的问题摆在更优先的位置。他们会提出对全体民众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和关切。在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问题上加大投资，就是投资于社会稳定和预防冲突。

第三，冲突预防和调解必须成为我们行动的重点。秘书长在其就关于预防冲突问题的第2171(2014)号决议所提交的报告(S/2015/730)中，呼吁重新作出集体承诺。我们表示赞同。会员国必须让秘书长能够更直接地开展工作。斡旋职能非常重要，不能管得太细。

第四，联合国系统条块分割，这削弱了我们预防冲突以及帮助建设具有合法性和抗压力的国家政权的能力。我们会员国为联合国提供资金的做法加剧了这种条块分割现象。我们可以在协调双边工作方面做更多事情。建设和平架构的审查工作提议签订所谓的建设和平契约。我们需要探讨这一想法和

其它想法，研究如何促进建设和平工作的主要行为体开展更密切的合作。

第五，我们的预防冲突工作需要更可靠的资金来源。这将挽救生命，而且也会维护发展成果。可以算一下：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的年度费用约为6.28亿美元。北欧国家事实上对2014年设立该特派团给予了支持。位于同一个地方的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2012年预算仅为2 000万美元。当然作出精确计算总是比较困难的，但预防工作的成本效益远高于事后的补救。我们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建设当地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

第六，捍卫人权是任何政府的基本义务之一。我们常常看到，人权状况的恶化可以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一种预警信号，表明今后事态会恶化。通过处理此类局势以及确保侵犯人权行为被追究责任，可以避免此类侵权行为和冲突的恶化。因此，安全理事会在其预防冲突努力中应当考虑到这些问题。

最后，北欧国家敦促安理会重视政治手段在和平行动和预防冲突中的首要地位。安全理事会必须将包容性政治作为努力消除冲突根源的核心内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黑山代表发言。

帕耶维奇女士（黑山）（以英语发言）：我要首先向巴黎和黎巴嫩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表示深切的慰问。

黑山高兴地参与本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我们热烈感谢联合国王国提出这一倡议，感谢它为我们的审议提供一个平台。我们也感谢秘书长和其他通报者今天上午表达的重要看法。

黑山赞同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们大家都认识到，迫切需要一个更强大、更有效的联合国，这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实现和平与安全。我们知道本组织

可以做得更好，但没有和平与安全，发展就无从实现。

联合国、联合国机构和广大国际社会同时面临的危机之多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知道在今后很多年都会感受到危机的影响。在那些年当中，机遇将被错失，一代人的机会将被毁灭。

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来预防冲突，因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可以立即了解到世界各国存在的有可能导致不稳定的因素的情况。安全理事会可以考虑更好地运用其拥有的手段，防止出现冲突。我们仍必须在摒弃被动反应，转而注重积极预防方面取得进展。国际社会应当认识到，尽早行动可以防止人类遭受巨大痛苦和恐惧以及大规模流离失所。不用说，这要划算得多。

正在持续的危机也令黑山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更果断地处理大规模暴行事件。

然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只是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任务。这涉及到个人、集体和体制的改变，涉及到在尊重生命、正义、团结、人权和男女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基础上实现包容性发展。

对于刚刚摆脱冲突，但和平局面比较脆弱的国家来说，机构建设和改革至关重要。此类国家需要获得在联合国主持下提供的有针对性、有效的国际援助，以便能够保护其人民和提供基本服务。我们应当铭记，稳定意味着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民众身体健康而且受过教育，此外机构强有力。这是一个长期进程，但也是可持续和平的前提。

应当指出的是，不歧视以及使所有群体参与社会运作是一项重要的资产，也是稳定的关键。确保透明、问责、有效管理和监督，以期增强安全和司法机构的合法性和操守，也具有重要意义。有公信力、合法并能够处理公民最迫切需要——经济增长和就业、基本服务、司法救济——的治理机构至关重要。

民众如无法获得教育而且未来无望，如果没有发展并存在排斥现象，那么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冲突就会加剧。我们应当铭记，世界上最穷的人不仅缺乏粮食，而且也缺乏正义和工作机会。

全纳教育可使青年一代树立自信心，也使其拥有志向，让他们得以成为具有建设性的、宝贵的社会成员。这也有助于实现可持续性更强的和平。此外，处理青年享有人权问题是影响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后代福祉和生计的一个办法。只有以这种方式对待暴力极端主义问题以及促进和平与安全，我们才有希望面对实现持久国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而这应该是所有会员国和各区域的首要责任。

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要求一种集体的全球对策，没有任何其它国际组织具有把国际社会团结在这项共同事业的周围以持久解决冲突并确保可持续和平与发展的合法性与能力。今天我们对冲突根源的了解深入得多；我们拥有一系列我们可以利用的更为广泛的潜在工具，我们应集中和专注地利用这些工具以取得结果。朝着一个将带来和平、安全以及发展的世界一道努力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的机遇。黑山致力于发挥自己的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柬埔寨代表发言。

绥利先生（柬埔寨）（以英语发言）：我谨与其他同事一道，向法国政府、法国人民以及11月13日在巴黎不同地方一包括一家名为“小柬埔寨”的柬埔寨餐馆一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的所有受害者家属表示我们的深切慰问。柬埔寨王国政府和柬埔寨人民对这些袭击事件深感震惊与悲痛，强烈谴责这些恶劣罪行，并希望罪犯将受到严惩。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就联合王国担任本月安理会主席向你表示祝贺，并感谢你组织召开本次关于当前这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的部长级公开辩论

会。你的概念说明（S/2015/845，附件）催促我们取得实际结果，以便可能实现我们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所做的承诺。它还有可能引导我们走上公平分享与关爱的道路，而这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石。我们有漫长的道路要走，需要有力的行动。

不幸的是，武装冲突继续在世界一些地方肆虐，夺走战斗人员和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的生命。继续威胁和平与安全的暴力极端主义消磨了我们的希望。我们可能明白冲突的根源，但是，我们却不够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地去处理它们。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赞同载于概念说明的想法，它恰如其分地指出：冲突的循环源于受到忽略、遭遇边缘化、被排斥以及营养不良的人们，因此他们可能很容易落入暴力极端主义、有组织犯罪以及恐怖主义团体设下的圈套。这些因素可导致发展迟缓。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在结束世界各地的冲突、在许多区域确立建设和平原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相信，善政与法治是稳定的根本先决条件，没有它们，社会将无法运作，更不用说昌盛。各国政府需要善政带来的稳定与可预测性以实现繁荣。政府和社会各级的这种伙伴关系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更广泛的《2030年发展议程》将至关重要。

作为一个冲突后国家，柬埔寨实现了全面和平。能够确保持久和平的解决办法之一是采取满足有关各方需求的双赢政策。柬埔寨首相洪森亲王启动了旨在铲除当时红色高棉政治与军事组织的柬埔寨双赢政策，它吸取的经验教训包含了三个主要因素：确保一个和平共存的安全的环境；保证那些愿意融入社会者就业；以及保障那些叛逃加入政府的人财产受到保护。尽管采取了这项政策，正义仍需伸张。就柬埔寨而言，严重罪行的首犯在混合法庭受到审判，这些法庭的职能由柬埔寨王国政府和联合国共同协调。

从更广泛的角度说，我国认为，和平的文化必须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受到珍视，而无论其宗教信仰为何。必须通过各种多边和区域机制，采取建立信任措施和开展预防外交。同样，调和各社会团体——无论它们是贫穷的、不平等或者是任何族裔社区——的利益，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现各级的和解，将确保持久的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各分支可在建立更加和平与安全的社会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利益的冲突削弱了各实体的核心价值观。我认为，我们尚未竭尽全力阻止全世界滑向冲突。

最后，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辩论会将向外界发出一个良好的信息：联合国努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具有现实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努力确保全人类的各种基本自由。我们必须努力提高并尊重人的尊严、遵守国际规范以及尊重各国和民众的公平与包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阿塞拜疆代表发言。

马迈多娃女士（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阿塞拜疆代表团，向最近恐怖袭击事件受害者的家属、那些国家的人民以及政府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慰问。

阿塞拜疆赞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确保和平、安全以及发展是载入《联合国宪章》的一个共同愿望，10月23日我们再次对它做出庄严的承诺。它也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应该继续作为国际合作中的核心优先事项。现在，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侧重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们愿在本次发言中重点谈一下那些久拖未决的冲突、其对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及安理会在解决这些冲突方面的作用。

今天，世界各地的许多武装冲突由于多种因素、行为体和根源而旷日持久。非法占领局势常常是最难于解决的冲突。此类冲突的持续存在使暴力循环周而复始，并且破坏区域稳定。它们已经导致生命及财产的损失、大批民众流离失所、遍及整个区域的难民危机、轻小武器扩散以及有组织犯罪。

此类局势要求安全理事会予以认真关注并采取紧急行动。在这方面，首要重点应该放在执行安理会各项决议和更广泛地利用包括外交、金融以及经济制裁在内的各种执行措施，以防止和打破现状。执行安理会的决议对于加强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和合法性以及增强对联合国推动和平能力的信心至关重要。

所有旨在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努力都必须基于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政治独立的原则。需要采取坚决和目标明确的措施，以结束国际社会内部对最严重罪行不予处罚的现象，并将犯罪人绳之以法。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是旷日持久冲突局势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亚美尼亚不仅不真心加入促进和平与区域稳定的努力，反而寻求对阿塞拜疆进行军事侵略。然而，1993年，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822（1993）号、第853（1993）号、第874（1993）号以及第884（1993）号决议，重申阿塞拜疆共和国包括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在内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确认并谴责侵略的事实，并要求立即、彻底和无条件撤出亚美尼亚占领军。

不幸的是，这些决议尚未得到执行。与此同时，占领国巩固现状，并继续其非法做法。这些做法包括但不限于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前线一带的平民、系统违反停火制度、强迫改变人口状况以阻止流离失所的阿塞拜疆平民行使其返回权、在被占领土上非法定居以及非法开采自然资源。阿塞拜疆愿意寻找办法尽快解决冲突，但是，解决冲突的基础只能是充分尊重阿塞拜疆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阿美尼亚越早从该地区撤军，我们就能越快充分地动员起来，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对本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来说是核心所在。安理会的主要职责是解决现有冲突和预防潜在冲突，只有这样，它才能为实现可持续目标作贡献。

最后，我谨代表阿塞拜疆代表团，感谢主席国联合王国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作补充发言。

伊利切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今天辩论会的一个特点是，许多发言者讨论了许多不同的事情，这只会使我们更加认为，安全理事会并不是审议这个问题的场所。除此之外，某些代表团为了达到本国的图谋，企图利用安理会这个论坛来发表与今天所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的看法，乌克兰代表团尤其如此，它们的这种坚持不懈精神本来可以用于为更好的目标服务。如果要谈论顿巴斯地区冲突这个议题，那么值得回顾的是，在多个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乌克兰国家政府于2014年被推翻，先是在基辅，然后是在该国其它地方发生了流血事件。我谨奉劝乌克兰代表团，它将于明年成为安全理事会的一员，因此他们应当学会只讨论当前议题，而不是每次都围绕同一个主题上演政治秀。

主席（以英语发言）：有一些代表团要求作补充发言。我打算同意他们的请求。不过，我谨提醒非安理会成员代表团，它们只能作一次补充发言。

我现在请亚美尼亚代表发言。

萨姆韦良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我将非常简短地发言。听到阿塞拜疆代表团的发言，人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阿塞拜疆已经把仇视亚美尼亚变成一种国家宣传，其程度远远超过造成伤害。负责消除种族主义的国际机构和政府间机构都发表过这种令人不安的评估意见。阿塞拜

疆代表今天提到了四项安全理事会决议，这些决议都有20年左右的历史了。阿塞拜疆继续重申这些决议，而这些决议的核心要求是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和建立持久停火。阿塞拜疆不仅没有遵守这项要求，反而使用与臭名昭著恐怖组织有密切关系的雇佣军，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加紧了侵略和对亚美尼亚的军事行动。

尽管阿塞拜疆采用了分散注意力的招数，但亚美尼亚将继续作出努力，只通过和平手段，在《联合国宪章》所载宗旨、原则和准则基础上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克兰代表发言。

岑巴柳克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提出的建议，我希望，我们明年将在安理会会议桌上更经常见面。

首先，我要指出，我们的发言完全符合在会前散发的概念文件（S/2015/845，附件）和所讨论的议题。我也要对俄罗斯代表团提一条小小的建议。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目标不仅是聚集在这里讨论问题，而且还要解决这些问题，为此，我们首先必须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我谨提醒俄罗斯代表注意第2202（2015）号决议，我确实希望俄罗斯代表团将能够遵守该决议各项决定，并且尽一切可能地努力执行《明斯克协议》各项规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塞拜疆代表发言。

马迈多娃女士（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亚美尼亚的政策一贯是针对一个领土依然被其占领，平民遭受其残忍屠杀，而且每天仍旧遭受其杀戮的国家横加指责。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提供的这个论坛又一次被滥用来散布谎言。亚美尼亚方面发表的言论尤其令人惊讶，他们竟然在安全理事会说出这样的话，而就在这个会议厅中通过了四项决议，重申了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其中包括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确认并谴责了占领事

实，并且要求亚美尼亚占领军立即、彻底和无条件撤出。

为了帮助亚美尼亚代表作一番回忆，我应当指出，是亚美尼亚方面拒绝了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规定措施的时间表。亚美尼亚政府一方面继续否认其在冲突中的参与和作用，另一方面却公开宣称其对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所有权，并在事实上控制了该地区。亚美尼亚在其2007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宣称它是作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安全的保障者采取行动的。但是，它没有对这些影响到阿塞拜疆领土一部分的保障措施如何会符合国际法作出任何解释。

亚美尼亚试图把这个地区说成是独立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而该地区不过是亚美尼亚政府直接控制下的一个占领政权。亚美尼亚在被占领的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非法扶持的傀儡政权的所有重要人物事实上都是亚美尼亚政治制度的代表。亚美尼亚现任总统谢尔日·萨尔基发迹于从1989年至1993年担任分裂自治委员会的主席，他于1993年离开该职务，担任了亚美尼亚国防部长。他的前任伯特·科恰良从1992年至1997年担任所谓占领政权的首任“总统”。此人随后迁居亚美尼亚，担任了总理，并于1998年至2008年担任了总统。

2015年6月15日，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谢尔日·萨尔基正式批准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与所谓分裂政权国防部长轮换。我无需再多说什么来解释亚美尼亚领导人在保护平民与和平解决冲突问题上的逻辑和态度。

主席（以英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作补充发言。

伊利切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将简短发言。我赞同我乌克兰同事的意见，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是找到办法来解决问题，无论这些办法看起来有多复杂。

第2202（2015）号决议中所确认的明斯克协议，碰巧正是一种提供解决方法的模式。主要事情是确保这些协议得到完整的、而不是有选择性的执行，不是仅仅挑选那些只合一方口味的规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诸位耐心地参加了这一非常充分的辩论，并感谢口译员今天所做的一切工作。

下午6时20分散会。